

庄子

内篇

卷一上 第一 逍遥游

北冥有鱼，其名为鲲。鲲之大，不知其几千里也。化而为鸟，其名为鹏。鹏之背，不知其几千里也；怒而飞，其翼若垂天之云。是鸟也，海运则将徙于南冥。南冥者，天池也。

齐谐者，志怪者也。谐之言曰：「鹏之徙于南冥也，水击三千里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，去以六月息者也。」野马也，尘埃也，生物之以息相吹也。天之苍苍，其正色邪？其远而无所至极邪？其视下也，亦若是则已矣。且夫水之积也不厚，则其负大舟也无力。覆杯水于坳堂之上，则芥为之舟；置杯焉则胶，水浅而舟大也。风之积也不厚，则其负大翼也无力。故九万里，则风斯在下矣，而后乃今培风；背负青天而莫之夭阏者，而后乃今将图南。蜩与学鸠笑之曰：「我决起而飞，枪榆枋而止，时则不至而控于地而已矣，奚以这九万里而南为？」适莽苍者，三餐而反，腹犹果然；适百里者，宿舂(chōng)粮；适千里者，三月聚粮。之二虫又何知！小知不及大知，小年不及大年。奚以知其然也？朝菌不知晦朔，蟪蛄(huì gū)不知春秋，此

小年也。楚之南有冥灵者，以五百岁为春，五百岁为秋；上古有大椿者，以八千岁为春，八千岁为秋。此大年也。而彭祖乃今以久特闻，众人匹之，不亦悲乎！汤之问棘也是已。穷发之北有冥海者，天池也。有鱼焉，其广数千里，未有知其修者，其名为鲲。有鸟焉，其名为鹏，背若泰山，翼若垂天之云，抟扶摇羊角而上者九万里，绝云气，负青天，然后图南，且适南冥也。斥鴳笑之曰：「彼且奚适也？我腾跃而上，不过数仞而下，翱翔蓬蒿之间，此亦飞之至也，而彼且奚适也？」此小大之辩也。

故夫知效一官，行比一乡，德合一君，而征一国者，其自视也亦若此矣。而宋荣子犹然笑之。且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，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，定乎内外之分，辩乎荣辱之竟，斯已矣。彼其于世，未数数然也。虽然，犹有未树也。夫列子御风而行，泠然善也，旬有五日而反。彼于致福者，未数数然也。此虽免乎行，犹有所待者也。若夫乘天地之正，而御六气之辩，以游无穷者，彼且恶乎待哉！故曰：至人无己，神人无功，圣人无名。

尧让天下于许由，曰：「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，其于光也，不亦难乎！时雨降矣而犹浸灌，其于泽也，不

亦劳乎！夫子立而天下治，而我犹尸之，吾自视缺然。请致天下。」许由曰：「子治天下，天下既已治也。而我犹代子，吾将为名乎？名者，实之宾也，吾将为宾乎？鷦鷯(jiāo liáo)巢于深林，不过一枝；偃鼠饮河，不过满腹。归休乎君，予无所用天下为！庖人虽不治庖，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。」

肩吾问于连叔曰：「吾闻言于接舆，大而无当，往而不返。吾惊怖其言，犹河汉而无极也，大有径庭，不近人情焉。」连叔曰：「其言谓何哉？」曰：「藐姑射之山，有神人居焉，肌肤若冰雪，淖约若处子。不食五谷，吸风饮露。乘云气，御飞龙，而游乎四海之外。其神凝，使物不疵疠而年谷熟。吾以是狂而不信也。」连叔曰：「然，瞽者无以与乎文章之观，聋者无以与乎钟鼓之声。岂唯形骸有聋盲哉？夫知亦有之。是其言也，犹时女也。之人也，之德也，将旁礴万物以为一世蕲乎乱，孰弊弊焉以天下为事！之人也，物莫之伤，大浸稽天而不溺，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热。是其尘垢秕糠，将犹陶铸尧舜者也，孰肯以物为事！」宋人资章甫而适越，越人断发文身，无所用之。尧治天下之民，平海内之政。往见四子藐姑射之山，汾水之阳，窅(yǎo)然丧其天下焉。」

惠子谓庄子曰：「魏王贻我大瓠之种，我树之成而实五石。以盛水浆，其坚不能自举也。剖之以为瓢，则瓠落无所容。非不鸣然大也，吾为其无用而掊(pǒu)之。」庄子曰：「夫子固拙于用大矣。宋人有善为不龟手之药者，世世以洴澼絖为事。客闻之，请买其方百金。聚族而谋曰：『我世世为洴澼絖，不过数金；今一朝而鬻(yù)技百金，请与之。』客得之，以说吴王。越有难，吴王使之将。冬，与越人水战，大败越人，裂地而封之。能不龟手，一也；或以封，或不免于洴澼絖，则所用之异也。今子有五石之瓠，何不虑以为大樽而浮乎江湖，而忧其瓠落无所容？则夫子犹有蓬之心也夫！」

惠子谓庄子曰：「吾有大树，人谓之樗。其大本臃肿而不中绳墨，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规矩。立之涂，匠者不顾。今子之言，大而无用，众所同去也。」庄子曰：「子独不见狸狌乎？卑身而伏，以候敖者；东西跳梁，不避高下；中于机辟，死于罔罟。今夫斄(lí)牛，其大若垂天之云。此能为大矣，而不能执鼠。今子有大树，患其无用，何不树之于无何有之乡，广莫之野，彷徨乎无为其侧，逍遥乎寝卧其下。不夭斤斧，物无害者，无所可用，安所困苦哉！」

## 卷一下 第二 齐物论

南郭子綦隐机而坐，仰天而嘘，荅焉似丧其耦。颜成子游立侍乎前，曰：「何居乎？形固可使如槁木，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？今之隐机者，非昔之隐机者也？」子綦曰：「偃，不亦善乎，而问之也！今者吾丧我，汝知之乎？女闻人籁而未闻地籁，女闻地籁而未闻天籁夫！」子游曰：「敢问其方。」子綦曰：「夫大块噫气，其名为风。是唯无作，作则万窍怒号。而独不闻之蓼蓼乎？山林之畏佳，大木百围之窍穴，似鼻，似口，似耳，似枅(jī)，似圈，似臼，似洼者，似污者；激者、謫(hè)者、叱者、吸者、叫者、譟(háo)者、突(yǎo)者、咬者，前者唱于而随者唱喁(yōng)。泠风则小和，飘风则大和，厉风济则众窍为虚。而独不见之调调，之刀刀乎？」子游曰：「地籁则众窍是已，人籁则比竹是已，敢问天籁。」子綦曰：「夫吹万不同，而使其自己也。咸其自取，怒者其谁邪？」大知闲闲，小知间间；大言炎炎，小言詹詹。其寐也魂交，其觉也形开。与接为构，日以心斗。缦者、窖者、密者。小恐惴惴，大恐缦缦。其发若机括，其司是非之谓也；其留如诅盟，其守胜之谓也；其杀若秋冬，以言其日消也；其溺之所为之，不可使复之也；

其厌也如緘，以言其都洫也；近死之心，莫使复阳也。喜怒哀乐，虑叹变慙(zhí)，姚佚启态；乐出虚，蒸成菌。日夜相代乎前，而莫知其所萌。已乎，已乎！旦暮得此，其所由以生乎！

非彼无我，非我无所取。是亦近矣，而不知其所为使。若有真宰，而特不得其朕。可行己信，而不见其形，有情而无形。百骸、九窍、六藏，赅而存焉，吾谁与为亲？汝皆说之乎？其有私焉？如是皆有为臣妾乎？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乎？其递相为君臣乎？其有真君存焉？如求得其情与不得，无益损乎其真。一受其成形，不亡以待尽。与物相刃相靡，其行尽如驰，而莫之能止，不亦悲乎！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，荼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，可不哀邪！人谓之不死，奚益！其形化，其心与之然，可不谓大哀乎？人之生也，固若是芒乎？其我独芒，而人亦有不芒者乎？

夫随其成心而师之，谁独且无师乎？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？愚者与有焉！未成乎心而有是非，是今日适越而昔至也。是以无有为有。无有为有，虽有神禹，且不能知，吾独且奈何哉！

夫言非吹也，言者有言。其所言者特未定也。果有言邪？其未尝有言邪？其以为异于鼂音，亦有辩乎？其

无辩乎？道恶乎隐而有真伪？言恶乎隐而有是非？道恶乎往而不存？言恶乎存而不可？道隐于小成，言隐于荣华。故有儒墨之是非，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。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，则莫若以明。物无非彼，物无非是。自彼则不见，自知则知之。故曰：彼出于是，是亦因彼。彼是方生之说也。虽然，方生方死，方死方生；方可方不可，方不可方可；因是因非，因非因是。是以圣人不由，而照之于天，亦因是也。是亦彼也，彼亦是也。彼亦一是非，此亦一是非，果且有彼是乎哉？果且无彼是乎哉？彼是莫得其偶，谓之道枢。枢始得其环中，以应无穷。是亦一无穷，非亦一无穷也。故曰：莫若以明。

以指喻指之非指，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；以马喻马之非马，不若以非马喻马之非马也。天地一指也，万物一马也。可乎可，不可乎不可。道行之而成，物谓之而然。恶乎然？然于然。恶乎不然？不然于不然。物固有所然，物固有所可。无物不然，无物不可。故为是举莛与楹，厉与西施，恢诡譎(jué)怪，道通为一。其分也，成也；其成也，毁也。凡物无成与毁，复通为一。唯达者知通为一，为是不用而寓诸庸。庸也者，用也；用也者，通也；通也者，得也。适得而几矣。

因是已，已而不知其然，谓之道。劳神明为一而不知其同也，谓之「朝三」。何谓「朝三？」曰：「狙公赋茅(xù)，曰：『朝三而暮四。』众狙皆怒。曰：『然则朝四而暮三。』众狙皆悦。」名实未亏而喜怒为用，亦因是也。是以圣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钧，是之谓两行。

古之人，其知有所至矣。恶乎至？有以为未始有物者，至矣，尽矣，不可以加矣！其次以为有物矣，而未始有封也。其次以为有封焉，而未始有是非也。是非之彰也，道之所以亏也。道之所以亏，爱之所以成。果且有成与亏乎哉？果且无成与亏乎哉？有成与亏，故昭氏之鼓琴也；无成与亏，故昭氏之不鼓琴也。昭文之鼓琴也，师旷之枝策也，惠子之据梧也，三子之知几乎，皆其盛者也，故载之末年。唯其好之也，以异于彼，其好之也，欲以明之。彼非所明而明之，故以坚白之昧终。而其子又以文之纶终，终身无成。若是而可谓成乎？虽我亦成也。若是而不可谓成乎？物与我无成也。是故滑疑之耀，圣人之所鄙也。为是不用而寓诸庸，此之谓「以明」。

今且有言于此，不知其与是类乎？其与是不类乎？类与不类，相与为类，则与彼无以异矣。虽然，请尝言



之。有始也者，有未始有始也者，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。有有也者，有无也者，有未始有无也者，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无也者。俄而无矣，而未知有无之果孰有孰无也。今我则已有谓矣，而未知吾所谓之其果有谓乎？其果无谓乎？夫天下莫大于秋豪之末，而大山为小；莫寿于殇子，而彭祖为天。天地与我并生，而万物与我为一。既已为一矣，且得有言乎？既已谓之一矣，且得无言乎？一与言为二，二与一为三。自此以往，巧历不能得，而况其凡乎！故自无适有以至于三，而况自有适有乎！无适焉，因是已！

夫道未始有封，言未始有常，为是而有眡(zhěn)也。请言其眡：有左，有右，有伦，有义，有分，有辩，有竞，有争，此之谓八德。六合之外，圣人存而不论；六合之内，圣人论而不议。春秋经世先王之志，圣人议而不辩。故分也者，有不分也；辩也者，有不辩也。曰：「何也？」「圣人怀之，众人辩之以相示也。故曰：辩也者，有不见也。」夫大道不称，大辩不言，大仁不仁，大廉不嗛(qiān)，大勇不怯(zhì)。道昭而不道，言辩而不及，仁常而不成，廉清而不信，勇怯而不成。五者圆而几向方矣！故知止其所不知，至矣。孰知不言之辩，不道之道？若有能知，此之谓天府。

注焉而不满，酌焉而不竭，而不知其所由来，此之谓葆光。

故昔者尧问于舜曰：「我欲伐宗、脍、胥敖，南面而不释然。其故何也？」舜曰：「夫三子者，犹存乎蓬艾之间。若不释然何哉！昔者十日并出，万物皆照，而况德之进乎日者乎！」

啮缺问乎王倪曰：「子知物之所同是乎？」曰：「吾恶乎知之！」「子知子之所不知邪？」曰：「吾恶乎知之！」「然则物无知邪？」曰：「吾恶乎知之！」虽然，尝试言之。庸詎知吾所谓知之非不知邪？庸詎知吾所谓不知之非知邪？且吾尝试问乎女：民湿寝则腰疾偏死，皦然乎哉？木处则惴栗恂惧，猿猴然乎哉？三者孰知正处？民食刍豢，麋鹿食荐，螂且甘带，鸱(c hī)鸦耆鼠，四者孰知正味？猿獼(piàn)狙以为雌，麋与鹿交，鳧与鱼游。毛嫱丽姬，人之所美也；鱼见之深入，鸟见之高飞，麋鹿见之决骤，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？自我观之，仁义之端，是非之涂，樊然殽乱，吾恶能知其辩！」啮缺曰：「子不知利害，则至人固不知利害乎？」王倪曰：「至人神矣！大泽焚而不能热，河汉沍而不能寒，疾雷破山、飘风振海而不能惊。

若然者，乘云气，骑日月，而游乎四海之外，死生无变于己，而况利害之端乎！」

瞿鹊子问乎长梧子曰：「吾闻诸夫子，圣人不从事于务，不就利，不违害，不喜求，不缘道；无谓有谓，有谓无谓，而游乎尘垢之外。夫子以为孟浪之言，而我以为妙道之行也。吾子以为奚若？」长梧子曰：「是黄帝之所听荧也，而丘也何足以知之！且女亦大早计，见卵而求时夜，见弹而求鸇(xiāo)炙。予尝为女妄言之，女以妄听之。奚旁日月，挟宇宙？为其吻合，置其滑湑，以隶相尊。众人役役，圣人愚芑，参万岁而一成纯。万物尽然，而以是相蕴。予恶乎知说生之非惑邪！予恶乎知恶死之非弱丧而不知归者邪！丽之姬，艾封人之子也。晋国之始得之也，涕泣沾襟；及其至于王所，与王同筐床，食刍豢，而后悔其泣也。予恶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蘄生乎？梦饮酒者，旦而哭泣；梦哭泣者，旦而田猎。方其梦也，不知其梦也。梦之中又占其梦焉，觉而后知其梦也。且有大觉而后知此其大梦也，而愚者自以为觉，窃窃然知之。君乎，牧乎，固哉！丘也与女，皆梦也；予谓女梦，亦梦也。是其言也，其名为吊诡。万世之后而一遇大圣，知其解者，是旦暮遇之也。」

既使我与若辩矣，若胜我，我不若胜，若果是也？我果非也邪？我胜若，若不吾胜，我果是也？而果非也邪？其或是也？其或非也邪？其俱是也？其俱非也邪？我与若不能相知也。则人固受其黜闇，吾谁使正之？使同乎若者正之？既与若同矣，恶能正之！使同乎我者正之？既同乎我矣，恶能正之！使异乎我与若者正之？既异乎我与若矣，恶能正之！使同乎我与若者正之？既同乎我与若矣，恶能正之！然则我与若与人俱不能相知也，而待彼也邪？」「何谓和之以天倪？」曰：「是不是，然不然。是若果是也，则是之异乎不是也亦无辩；然若果然也，则然之异乎不然也亦无辩。化声之相待，若其不相待。和之以天倪，因之以曼衍，所以穷年也。忘年忘义，振于无竟，故寓诸无竟。」罔两问景曰：「曩(nǎng)子行，今子止；曩子坐，今子起。何其无特操与？」景曰：「吾有待而然者邪？吾所待，又有待而然者邪？吾待蛇蚺蝮翼邪？恶识所以然！恶识所以不然！」

昔者庄周梦为胡蝶，栩栩然胡蝶也。自喻适志与！不知周也。俄然觉，则蘧蘧然周也。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，胡蝶之梦为周与？周与胡蝶，则必有分矣。此之谓物化。

## 卷二上 第三 养生主

吾生也有涯，而知也无涯。以有涯随无涯，殆已！已而为知者，殆而已矣！为善无近名，为恶无近刑，缘督以为经，可以保身，可以全生，可以养亲，可以尽年。

庖丁为文惠君解牛，手之所触，肩之所倚，足之所履，膝之所踣，砉然响然，奏刀騞然，莫不中音，合于桑林之舞，乃中经首之会。文惠君曰：「嘻，善哉！技盖至此乎？」庖丁释刀对曰：「臣之所好者，道也，进乎技矣。始臣之解牛之时，所见无非全牛者。三年之后，未尝见全牛也。方今之时，臣以神遇，而不以目视，官知止而神欲行。依乎天理，批大郤，导大窾，因其固然。技经肯綮之未尝，而况大軱乎！良庖岁更刀，割也；族庖月更刀，折也。今臣之刀十九年矣，所解数千牛矣，而刀刃若新发于硎。彼节者有间，而刀刃者无厚；以无厚入有间，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。是以十九年，而刀刃若新发于硎。虽然，每至于族，吾见其难为，怵然为戒，视为止，行为迟。动刀甚微，騞然已解，如土委地。提刀而立，为之四顾，为之踌躇满志，善刀而藏之。」文惠君曰：「善哉！吾闻庖丁之言，得养生焉。」

公文轩见右师而惊曰：「是何人也？恶乎介也？天与？其人与？」曰：「天也，非人也。天之生是使独也，人之貌有与也。以是知其天也，非人也。」

泽雉十步一啄，百步一饮，不蕲畜乎樊中。神虽王，不善也。

老聃死，秦失吊之，三号而出。弟子曰：「非夫子之友邪？」曰：「然。」「然则吊焉若此，可乎？」曰：「然。始也吾以为其人也，而今非也。向吾入而吊焉，有老者哭之，如哭其子；少者哭之，如哭其母。彼其所以会之，必有不蕲言而言，不蕲哭而哭者。是遁天倍情，忘其所受，古者谓之遁天之刑。适来，夫子时也；适去，夫子顺也。安时而处顺，哀乐不能入也，古者谓是帝之悬解。」

指穷于为薪，火传也，不知其尽也。

#### 卷二中 第四 人间世

颜回见仲尼，请行。曰：「奚之？」曰：「将之卫。」曰：「奚为焉？」曰：「回闻卫君，其年壮，其行独。轻用其国，而不见其过。轻用民死，死者以国量乎泽若蕉，民其无如矣！回尝闻之夫子曰：『治国去之，乱国就之。医门多疾。』愿以所闻 思其则，庶几其国有瘳乎！」

仲尼曰：「嘻，若殆往而刑耳！夫道不欲杂，杂则多，多则扰，扰则忧，忧而不救。古之至人，先存诸己，而后存诸人。所存于己者未定，何暇至于暴人之所行！且若亦知夫德之所荡，而知之所为出乎哉？德荡乎名，知出乎争。名也者，相札也；知也者，争之器也。二者凶器，非所以尽行也。且德厚信矜，未达人气，名闻不争，未达人心。而强以仁义绳墨之言术，暴人之前者，是以人恶有其美也，命之曰菑(zāi)人。菑人者，人必反菑之，若殆为人菑夫！且苟为悦贤而恶不肖，恶用而求有以异？若唯无诏，王公必将乘人而斗其捷。而目将荧之，而色将平之，口将营之，容将形之，心且成之。是以火救火，以水救水，名之曰益多。顺始无穷，若殆以不信厚言，必死于暴人之前矣！且昔者桀杀关龙逢，纣杀王子比干，是皆修其身 以下伛(yǔ)拊人之民，以下拂其上者也，故其君因其修以挤之。是好名者也。且昔者尧攻丛枝、胥敖，禹攻有扈，国为虚厉，身为刑戮。其用兵不止，其求实无已。是皆求名 实者也，而独不闻之乎？名实者，圣人之所不能胜也，而况若乎！虽然，若必有以也，尝以语我来！」

颜回曰「端而虚，勉而一，则可乎？」

曰：「恶！恶可！夫以阳为 充孔扬采色不定，常人之所不违，因案人之所感，以求容与其心。名之曰日渐之德不成，而况大德乎！将执而不化，外合而内不訾(zì)，其庸讎可乎！」

「然则我内直而外曲，成而上比。内直者，与天为徒。与天为徒者，知天子之与己皆天之所子，而独以己言斲乎而人善之，斲乎而人不善之邪？若然者，人谓之童子，是之谓与天为徒。外曲者，与人之为徒也。擎跽(jì)曲拳，人臣之礼也。人皆为之，吾敢不为邪！为人之所为者，人亦无疵焉，是之谓与人为徒。成而上比者，与古为徒。其言虽教，谪之实也，古之有也，非吾有也。若然者，虽直而不病，是之谓与古为徒。若是则可乎？」仲尼曰：「恶！恶可！太多政，法而不谏，虽固亦无罪。虽然，止是耳矣，夫胡可以及化！犹师心者也。」

颜回曰：「吾无以进矣，敢问其方。」仲尼曰：「斋，吾将语若。有 而为之，其易邪？易之者，皞天不宜。」颜回曰：「回之家贫，唯不饮酒不茹荤者数月矣。若此，则可以为斋乎？」曰：「是祭祀之斋，非心斋也。」回曰：「敢问心斋。」



仲尼曰：「若一志，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，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。听止于耳，心止于符。气也者，虚而待物者也。唯道集虚。虚者，心斋也」

颜回曰：「回之未始得使，实自回也；得使之也，未始有回也，可谓虚乎？」

夫子曰：「尽矣！吾语若！若能入游其樊而无感其名，入则鸣，不入则止。无门无毒，一宅而寓于不得已，则几矣。绝迹易，无行地难。为人使易以伪，为天使难以伪。闻以有翼飞者矣，未闻以无翼飞者也；闻以有知知者矣，未闻以无知知者也。瞻彼阕者，虚室生白，吉祥止止。夫且不止，是之谓坐驰。夫徇耳目内通而外于心知，鬼神将来舍，而况人乎！是万物之化也，禹、舜之纽也，伏戏、几蘧(qú)之所行终，而况散焉者乎！」

叶公子高将使于齐，问于仲尼曰：「王使诸梁也甚重。齐之待使者，盖将甚敬而不急。匹夫犹未可动，而况诸侯乎！吾甚栗之。子尝语诸梁也曰：『凡事若小若大，寡不道以欢成。事若不成，则必有人道之患；事若成，则必有阴阳之患。若成若不成而后无患者，唯有德者能之。』吾食也执粗而不臧，饗(cuàn)无欲清之人。今吾朝受命而夕饮冰，我其内热与！吾未至乎

事之情，而既有阴阳之患矣；事若不成，必有人道之患，是两也。为人臣者不足以任之，子其有以语我来！

仲尼曰：「天下有大戒二：其一，命也；其一，义也。子之爱亲，命也。不可解于心；臣之事君，义也，无适而非君也，无所逃于天地之间，是之谓大戒。是以夫事其亲者，不择地而安之，孝之至也；夫事其君者，不择事而安之，忠之盛也。自事其心者，哀乐不易施乎前，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，德之至也。为人臣子者，固有所不得已。行事之情而忘其身，何暇至于悦生而恶死！夫子其行可矣！丘请复以所闻：凡交近则必相靡以信，远则必忠之以言。言必或传之。夫传两喜两怒之言，天下之难者也。夫两喜必多溢美之言，两怒必多溢恶之言。凡溢之类妄，妄则其信之也莫，莫则传言者殃。故法言曰：『传其常情，无传其溢言，则几乎全。』且以巧斗力者，始乎阳，常卒乎阴，大至则多奇巧；以礼饮酒者，始乎治，常卒乎乱，大至则多奇乐。凡事亦然，始乎谅，常卒乎鄙；其作始也简，其将毕也必巨。言者，风波也；行者，实丧也。夫风波易以动，实丧易以危。故忿设无由，巧言偏辞。兽死不择音，气息茆(fú)然，于是并生心厉。克核大至，则必有不肖之心应之，而不知其然也。苟为不知其然

也，孰知其所终！故法言曰：『无迁令，无劝成。过度益也。』迁令劝成殆事。美成在久，恶成不及改，可不慎与！且夫乘物以游心，托不得已以养中，至矣。何作为报也！莫若为致命，此其难者。」

颜阖将傅卫灵公太子，而问于蘧伯玉曰：「有人于此，其德天杀。与之无方则危吾国，与之有方，则危吾身。其知适足以知人之过，而不知其所以过。若然者，吾奈之何？」蘧伯玉曰：「善哉问乎！戒之，慎之，正女身也哉！形莫若就，心莫若和。虽然，之二者有患。就不欲入，和不欲出。形就而入，且为颠为灭，为崩为蹶。心和而出，且为声为名，为妖为孽。彼且为婴儿，亦与之无婴儿；彼且为无町畦，亦与之无町畦；彼且为无崖，亦与之无崖；达之，入于无疵。汝不知夫螳螂乎？怒其臂以当车辙，不知其不胜任也，是其才之美者也。戒之，慎之！积伐而美者以犯之，几矣！汝不知夫养虎者乎？不敢以生物与之，为其杀之之怒也；不敢以全物与之，为其决之之怒也；时其饥饱，达其怒心。虎之与人异类而媚养己者，顺也；故其杀者，逆也。夫爱马者，以筐盛知，以蜃(s hèn)盛溺。适有蚊虻仆缘，而拊之不时，则缺衔毁首碎胸。意有所至而爱有所亡。可不慎邪！」

匠石之齐，至于曲辕，见栎社树。其大蔽数千牛，絜之百围，其高临山十仞而后有枝，其可以为舟者旁十数。观者如市，匠伯不顾，遂行不辍。弟子厌观之，走及匠石，曰：「自吾执斧斤以随夫子，夫尝见材如此其美也。先生不肯视，行不辍，何邪？」曰：「已矣，勿言之矣！散木也。以为舟则沉，以为棺槨则速腐，以为器则速毁，以为门户则液橐(mán)，以为柱则蠹，是不材之木也。无所可用，故能若是之寿。」匠石归，栎社见梦曰：「女将恶乎比予哉？若将比予于文木邪？夫楂梨橘柚，果蓏之属，实熟则剥，剥则辱；大枝折，小枝泄。此以其能苦其生者也。故不终其天年而中道夭，自掊击于世俗者也。物莫不若是。且予求无所可用久矣，几死，乃今得之，为予大用。使予也而有用，且得有此大也邪？且也若与予也皆物也，奈何哉其相物也？而几死之散人，又乌知散木！」匠石觉而诊其梦。弟子曰：「趣取无用，则为社何邪？」

曰：「密！若无言！彼亦直寄焉！以为不知己者诟厉也。不为社者，且几有翦乎！且也彼其所保与众异，而以义喻之，不亦远乎！」

南伯子綦游乎商之丘，见大木焉有异，结驷千乘，隐将芘其所藪。子綦曰：「此何木也哉！此必有异材夫！」

仰而视其细枝，则拳曲而不可以为栋梁；俯而视其大根，则轴解而不可以为棺槨；啮(shì)其叶，则口烂而为伤；嗅之，则使人狂醒，三日而不已。子綦曰「此果不材之木也，以至于此其大也。嗟乎神人，以此不材！宋有荆氏者，宜楸柏桑。其拱把而上者，求狙猴之杙(yì)者斩之；三围四围，求高名之丽者斩之；七围八围，贵人富商之家求櫨(shàn)傍者斩之。故未终其天年，而中道夭于斧斤，此材之患也。故解之以牛之白颡者与豚之亢鼻者，与人有痔病者不可以适河。此皆巫祝以知之矣，所以为不祥也。此乃神人之所以为大祥也。

支离疏者，颐隐于脐，肩高于顶，会撮指天，五管在上，两髀(bì)为肋。挫针治解(xiè)，足以餬口；鼓荚播精，足以食十人。上征武士，则支离攘臂而游于其闲；上有大役，则支离以有常疾不受功；上与病者粟，则受之，三钟与十束薪。夫支离者其形者，犹足以养其身，终其天年，又况支离其德者乎！」

孔子适楚，楚狂接舆游其门曰：「凤兮凤兮，何如德之衰也！来世不可待，往世不可追也。天下有道，圣人成焉；天下无道，圣人生焉。方今之时，仅免刑焉。福轻乎羽，莫之知载；祸重乎地，莫之知避。已乎已

乎，临人以德！殆乎殆乎，画地而趋！迷阳迷阳，无伤吾行！吾行郤曲，无伤吾足！」

山木自寇也，膏火自煎也。桂可食，故伐之；漆可用，故割之。人皆知有用之用，而莫知无用之用也。

### 卷二下 第五 德充符

鲁有兀者王骀，从之游者，与仲尼相若。常季问于仲尼曰：「王骀，兀者也，从之游者与夫子中分鲁。立不教，坐不议。虚而往，实而归。固有不言之教，无形而心成者邪？是何人也？」仲尼曰：「夫子，圣人也，丘也直后而未往耳！丘将以为师，而况不若丘者乎！奚假鲁国，丘将引天下而与从之。」常季曰：「彼兀者也，而王先生，其与庸亦远矣。若然者，其用心也独若之何？」仲尼曰：「死生亦大矣，而不得与之变；虽天地覆坠，亦将不与之遗。审乎无假而不与物迁，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也。」常季曰：「何谓也？」仲尼曰：「自其异者视之，肝胆楚越也；自其同者视之，万物皆一也。夫若然者，且不知耳目之所宜，而游心乎德之和；物视其所一而不见其所丧，视丧其足犹遗土也。」常季曰：「彼为己以其知，得其心以其心，得其常心。物何为最之哉？」仲尼曰：「人莫鉴于流水而鉴于止水。唯止能止众止。受命于地，唯

松柏独也正，在冬夏青青；受命于天，唯尧、舜独也正，在万物之首。幸能正生，以正众生。夫保始之征，不惧之实，勇士一人，雄入于九军。将求名而能自要者，而犹若是，而况官天地，府万物，直寓六骸，象耳目，一知之所知，而心未尝死者乎！彼且择日而登假，人则从是也。彼且何肯以物为事乎！」

申徒嘉，兀者也，而与郑子产同师于伯昏无人。子产谓申徒嘉曰：「我先出则子止，子先出则我止。」其明日，又与合堂同席而坐。子产谓申徒嘉曰：「我先出则子止，子先出则我止。今我将出，子可以止乎，其未邪？且子见执政而不违，子齐执政乎？」申徒嘉曰：「先生之门，固有执政焉如此哉？子而说子之执政而后人者也？闻之曰：『鉴明则尘垢不止，止则不明也。久与贤人处则无过。』今子之所取大者，先生也，而犹出言若是，不亦过乎！」子产曰：「子既若是矣，犹与尧争善。计子之德，不足以自反邪？」申徒嘉曰：「自状其过以不当亡者众，不状其过以不当存者寡。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，唯有德者能之。游于羿之彀中，中央者，中地也；然而不中者，命也。人以其全足笑吾不全足者众矣，我怫然而怒；而适先生之所，则废然而反。不知先生之洗我以善邪？吾之

自寐邪？吾与夫子游十九年矣，而未尝知吾兀者也。今子与我游于形骸之内，而子索我于形骸之外，不亦过乎！」子产蹴然改容更貌曰：「子无乃称！」

鲁有兀者叔山无趾，踵见仲尼。仲尼曰：「子不谨，前既犯患若是矣。虽今来，何及矣！」无趾曰：「吾唯不知务而轻用吾身，吾是以无足。今吾来也，犹有尊足者存，吾是以务全之也。夫天无不覆，地无不载，吾以夫子为天地，安知夫子之犹若是也！」孔子曰：「丘则陋矣！夫子胡不入乎，请讲以所闻！」无趾出。孔子曰：「弟子勉之！夫无趾，兀者也，犹务学以复补前行之恶，而况全德之人乎！」无趾语老聃曰：「孔丘之于至人，其未邪？彼何冥冥以学子为？彼且以蕲以諛诡幻怪之名闻，不知至人之以是为己桎梏邪？」老聃曰：「胡不直使彼以死生为一条，以可不可为一贯者，解其桎梏，其可乎？」无趾曰：「天刑之，安可解！」

鲁哀公问于仲尼曰：「卫有恶人焉，曰哀骀它。丈夫与之处者，思而不能去也。妇人见之，请于父母曰：『与为人妻，宁为夫子妾』者，十数而未止也。未尝有闻其唱者也，常和人而已矣。无君人之位以济乎人之死，无聚禄以望人之腹。又以恶骇天下，和而不唱，



知不出乎四域，且而雌雄合乎前。是必有异乎人者也。寡人召而观之，果以恶骇天下。与寡人处，不至以月数，而寡人有意乎其为人也；不至乎期年，而寡人信之。国无宰，寡人传国焉。闷然而后应，泛而若辞。寡人丑乎，卒授之国。无几何也，去寡人而行。寡人恤焉若有亡也，若无与乐是国也。是何人者也？」仲尼曰：「丘也尝使于楚矣，适见豚子食于其死母者。少焉胸(shùn)若，皆弃之而走。不见己焉尔，不得类焉尔。所爱其母者，非爱其形也，爱使其形者也。战而死者，其人之葬也不鬻(shà)资；刖者之屨，无为爱之。皆无其本矣。为天子之诸御，不爪翦，不穿耳；取妻者止于外，不得复使。形全犹足以为尔，而况全德之人乎！今哀骀它未言而信，无功而亲，使人授己国，唯恐其不受也，是必才全而德不形者也。」哀公曰：「何谓才全？」仲尼曰：「死生、存亡、穷达、贫富、贤与不肖、毁誉、饥渴、寒暑，是事之变，命之行也。日夜相代乎前，而知不能规乎其始者也。故不足以滑和，不可入于灵府。使之和豫，通而不失于兑。使日夜无郅(xì)，而与物为春，是接而生时于心者也。是之谓才全。」「何谓德不形？」曰：「平者，水停之盛也。其可以为法也，内保之而外不荡也。德

者，成和之修也。德不形者，物不能离也。」哀公异日以告闵子，曰：「始也，吾以南面而君天下，执民之纪而忧其死，吾自以为至通矣。今吾闻至人之言，恐吾无其实，轻用吾身，而亡其国。吾与孔丘，非君臣也，德友而已矣！」

闾(yīn)跂(qí)支离无脤(shèn)说卫灵公，灵公说之；而视全人，其脰(dòu)肩肩。瓮鬻(上央下瓦)大癭(yǐng)说齐桓公，桓公说之；而视全人：其脰肩肩。故德有所长而形有所忘。人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，此所谓诚忘。故圣人有所游，而知为孽，约为胶，德为接，工为商。圣人不谋，恶用知？不斲，恶用胶？无丧，恶用德？不货，恶用商？四者，天鬻也，天鬻者，天食也。既受食于天，又恶用人！有人之形，无人之情。有人之形，故群于人，无人之情，故是非不得于身。眇乎小哉，所以属于人也！警乎大哉，独成其天！惠子谓庄子曰：「人故无情乎？」庄子曰：「然。」惠子曰：「人而无情，何以谓之人？」庄子曰：「道与之貌，天与之形，恶得不谓之人？」惠子曰：「既谓之人，恶得无情？」庄子曰：「是非吾所谓情也。吾所谓无情者，言人之不以好恶内伤其身，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。」惠子曰：「不益生，何以有其身？」

庄子曰：「道与之貌，天与之形，无以好恶内伤其身。今子外乎子之神，劳乎子之精，倚树而吟，据槁梧而瞑。天选子之形，子以坚白鸣！」

### 卷三上 第六 大宗师

知天之所为，知人之所为者，至矣！知天之所为者，天而生也；知人之所为者，以其知之所知，以养其知之所不知，终其天年而不中道夭者，是知之盛也。虽然，有患。夫知有所待而后当，其所待者特未定也。庸詎知吾所谓天之非人乎？所谓人之非天乎？且有真人而后有真知。何谓真人？古之真人，不逆寡，不雄成，不谋士。若然者，过而弗悔，当而不自得也。若然者，登高不栗，入水不濡，入火不热。是知之能登假于道者也若此。古之真人，其寝不梦，其觉无忧，其食不甘，其息深深。真人之息以踵，众人之息以喉。屈服者，其嗑(ài)言若哇。其奢欲深者，其天机浅。古之真人，不知说生，不知恶死；其出不欣，其入不距；翛(xiāo)然而往，翛然而来而已矣。不忘其所始，不求其所终；受而喜之，忘而复之，是之谓不以心损道，不以人助天，是之谓真人。若然者，其心忘，其容寂，其颡(sǎng)颡(kuí)；凄然似秋，暖然似春，喜怒通四时，与物有宜而莫知其极。故圣人之用兵也，亡国而

不失人心；利泽施乎万世，不为爱人。故乐通物，非圣人也；有亲，非仁也；天时，非贤也；利害不通，非君子也；行名失己，非士也；亡身不真，非役人也。若狐不偕、务光、伯夷、叔齐、箕子、胥余、纪他、申徒狄，是役人之役，适人之适，而不自适其适者也。古之真人，其状义而不朋，若不足而不承；与乎其觚而不坚也，张乎其虚而不华也；邴(bǐng)邴乎其似喜乎！崔乎其不得已乎！濇(chù)乎进我色也，与乎止我德也，厉乎其似世乎！警(áo)乎其未可制也；连乎其似好闭也，悞(mèn)乎忘其言也。以刑为体，以礼为翼，以知为时，以德为循。以刑为体者，绰乎其杀也；以礼为翼者，所以行于世也；以知为时者，不得已于事也；以德为循者，言其与有足者至于丘也，而人真以为勤行者也。故其好之也一，其弗好之也一。其一也一，其不一也一。其一与天为徒，其不一与人为徒，天与人不相胜也，是之谓真人。

死生，命也，其有夜旦之常，天也。人之有所不得与，皆物之情也。彼特以天为父，而身犹爱之，而况其卓乎！人特以有君为愈乎己，而身犹死之，而况其真乎！泉涸，鱼相与处于陆，相响(xǔ)以湿，相濡以沫，不如相忘于江湖。与其誉尧而非桀也，不如两忘而化其

道。夫大块载我以形，劳我以生，佚我以老，息我以死。故善吾生者，乃所以善吾死也。夫藏舟于壑，藏山于泽，谓之固矣！然而夜半有力者负之而走，昧者不知也。藏小大有宜，犹有所遯(dùn)。若夫藏天下于天下而不得所遯，是恒物之大情也。特犯人之形而犹喜之。若人之形者，万化而未始有极也，其为乐可胜计邪！故圣人将游于物之所不得遯而皆存。善天善老，善始善终，人犹效之，而况万物之所系，而一化之所待乎！

夫道，有情有信，无为无形；可传而不可受，可得而不可见；自本自根，未有天地，自古以固存；神鬼神帝，生天生地；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，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，先天地生而不为久，长于上古而不为老。狝(sǐ)韦氏得之，以挈(qiè)天地；伏戏氏得之，以袭气母；维斗得之，终古不忒；日月得之，终古不息；勘坏得之，以袭昆仑；冯夷得之，以游大川；肩吾得之，以处大山；黄帝得之，以登云天；颛顼(zhuān xū)得之，以处玄宫；禹强得之，立乎北极；西王母得之，坐乎少广，莫知其始，莫知其终；彭祖得之，上及有虞，下及及五伯；傅说得之，以相武丁，奄有天下，乘东维、骑箕尾而比于列星。

南伯子葵问乎女偶曰：「子之年长矣，而色若孺子，何也？」曰：「吾闻道矣。」南伯子葵曰：「道可得学邪？」曰：「恶！恶可！子非其人也。夫卜梁倚有圣人之才而无圣人之道，我有圣人之道而无圣人之才。吾欲以教之，庶几其果为圣人乎？不然，以圣人之道告圣人之才，亦易矣。吾犹守而告之。吾守之三日，而后能外天下；已外天下矣，吾又守之，七日而后能外物；已外物矣，吾又守之，九日而后能外生；已外生矣，而后能朝彻；朝彻，而后能见独；见独，而后能无古今；无古今，而后能入于不死不生。杀生者不死，生生者不生。其为物，无不将也，无不迎也；无不毁也，无不成也。其名为撄宁。撄宁也者，撄而后成者也。」南伯子葵曰：「子独恶乎闻之！」曰：「闻诸副墨之子，副墨之子闻诸洛诵之孙，洛诵之孙闻之瞻明，瞻明闻之聂许，聂许闻之需役，需役闻之于讴，于讴闻之玄冥，玄冥闻之参寥，参寥闻之疑始。」

子祀、子舆、子犁、子来四人相与语，曰：「孰能以无为为首，以生为脊，以死为尻，孰知生死存亡之一体者，吾与之友矣。」四人相视而笑，莫逆于心，遂相与为友。俄而子舆有病，子祀往问之。曰：「伟哉，夫造物者将以予为此拘拘也。」曲偻发背，上有五管，

颐隐于齐，肩高于顶，句赘指天。」阴阳之气有沴，其心闲而无事，跣(足鲜)而鉴于井，曰：「嗟乎！夫造物者又将以予为此拘拘也。」子祀曰：「女恶之乎？」曰：「亡，予何恶！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为鸡，予因以求时夜；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为弹，予因以求鸩炙；浸假而化予之尻以为轮，以神为马，予因以乘之，岂更驾哉！且夫得者，时也；失者，顺也。安时而处顺，哀乐不能入也，此古之所谓县解也，而不能自解者，物有结之。且夫物不胜天久矣，吾又何恶焉！」俄而子来有病，喘喘然将死。其妻子环而泣之。子犁往问之，曰：「叱！避！无怛化！」倚其户与之语曰：「伟哉造化！又将奚以汝为，将奚以汝适？以汝为鼠肝乎？以汝为虫臂乎？」子来曰：「父母于子，东西南北，唯命之从。阴阳于人，不翅于父母；彼近吾死而我不听，我则悍矣，彼何罪焉？夫大块以载我以形，劳我以生，佚我以老，息我以死。故善吾生者，乃所以善吾死也。今大冶铸金，金踊跃曰：『我且必为镆邪！』大冶必以为不祥之金。今一犯人之形而曰：『人耳！人耳！』夫造化者必以为不祥之人。今一以天地为大炉，以造化为大冶，恶乎往而不可哉！」成然寐，遽(jù)然觉。

子桑户、孟子反、子琴张，三人相与友，曰：「孰能相与于无相与，相与于无相为？孰能登天游雾，挠挑无极；相忘以生，无所终穷？」三人相视而笑，莫逆于心，遂相与友。莫然有间，而子桑户死，未葬。孔子闻之，使子贡往侍事焉。或编曲，或鼓琴，相和而歌曰：「嗟来桑户乎！嗟来桑户乎！而已反其真，而我犹为人猗！」子贡趋而进曰：「敢问临尸而歌，礼乎？」二人相视而笑曰：「是恶知礼意！」子贡反，以告孔子，曰：「彼何人者邪？修行无有，而外其形骸，临尸而歌，颜色不变，无以命之。彼何人者邪？」孔子曰：「彼，游方之外者也，而丘，游方之内者也。外内不相及，而丘使女往吊之，丘则陋矣！彼方且与造物者为人，而游乎天地之一气。彼以生为附赘县疣，以死为决疽(且换成丸)溃痂。夫若然者，又恶知死生先后之所在！假于异物，托于同体；忘其肝胆，遗其耳目；反复终始，不知端倪；芒然彷徨乎尘垢之外，逍遥乎无为之业。彼又恶能愤愤然为世俗之礼，以观众人之耳目哉！」子贡曰：「然则夫子何方之依？」孔子曰：「丘，天之戮民也。虽然，吾与汝共之。」子贡曰：「敢问其方？」孔子曰：「鱼相造乎水，人相造乎道。相造乎水者，穿池而养给；相造乎道者，无



事而生定。故曰：鱼相忘乎江湖，人相忘乎道术。」子贡曰：「敢问畸人。」曰：「畸人者，畸于人而侔于天。故曰：天之小人，人之君子；人之君子，天之小人也。」

颜回问仲尼曰：「孟孙才，其母死，哭泣无涕，中心不戚，居丧不哀。无是三者，以善丧盖鲁国，固有无其实而得其名者乎？回一怪之。」仲尼曰：「夫孟孙氏尽之矣，进于知矣，唯简之而不得，夫已有所简矣。孟孙氏不知所以生，不知所以死。不知就先，不知就后。若化为物，以待其所不知之化已乎！且方将化，恶知不化哉？方将不化，恶知已化哉？吾特与汝，其梦未始觉者邪！且彼有骇形而无损心，有旦宅而无情死。孟孙氏特觉，人哭亦哭，是自其所以乃。且也相与吾之耳矣，庸讎知吾所谓吾之乎？且汝梦为鸟而厉乎天，梦为鱼而没于渊。不识今之言者，其觉者乎？其梦者乎？造适不及笑，献笑不及排，安排而去化，乃入于寥天一。」

意而子见许由，许由曰：「尧何以资汝？」意而子曰：「尧谓我：汝必躬服仁义而明言是非。」许由曰：「而奚为来轶？夫尧既已黥汝以仁义，而劓(yì)汝以是非矣，汝将何以游夫遥荡恣睢(huī)转徙之涂乎？」意而子曰：

「虽然，吾愿游于其藩。」许由曰：「不然。夫盲者无以与乎眉目颜色之好，瞽者无以与乎青黄黼黻(fǔ fú)之观。」意而子曰：「夫无庄之失其美，据梁之失其力，黄帝之亡其知，皆在炉捶之间耳。庸讎知夫造物者之不息我黥而补我劓，使我乘成以随先生邪？」许由曰：「噫！未可知也。我为汝言其大略：吾师乎！吾师乎！（上敕下非）万物而不为义，泽及万世而不为仁，长于上古而不为老，覆载天地、刻雕众形而不为巧。此所游已。」

颜回曰：「回益矣。」仲尼曰：「何谓也？」曰：「回忘仁义矣。」曰：「可矣，犹未也。」它日，复见，曰：「回益矣。」曰：「何谓也？」曰：「回忘礼乐矣！」曰：「可矣，犹未也。」他日复见，曰：「回益矣！」曰：「何谓也？」曰：「回坐忘矣。」仲尼蹴然曰：「何谓坐忘？」颜回曰：「堕肢体，黜聪明，离形去知，同于大通，此谓坐忘。」仲尼曰：「同则无好也，化则无常也。而果其贤乎！丘也请从而后也。」

子舆与子桑友。而霖雨十日，子舆曰：「子桑殆病矣！」裹饭而往食之。至子桑之门，则若歌若哭，鼓琴曰：「父邪！母邪！天乎！人乎！」有不任其声而趋举其

诗焉。子舆入，曰：「子之歌诗，何故若是？」曰：「吾思夫使我至此极者而弗得也。父母岂欲吾贫哉？天无私覆，地无私载，天地岂私贫我哉？求其为之者而不得也！然而至此极者，命也夫！」

### 卷三下 第七 应帝王

啮缺问于王倪，四问而四不知。啮缺因跃而大喜，行以告蒲衣子。蒲衣子曰：「而乃今知之乎？有虞氏不及泰氏。有虞氏，其犹藏仁以要人；亦得人矣，而未始出于非人。泰氏，其卧徐徐，其觉于于；一以己为马，一以己为牛；其知情信，其德甚真，而未始入于非人。」

肩吾见狂接舆。狂接舆曰：「日中始何以语女？」肩吾曰：「告我君人者，以己出经式义度，人孰敢不听而化诸！」狂接舆曰：「是欺德也；其于治天下也，犹涉海凿河而使蚊负山也。夫圣人之治也，治外乎？正而后行，确乎能其事者而已矣。且鸟高飞以避矰(zēng)弋(yì)之害，鼯鼠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熏凿之患，而曾二虫之无知！」

天根游于殷阳，至蓼(liǎo)水之上，适遭无名人而问焉，曰：「请问为天下。」无名人曰：「去！汝鄙人也，何问之不豫也！予方将与造物者为人，厌，则又乘夫

莽眇之鸟，以出六极之外，而游无何有之乡，以处圻垠(làng)之野。汝又何帛(yì)以治天下感予之心为？」又复问，无名人曰：「汝游心于淡，合气于漠，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焉，而天下治矣。」

阳子居见老聃，曰：「有人于此，向疾强梁，物彻疏明，学道不倦。如是者，可比明王乎？」老聃曰：「是于圣人也，胥易技系，劳形怵心者也。且也虎豹之文来田，蜎(yuán)狙之便执狸之狗来藉。如是者，可比明王乎？」阳子居蹴然曰：「敢问明王之治。」老聃曰：「明王之治：功盖天下而似不自己，化贷万物而民弗恃；有莫举名，使物自喜；立乎不测，而游于无有者也。」

郑有神巫曰季咸，知人之死生、存亡、祸福、寿夭，期以岁月旬日，若神。郑人见之，皆奔而走。列子见之而心醉，归，以告壶子，曰：「始吾以夫子之道为至矣，则又有至焉者矣。」壶子曰：「吾与汝既其文，未既其实。而固得道与？众雌而无雄，而又奚卵焉！而以道与世亢，必信，夫故使人得而相汝。尝试与来，以予示之。」明日，列子与之见壶子。出而谓列子曰：「嘻！子之先生死矣！弗活矣！不以旬数矣！吾见怪焉，见湿灰焉。」列子入，泣涕沾襟以告壶子。壶子

曰：「乡吾示之以地文，萌乎不震不正，是殆见吾杜德机也。尝又与来。」明日，又与之见壶子。出而谓列子曰：「幸矣！子之先生遇我也，有瘳矣！全然有生矣！吾见其杜权矣！」列子入，以告壶子。壶子曰：「乡吾示之以天壤，名实不入，而机发于踵。是殆见吾善者机也。尝又与来。」明日，又与之见壶子。出而谓列子曰：「子之先生不齐，吾无得而相焉。试齐，且复相之。」列子入，以告壶子。壶子曰：「吾乡示之以以太冲莫胜，是殆见吾衡气机也。觭桓之审为渊，止水之审为渊，流水之审为渊。渊有九名，此处三焉。尝又与来。」明日，又与之见壶子。立未定，自失而走。壶子曰：「追之！」列子追之不及。反，以报壶子曰：「已灭矣，已失矣，吾弗及已。」壶子曰：「乡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。吾与之虚而委蛇，不知其谁何，因以为弟靡，因以为波流，故逃也。」然后列子自以为未始学而归。三年不出，为其妻爨(cuàn)，食豕(shì)如食人，于事无与亲。雕琢复朴，块然独以其形立。纷而封戎，一以是终。

无为名尸，无为谋府；无为事任，无为知主。体尽无穷，而游无朕；尽其所受乎天，而无见得，亦虚而已！

至人之用心若镜，不将不迎，应而不藏，故能胜物而不伤。

南海之帝为儻，北海之帝为忽，中央之帝为浑沌。儻与忽时相遇于浑沌之地，浑沌待之甚善。儻与忽谋报浑沌之德，曰：「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，此独无有，尝试凿之。」日凿一窍，七日而浑沌死。

## 外篇

### 卷四上 第八 骈拇

骈拇枝指，出乎性哉！而侈于德。附赘县疣，出乎形哉！而侈于性。多方乎仁义而用之者，列于五藏哉！而非道德之正也。是故骈于足者，连无用之肉也；枝于手者，树无用之指也；多方骈枝于五藏之情者，淫僻于仁义之行，而多方于聪明之用也。是故骈于明者，乱五色，淫文章，青黄黼黻之煌煌非乎？而离朱是已！多于聪者，乱五声，淫六律，金石丝竹黄钟大吕之声非乎？而师旷是已！枝于仁者，擢德塞性以收名声，使天下簧鼓以奉不及之法非乎？而曾、史是已。骈于辩者，累瓦结绳窜句，游心于坚白同异之间，而敝跬誉无用之言非乎？而杨墨是已。故此皆多骈旁枝之道，非天下之至正也。彼正正者，不失其性命之情。故合

者不为骈，而枝者不为跂；长者不为有余，短者不为不足。是故鳧胫虽短，续之则忧；鹤胫虽长，断之则悲。故性长非所断，性短非所续，无所去忧也。意仁义其非人情乎！彼仁人何其多忧也？且夫骈于拇者，决之则泣；枝于手者，斲之则啼。二者，或有余于数，或不足于数，其于忧一也。今世之仁人，蒿目而忧世之患；不仁之人，决性命之情而饕贵富。故意仁义其非人情乎！自三代以下者，天下何其嚣嚣也？且夫待钩绳规矩而正者，是削其性也；待绳约胶漆而固者，是侵其德者也；屈折礼乐，响俞仁义，以慰天下之心者，此失其常然也。天下有常然，常然者，曲者不以钩，直者不以绳，圆者不以规，方者不以矩，附离不以胶漆，约束不以纆索。故天下诱然皆生，而不知其所以生；同焉皆得，而不知其所以得。故古今不二，不可亏也。则仁义又奚连连如胶漆纆索而游乎道德之间为哉！使天下惑也！夫小惑易方，大惑易性，何以知其然邪？自虞氏招仁义以挠天下也，天下莫不奔命于仁义。是非以仁义易其性与？故尝试论之，自三代以下者，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！小人则以身殉利；士则以身殉名；大夫则以身殉家；圣人则以身殉天下。故此数子者，事业不同，名声异号，其于伤性以身为

殉，一也。臧与谷，二人相与牧羊，而俱亡其羊。问臧奚事，则挟策读书；问谷奚事，则博塞以游。二人者，事业不同，其于亡羊均也。伯夷死名于首阳之下，盗跖死利于东陵之上。二人者，所死不同，其于残生伤性均也。奚必伯夷之是而盗跖之非乎？天下尽殉也。彼其所殉仁义也，则俗谓之君子；其所殉货财也，则俗谓之小人。其殉一也，则有君子焉，有小人焉；若其残生损性，则盗跖亦伯夷已，又恶取君子小人于其间哉！且夫属其性乎仁义者，虽通如曾、史，非吾所谓臧也；属其性于五味，虽通如俞儿，非吾所谓臧也；属其性乎五声，虽通如师旷，非吾所谓聪也；属其性乎五色，虽通如离朱，非吾所谓明也。吾所谓臧者，非所谓仁义之谓也，臧于其德而已矣；吾所谓臧者，非所谓仁义之谓也，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；吾所谓聪者，非谓其闻彼也，自闻而已矣；吾所谓明者，非谓其见彼也，自见而已矣。夫不自见而见彼，不自得而得彼者，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者也，适人之适而不自适其适者也。夫适人之适而不自适其适，虽盗跖与伯夷，是同为淫僻也。余愧乎道德，是以上不敢为仁义之操，而下不敢为淫僻之行也。

卷四中 第九 马蹄



马，蹄可以践霜雪，毛可以御风寒。龔(hé)草饮水，翘足而陆，此马之真性也。虽有义台路寝，无所用之。及至伯乐，曰：「我善治马。」烧之，剔之，刻之，雒之。连之以羁縶(zhí)，编之以阜(zào)栈，马之死者十二三矣；饥之，渴之，驰之，骤之，整之，齐之，前有楛饰之患，而后有鞭策(cè)之威，而马之死者已过半矣！陶者曰：「我善治埴。圆者中规，方者中矩。」匠人曰：「我善治木。」曲者中钩，直者应绳。夫埴木之性，岂欲中规矩钩绳哉？然且世世称之曰：「伯乐善治马，而陶匠善治埴木。」此亦治天下者之过也。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。彼民有常性，织而衣，耕而食，是谓同德；一而不党，命曰天放。故至德之世，其行填填，其视颠颠。当是时也，山无蹊隧，泽无舟梁；万物群生，连属其乡；禽兽成群，草木遂长。是故禽兽可系羁而游，鸟鹊之巢可攀援而窥。夫至德之世，同与禽兽居，族与万物并。恶乎知君子小人哉！同乎无知，其德不离；同乎无欲，是谓素朴。素朴而民性得矣。及至圣人，蹙黻(bié xiè)为仁，跽跂(dì qí)为义，而天下始疑矣。澶漫为乐，摘辟为礼，而天下始分矣。故纯朴不残，孰为牺尊！白玉不毁，孰为珪璋！道德不废，安取仁义！性情不离，安用礼乐！五色不

乱，孰为文采！无声不乱，孰应六律！夫残朴以为器，工匠之罪也；毁道德以为仁义，圣人之过也。夫马，陆居则食草饮水，喜则交颈相靡，怒则分背相踶。马知己此矣！夫加之以衡扼，齐之以月题，而马知介倪闾扼鸷曼(zhì màn)诡衔窃辔(pèi)。故马之知而能至盗者，伯乐之罪也。夫赫胥氏之时，民居不知所为，行不知所之，含哺而熙，鼓腹而游。民能以此矣！及至圣人，屈折礼乐以匡天下之形，县跂仁义以慰天下之心，而民乃始踶踑好知，争归于利，不可止也。此亦圣人之过也。

#### 卷四中 第十 胠篋

将为胠篋(qiè)探囊发匮之盗而为守备，则必摄絨滕，固扃鐍，此世俗之所谓知也。然而巨盗至，则负匮揭篋担囊而趋，唯恐絨滕扃鐍之不固也。然则乡之所谓知者，不乃为大盗积者也？故尝试论之，世俗之所谓知者，有不为大盗积者乎？所谓圣者，有不为大盗守者乎？何以知其然邪？昔者齐国邻邑相望，鸡狗之音相闻，罔罟之所布，耒耨之所刺，方二千余里。阖四竟之内，所以立宗庙社稷，治邑屋州闾乡曲者，曷尝不法圣人哉？然而田成子一旦杀齐君而盗其国，所盗者岂独其国邪？并与其圣知之法而盗之，故田成子有

乎盗贼之名，而身处尧舜之安；小国不敢非，大国不敢诛，十二世有齐国。则是不乃窃齐国，并与其圣知之法以守其盗贼之身乎？尝试论之，世俗之所谓至知者，有不为大盗积者乎？所谓至圣者，有不为大盗守者乎？何以知其然邪？昔者龙逢斩，比干剖，苾弘脔，子胥靡。故四子之贤而身不免乎戮。故跖之徒问跖曰：「盗亦有道乎？」跖曰：「何适而无有道邪？」夫妄意室中之藏，圣也；入先，勇也；出后，义也；知可否，知也；分均，仁也。五者不备而能成大盗者，天下未之有也。」由是观之，善人不得圣人之道不立，跖不得圣人之道不行；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，则圣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。故曰：唇竭则齿寒，鲁酒薄而邯郸围，圣人生而大盗起。掎击圣人，纵舍盗贼，而天下始治矣。夫川竭而谷虚，丘夷而渊实。圣人已死，则大盗不起，天下平而无故矣！圣人不死，大盗不止。虽重圣人而治天下，则是重利盗跖也。为之斗斛以量之，则并与斗斛而窃之；为之权衡以称之，则并与权衡而窃之；为之符玺以信之，则并与符玺而窃之；为之仁义以矫之，则并与仁义而窃之。何以知其然邪？彼窃钩者诛，窃国者为诸侯，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。则是非窃仁义圣知邪？故逐于大盗，揭诸侯，

窃仁义并斗斛权衡符玺之利者，虽有轩冕之赏弗能劝，斧钺之威弗能禁。此重利盗跖而使不可禁者，是乃圣人之过也。故曰：「鱼不可脱于渊，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。」彼圣人者，天下之利器也，非所以明天下也。故绝圣弃知，大盗乃止；擿玉毁珠，小盗不起；焚符破玺，而民朴鄙；掊斗折衡，而民不争；殫残天下之圣法，而民始可与论议。擢乱六律，铄绝竽瑟，塞瞽旷之耳，而天下始人含其聪矣；灭文章，散五采，胶离朱之目，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；毁绝钩绳而弃规矩，攲工倕之指，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。故曰：大巧若拙。削曾、史之行，钳杨、墨之口，攘弃仁义，而天下之德始玄同矣。彼人含其明，则天下不铄矣；人含其聪，则天下不累矣；人含其知，则天下不惑矣；人含其德，则天下不僻矣。彼曾、史、杨、墨、师旷、工倕、离朱者，皆外立其德，而以燿乱天下者也，法之所无用也。子独不知至德之世乎？昔者容成氏、大庭氏、伯皇氏、中央氏、栗陆氏、骊畜氏、轩辕氏、赫胥氏、尊卢氏、祝融氏、伏牺氏、神农氏，当是时也，民结绳而用之。甘其食，美其服，乐其俗，安其居，邻国相望，鸡狗之音相闻，民至老死而不相往来。若此之时，则至治已。今遂至使民延颈举踵，曰「某所有贤

者」，贏粮而趣之，则内弃其亲，而外去其主之事，足迹接乎诸侯之境，车轨结乎千里之外。则是上好知之过也。上诚好知而无道，则天下大乱矣。何以知其然邪？夫弓弩毕弋机变之知多，则鸟乱于上矣；钩饵罔罟罾笱之知多，则鱼乱于水矣；削格罗落置罟之知多，则兽乱于泽矣；知诈渐毒、颀滑坚白、解垢同异之变多，则俗惑于辩矣。故天下每每大乱，罪在于好知。故天下皆知求其所不知而不知求其所已知者，皆知非其所不善而不知非其所已善者，是以大乱。故上悖日月之明，下烁山川之精，中堕四时之施；惴栗之虫，肖翘之物，莫不失其性。甚矣夫好知之乱天下也！自三代以下者是已，舍夫种种之机而悦夫役役之佞；释夫恬淡无为而悦夫啍啍之意，啍啍已乱天下矣！

#### 卷四下 第十一 在宥

闻在宥天下，不闻治天下也。在之也者，恐天下之淫其性也；宥之也者，恐天下之迁其德也。天下不淫其性，不迁其德，有治天下者哉？昔尧之治天下也，使天下欣欣焉人乐其性，是不恬也；桀之治天下也，使天下瘁瘁焉人苦其性，是不愉也。夫不恬不愉。非德也。非德也而可长久者，天下无之。人大喜邪？毗于阳；大怒邪，毗于阴。阴阳并毗，四时不至，寒暑之

和不成，其反伤人之形乎！使人喜怒失位，居处无常，思虑不自得，中道不成章。于是乎天下始乔诘卓犖，而后有盗跖、曾、史之行。故举天下以赏其善者不足，举天下以罚其恶者不给。故天下之大不足以赏罚。自三代以下者，匈匈焉终以赏罚为事，彼何暇安其性命之情哉！而且说明邪？是淫于色也；说聪邪？是淫于声也；说仁邪？是乱于德也；说义邪？是悖于理也；说礼邪？是相于技也；说乐邪？是相于淫也；说圣邪？是相于艺也；说知邪？是相于疵也。天下将安其性命之情，之八者，存可也，亡可也；天下将不安其性命之情，之八者，乃始齟齬卷怆囊而乱天下也。而天下乃始尊之惜之，甚矣天下之惑也！岂直过也而去之邪！乃齐戒以言之，跪坐以进之，鼓歌以(人舞)之。吾若是何哉？故君子不得已而临莅天下，莫若无为。无为也而后安其性命之情。故贵以身于为天下，则可以托天下；爱以身于为天下，则可以寄天下。故君子苟能无解其五藏，无擢其聪明；尸居而龙见，渊默而雷声，神动而天随，从容无为而万物炊累焉。吾又何暇治天下哉！

崔瞿问于老聃曰：「不治天下，安藏人心？」老聃曰：「汝慎无撓人心。人心排下而进上，上下囚杀，淖约

柔乎刚强，廉刳雕琢，其热焦火，其寒凝冰。其疾俯仰之间而再抚四海之外。其居也渊而静，其动也县而天。僂骄而不可系者，其唯人心乎！昔者黄帝始以仁义撓人之心，尧、舜于是乎股无胈，胫无毛，以养天下之形，愁其五藏以为仁义，矜其血气以规法度。然犹有不胜也，尧于是放讎兜于崇山，投三苗于三峴，流共工于幽都，此不胜天下也。夫施及三王而天下大骇矣。下有桀、跖，上有曾、史，而儒墨毕起。于是乎喜怒相疑，愚知相欺，善否相非，诞信相讥，而天下衰矣；大德不同，而性命烂漫矣；天下好知，而百姓求竭矣。于是乎斲锯制焉，绳墨杀焉，椎凿决焉。天下脊脊大乱，罪在撓人心。故贤者伏处大山崐岩之下，而万乘之君忧栗乎庙堂之上。今世殊死者相枕也，桁杨者相推也，形戮者相望也，而儒墨乃始离跂攘臂乎桎梏之间。意，甚矣哉！其无愧而不知耻也甚矣！吾未知圣知之不为桁杨接楛也，仁义之不为桎梏凿枘也，焉知曾、史之不为桀、跖嚆矢也！故曰：绝圣弃知，而天下大治。」

黄帝立为天子十九年，令行天下，闻广成子在于空同之山，故往见之，曰：「我闻吾子达于至道，敢问至道之精。吾欲取天地之精，以佐五谷，以养民人。吾

又欲官阴阳，以遂群生，为之奈何？」广成子曰：「而所欲问者，物之质也；而所欲官者，物之残也。自而治天下，云气不待族而雨，草木不待黄而落，日月之光益以荒矣。而佞人之心翦翦者，又奚足以语至道？」

黄帝退，捐天下，筑特室，席白茅，闲居三月，复往邀之。广成子南首而卧，黄帝顺下风膝行而进，再拜稽首而问曰：「闻吾子达于至道，敢问，治身奈何而可以长久？」广成子蹶然而起，曰：「善哉问乎！来，吾语女至道。至道之精，窈窈冥冥；至道之极，昏昏默默。无视无听，抱神以静，形将自正。必静必清，无劳女形，无摇女精，乃可以长生。目无所见，耳无所闻，心无所知，女神将守形，形乃长生。慎女内，闭女外，多知为败。我为女遂于大明之上矣，至彼至阳之原也；为女入于窈冥之门矣，至彼至阴之原也。天地有官，阴阳有藏。慎守女身，物将自壮。我守其一，以处其和。故我修身千二百岁矣，吾形未常衰。」

黄帝再拜稽首曰：「广成子之谓天矣！」广成子曰：「来！余语女：彼其物无穷，而人皆以为有终；彼其物无测，而人皆以为有极。得吾道者，上为皇而下为王；失吾道者，上见光而下为土。今夫百昌皆生于土而反于土。故余将去女，入无穷之门，以游无极之野。」



吾与日月参光，吾与天地为常。当我，缙乎！远我，昏乎！人其尽死，而我独存乎！」

云将东游，过扶摇之枝而适遭鸿蒙。鸿蒙方将拊脾雀跃而游。云将见之，倘然止，赧然立，曰：「叟何人邪？叟何为此？」鸿蒙拊脾雀跃不辍，对云将曰：「游！」云将曰：「朕愿有问也。」鸿蒙仰而视云将曰：「吁！」云将曰：「天气不和，地气郁结，六气不调，四时不节。今我愿合六气之精，以育群生，为之奈何？」鸿蒙拊脾雀跃掉头曰：「吾弗知！吾弗知！」云将不得问。又三年，东游，过有宋之野，而适遭鸿蒙。云将大喜，行趋而进曰：「天忘朕邪？天忘朕邪？」再拜稽首，愿闻于鸿蒙。鸿蒙曰：「浮游，不知所求；猖狂，不知所往；游者鞅掌，以观无妄。朕又何知！」云将曰：「朕也自以为猖狂，而民随予所往；朕也不得已于民，今则民之放也！愿闻一言。」鸿蒙曰：「乱天之经，逆物之情，玄天弗成；解兽之群，而鸟皆夜鸣；灾及草木，祸及止虫。意！治人之过也。」云将曰：「然则吾奈何？」鸿蒙曰：「意！毒哉！僂僂乎归矣。」云将曰：「吾遇天难，愿闻一言。」鸿蒙曰：「意！心养。汝徒处无为，而物自化。堕尔形体，吐尔聪明，伦与物忘；大同乎溟溟。解心释神，莫然无

魂。万物云云，各复其根，各复其根而不知；浑浑沌沌，终身不离；若彼知之，乃是离之。无问其名，无窥其情，物故自生。」云将曰：「天降朕以德，示朕以默。躬身求之，乃今也得。」再拜稽首，起辞而行。

世俗之人，皆喜人之同乎己而恶人之异于己也。同于己而欲之，异于己而不欲者，以出乎众为心也。夫以出乎众为心者，曷常出乎众哉！因众以宁，所闻不如众技众矣。而欲为人之国者，此揽乎三王之利而不见其患者也。此以人之国侥幸也。几何侥幸而不丧人之国乎！其存人之国也，无万分之一；而丧人之国也，一不成而万有余丧矣。悲夫，有土者之不知也！夫有土者，有大物也。有大物者，不可以物；物而不物，故能物物。明乎物物者之非物也，岂独治天下百姓而已哉！出入六合，游乎九州岛，独往独来，是谓独有。独有之人，是之谓至贵。

大人之教，若形之于影，声之于响。有问而应之，尽其所怀，为天下配。处乎无响。行乎无方。挈汝适复之挠挠，以游无端；出入无旁，与日无始；颂论形躯，合乎大同，大同而无己。无己，恶乎得有有！睹有者，昔之君子；睹无者，天地之友。

贱而不可不任者，物也；卑而不可不因者，民也；匿而不可不为者，事也；麤(cū)而不可不陈者，法也；远而不可不居者，义也；亲而不可不广者，仁也；节而不可不积者，礼也；中而不可不高者，德也；一而不可不易者，道也；神而不可不为者，天也。故圣人观于天而不助，成于德而不累，出于道而不谋，会于仁而不恃，薄于义而不积，应于礼而不讳，接于事而不辞，齐于法而不乱，恃于民而不轻，因于物而不去。物者莫足为也，而不可不为。不明于天者，不纯于德；不通于道者，无自而可；不明于道者，悲夫！何谓道？有天道，有人道。无为而尊者，天道也；有为而累者，人道也。主者，天道也；臣者，人道也。天道之与人道也，相去远矣，不可不察也。

## 卷五上 第十二 天地

天地虽大，其化均也；万物虽多，其治一也；人卒虽众，其主君也。君原天德而成于天。故曰：玄古之君天下，无为也，天德而已矣。以道观言而天下之君正，以道观分而君臣之义明，以道观能而天下之官治，以道泛观而万物之应备。故通于天地者，德也；行于万物者，道也；上治人者，事也；能有所艺者，技也。技兼于事，事兼于义，义兼于德，德兼于道，道兼于

天。故曰：古之畜天下者，无欲而天下足，无为而万物化，渊静而百姓定。《记》曰：「通于一而万事毕，无心得而鬼神服。」

夫子曰：「夫道，覆载万物者也，洋洋乎大哉！君子不可以不刳心焉。无为为之之谓天，无为言之之谓德，爱人利物之谓仁，不同同之之谓大，行不崖异之谓宽，有万不同之谓富。故执德之谓纪，德成之谓立，循于道之谓备，不以物挫志之谓完。君子明于此十者，则韬乎其心之大也，沛乎其为万物逝也。若然者，藏金于山，藏珠于渊，不利货财，不近贵富；不乐寿，不哀天；不荣通，不丑穷；不拘一世之利以为己私分，不以王天下为己处显。显则明。万物一府，死生同状。」

夫子曰：「夫道，渊乎其居也，濔乎其清也。金石不得，无以鸣。故金石有声，不考不鸣。万物孰能定之！夫王德之人，素逝而耻通于事，立之本原而知通于神，故其德广。其心之出，有物采之。故形非道不生，生非德不明。存形穷生，立德明道，非王德者邪！荡荡乎！忽然出，勃然动，而万物从之乎！此谓王德之人。视乎冥冥，听乎无声。冥冥之中，独见晓焉；无声之中，独闻和焉。故深之又深而能物焉；神之又神而能

精焉。故其与万物接也，至无而供其求，时骋而要其宿，大小、长短、修远。」

黄帝游乎赤水之北，登乎昆仑之丘而南望，还归，遗其玄珠。使知索之而不得，使离朱索之而不得，使吃诟索之而不得也。乃使象罔，象罔得之。黄帝曰：「异哉，象罔乃可以得之乎？」

尧之师曰许由，许由之师曰啮缺，啮缺之师曰王倪，王倪之师曰被衣。尧问于许由曰：「啮缺可以配天乎？吾藉王倪以要之。」许由曰：「殆哉圾乎天下！啮缺之为人也，聪明睿知，给数以敏，其性过人，而又乃以人受天。彼审乎禁过，而不知过之所由生。与之配天乎？彼且乘人而无天。方且本身而异形，方且尊知而火驰，方且为绪使，方且为物絪，方且四顾而物应，方且应众宜，方且与物化而未始有恒。夫何足以配天乎！虽然，有族，有祖，可以为众父，而不可以为众父父。治，乱之率也，北面之祸也，南面之贼也。」

尧观乎华。华封人曰：「嘻，圣人！请祝圣人，使圣人寿。」尧曰：「辞。」「使圣人富。」尧曰：「辞。」「使圣人多男子。」尧曰：「辞。」封人曰：「寿，富，多男子，人之所欲也。女独不欲，何邪？」尧曰：「多男子则多惧，富则多事，寿则多辱。是三者，非

所以养德也，故辞。」封人曰：「始也我以女为圣人邪，今然君子也。天生万民，必授之职。多男子而授之职，则何惧之有！富而使人分之，则何事之有！夫圣人鹑居而鷇食，鸟行而无彰；天下有道，则与物皆昌；天下无道，则修德就闲。千岁厌世，去而上僊，乘彼白云，至于帝乡；三患莫至，身常无殃，则何辱之有？」封人去之，尧随之，曰：「请问。」封人曰：「退已！」

尧治天下，伯成子高立为诸侯。尧授舜，舜授禹，伯成子高辞为诸侯而耕。禹往见之，则耕在野。禹趋就下风，立而问焉，曰：「昔尧治天下，吾子立为诸侯。尧授舜，舜授予，而吾子辞为诸侯而耕。敢问，其故何也？」子高曰：「昔者尧治天下，不赏而民劝，不罚而民畏。今子赏罚而民且不仁，德自此衰，刑自此立，后世之乱，自此始矣！夫子阖行邪？无落吾事！」偃偃乎耕而不顾。

泰初有无，无有无名。一之所起，有一而未形。物得以生，谓之德；未形者有分，且然无间，谓之命；留动而生物，物成生理，谓之形；形体保神，各有仪则，谓之性。性修反德，德至同于初。同乃虚，虚乃大。

合喙鸣；喙鸣合，与天地为合。其合缙缙，若愚若昏，是谓玄德，同乎大顺。

夫子问于老聃曰：「有人治道若相放，可不可，然不然。辩者有言曰：『离坚白若县宇。』若是则可谓圣人乎？」老聃曰：「是胥易技系劳形怵心者也。执留之狗成思，蜎狙之便自山林来。丘，予告若，而所不能闻与而所不能言。凡有首有趾、无心无耳者众；有形者与无形无状而皆存者尽无。其动，止也；其死，生也；其废，起也，此又非其所以也。有治在人，忘乎物，忘乎天，其名为忘己。忘己之人，是之谓入于天。」

将闾勉见季彻曰：「鲁君谓勉也曰：『请受教。』辞不获命，既已告矣，未知中否。请尝荐之。吾谓鲁君曰：『必服恭俭，拔出公忠之属而无阿私，民孰敢不辑！』」季彻局局然笑曰：「若夫子之言，于帝王之德，犹螳螂之怒臂以当车轂，则必不胜任矣！且若是，则其自为处危，其观台多物将往投迹者众。」将闾勉覩覩然惊曰：「勉也汙若于夫子之所言矣！虽然，愿先生之言其风也。」季彻曰：「大圣之治天下也，摇荡民心，使之成教易俗，举灭其贼心而皆进其独志。」

若性之自为，而民不知其所由然。若然者，岂兄尧、舜之教民，溟滓然弟之哉？欲同乎德而心居矣！」

子贡南游于楚，反于晋，过汉阴，见一丈人方将为圃畦，凿隧而入井，抱瓮而出灌，搨搨然用力甚多而见功寡。子贡曰：「有械于此，一日浸百畦，用力甚寡而见功多，夫子不欲乎？」为圃者叩而视之曰：「奈何？」曰：「凿木为机，后重前轻，挈水若抽，数如泆汤，其名为槩。」为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：「吾闻之吾师，有机械者必有机事，有机事者必有机心。机心存于胸中，则纯白不备；纯白不备，则神生不定，神生不定者，道之所不载也。吾非不知，羞而不为也。」

子贡瞞然惭，俯而不对。有间，为圃者曰：「子奚为者邪？」曰：「孔丘之徒也。」为圃者曰：「子非夫博学以拟圣，于于以盖众，独弦哀歌以卖名声于天下者乎？汝方将忘汝神气，堕汝形骸，而庶几乎！而身之不能治，而何暇治天下乎！子往矣，无乏吾事。」

子贡卑陋失色，琐琐然不自得，行三十里而后愈。其弟子曰：「向之人何为者邪？夫子何故见之变容失色，终日不自反邪？」曰：「始吾以为天下一人耳，不知复有夫人也。吾闻之夫子，事求可，功求成。用力少，见功多者，圣人之道。今徒不然。执道者德全，德全



者形全，形全者神全。神全者，圣人之道也。托生与民并行而不知其所之，茫乎淳备哉！功利机巧，必忘夫人之心。若夫人者，非其志不之，非其心不为。虽以天下誉之，得其所谓，警然不顾；以天下非之，失其所谓，佻然不受。天下之非誉，无益损焉，是谓全德之人哉！我之谓风波之民。」反于鲁，以告孔子。孔子曰：「彼假修浑沌氏之术者也。识其一，不知其二；治其内，而不治其外。夫明白入素，无为复朴，体性抱神，以游世俗之间者，汝将固惊邪？且浑沌氏之术，予与汝何足以识之哉！」

淳芒将东之大壑，适遇苑风于东海之滨。苑风曰：「子将奚之？」曰：「将之大壑。」曰：「奚为焉？」曰：「夫大壑之为物也，注焉而不满，酌焉而不竭。吾将游焉！」苑风曰：「夫子无意于横目之民乎？愿闻圣治。」淳芒曰：「圣治乎？官施而不失其宜，拔举而不失其能，毕见其情事而行其所为行，言自为而天下化。手挠顾指，四方之民莫不俱至，此之谓圣治。」「愿闻德人。」曰：「德人者，居无思，行无虑，不藏是非美恶。四海之内共利之之谓悦，共给之之谓安；怵乎若婴儿之失其母也，佻乎若行而失其道也。财用有余，而不知其所自来，饮食取足，而不知其所从，

此谓德人之容。」「愿闻神人。」曰：「上神乘光，与形灭亡，是谓照旷。致命尽情，天地乐而万事销亡，万物复情，此之谓混冥。」

门无鬼与赤张满稽观于武王之师，赤张满稽曰：「不及有虞氏乎！故离此患也。」门无鬼曰：「天下均治而有虞氏治之邪？其乱而后治之与？」赤张满稽曰：「天下均治之为愿，而何计以有虞氏为！有虞氏之药疡也，秃而施(上髟下也)，病而求医。孝子操药以修慈父，其色焦然，圣人羞之。至德之世，不尚贤，不使能；上如标枝，民如野鹿。端正而不知以为义，相爱而不知以为仁，实而不知以为忠，当而不知以为信，蠢动而相使，不以为赐。是故行而无迹，事而无传。」

孝子不谀其亲，忠臣不谄其君，臣、子之盛也。亲之所言而然，所行而善，则世俗谓之不肖子；君之所言而然，所行而善，则世俗谓之不肖臣。而未知此其必然邪？世俗之所谓然而然之，所谓善而善之，则不谓之道谀之人也！然则俗故严于亲而尊于君邪？谓己道人，则勃然作色；谓己谀人，则怫然作色。而终身道人也，终身谀人也，合譬饰辞聚众也，是终始本末不相坐。垂衣裳，设采色，动容貌，以媚一世，而不自

谓道谀；与夫人之为徒，通是非，而不自谓众人也，愚之至也。知其愚者，非大愚也；知其惑者，非不惑也。大惑者，终身不解；大愚者，终身不灵。三人行而一人惑，所适者犹可致也，惑者少也；二人惑则劳而不至，惑者胜也。而今也以天下惑，予虽有祈响，不可得也。不亦悲乎！大声不入于里耳，折杨、皇荂，则嗑然而笑。是故高言不止于众人之心；至言不出，俗言胜也。以二垂钟惑，而所适不得矣。而今也以天下惑，予虽有祈响，其庸可得邪！知其不可得也而强之，又一惑也！故莫若释之而不推。不推，谁其比忧！厉之人夜半生其子，遽取火而视之，汲汲然唯恐其似己也。

百年之木，破为牺尊，青黄而文之，其断在沟中。比牺尊于沟中之断，则美恶有间矣，其于失性一也。跖与曾、史，行义有间矣，然其失性均也。且夫失性有五：一曰五色乱目，使目不明；二曰五声乱耳，使耳不聪；三曰五臭熏鼻，困憊中颡；四曰五味浊口，使口厉爽；五曰趣舍滑心，使性飞扬。此五者，皆生之害也。而杨、墨乃始离跂自以为得，非吾所谓得也。夫得者困，可以为得乎？则鸲鹆之在于笼也，亦可以为得矣。且夫趣舍声色以柴其内，皮弁鹖冠，搢笏绅

修以约其外。内支盈于柴栅，外重纒缴，睨睨然在纒缴之中而自以为得，则是罪人交臂历指而虎豹在于囊槛，亦可以为得矣！

### 卷五中 第十三 天道

天道运而无所积，故万物成；帝道运而无所积，故天下归；圣道运而无所积，故海内服。明于天，通于圣，六通四辟于帝王之德者，其自为也，昧然无不静者矣！圣人之静也，非曰静也善，故静也；万物无足以挠心者，故静也。水静则明烛须眉，平中准，大匠取法焉。水静犹明，而况精神！圣人之心静乎！天地之鉴也，万物之镜也。夫虚静恬淡寂寞无为者，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也。故帝王圣人休焉。休则虚，虚则实，实则伦矣。虚则静，静则动，动则得矣。静则无为，无为也，则任事者责矣。无为则俞俞。俞俞者，忧患不能处，年寿长矣。夫虚静恬淡寂寞无为者，万物之本也。明此以南乡，尧之为君也；明此以北面，舜之为臣也。以此处上，帝王天子之德也；以此处下，玄圣素王之道也。以此退居而闲游江海，山林之士服；以此进为而抚世，则功大名显而天下一也。静而圣，动而王，无为也而尊，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。夫明白于天地之德者，此之谓大本大宗，与天和者也；所以均调

天下，与人和者也。与人和者，谓之人乐；与天和者，谓之天乐。庄子曰：「吾师乎，吾师乎！（上敕下非）万物而不为戾，泽及万世而不为仁，长于上古而不为寿，覆载天地、刻雕众形而不为巧。」此之谓天乐。故曰：『知天乐者，其生也天行，其死也物化。静而与阴同德，动而与阳同波。』故知天乐者，无天怨，无人非，无物累，无鬼责。故曰：『其动也天，其静也地，一心定而王天下；其鬼不崇，其魂不疲，一心定而万物服。』言以虚静推于天地，通于万物，此之谓天乐。天乐者，圣人之心，以畜天下也。」

夫帝王之德，以天地为宗，以道德为主，以无为为常。无为也，则用天下而有余；有为也，则为天下用而不足。故古之人贵夫无为也。上无为也，下亦无为也，是下与上同德。下与上同德则不臣。下有为也，上亦有为也，是上与下同道。上与下同道则不主。上必无为而用天下，下必有为为天下用。此不易之道也。故古之王天下者，知虽落天地，不自虑也；辩虽雕万物，不自说也；能虽穷海内，不自为也。天不产而万物化，地不长而万物育，帝王无为而天下功。故曰：莫神于天，莫富于地，莫大于帝王。故曰：帝王之德配天地。此乘天地，驰万物，而用人群之道也。

本在于上，末在于下；要在于主，详在于臣。三军五兵之运，德在末也；赏罚利害，五刑之辟，教之末也；礼法度数，形名比详，治之末也；钟鼓之音，羽旄之容，乐之末也；哭泣衰经，隆杀之服，哀之末也。此五末者，须精神之运，心术之动，然后从之者也。末学者，古人有之，而非所以先也。君先而臣从，父先而子从，兄先而弟从，长先而少从，男先而女从，夫先而妇从。夫尊卑先后，天地之行也，故圣人取象焉。天尊，地卑，神明之位也；春夏先，秋冬后，四时之序也；万物化作，萌区有状；盛衰之杀，变化之流也。夫天地至神，而有尊卑先后之序，而况人道乎！宗庙尚亲，朝廷尚尊，乡党尚齿，行事尚贤，大道之序也。语道而非其序者，非其道也；语道而非其道者，安取道哉！是故古之明大道者，先明天而道德次之，道德已明而仁义次之，仁义已明而分守次之，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，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，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，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，是非已明而赏罚次之，赏罚已明而愚知处宜，贵贱履位，仁贤不肖袭情，必分其能，必由其名。以此事上，以此畜下，以此治物，以此修身，知谋不用，必归其天，此之谓太平，治之至也。故书曰：「有形有名。」形名者，古人有之，

而非所以先也。古之语大道者，五变而形名可举，九变而赏罚可言也。骤而语形名，不知其本也；骤而语赏罚，不知其始也。倒道而言，连道而说者，人之所治也，安能治人！骤而语形名赏罚，此有知治之具，非知治之道。可用于天下，不足以用天下。此之谓辩士，一曲之人也。礼法数度，形名比详，古人有之。此下之所以事上，非上之所以畜下也。昔者舜问于尧曰：「天王之用心何如？」尧曰：「吾不敖无告，不废穷民，苦死者，嘉孺子而哀妇人，此吾所以用心已。」舜曰：「美则美矣，而未大也。」尧曰：「然则何如？」舜曰：「天德而出宁，日月照而四时行，若昼夜之有经，云行而雨施矣！」尧曰：「胶胶扰扰乎！子，天之合也；我，人之合也。」夫天地者，古之所大也，而黄帝、尧、舜之所共美也。故古之王天下者，奚为哉？天地而已矣！

孔子西藏书于周室。子路谋曰：「由闻周之征藏史有老聃者，免而归居，夫子欲藏书，则试往因焉。」孔子曰：「善。」往见老聃，而老聃不许，于是翻十二经以说。老聃中其说，曰：「大谩，愿闻其要。」孔子曰：「要在仁义。」老聃曰：「请问仁义，人之性邪？」孔子曰：「然。君子不仁则不成，不义而不生。

仁义，真人之性也，又将奚为矣？」老聃曰：「请问，何谓仁义？」孔子曰：「中心物恺，兼爱无私，此仁义之情也。」老聃曰：「意，几乎后言！夫兼爱，不亦迂夫！无私焉，乃私也。夫子若欲使天下无失其牧乎？则天地固有常矣，日月固有明矣，星辰固有列矣，禽兽固有群矣，树木固有立矣。夫子亦放德而行，遁遁而趋，已至矣；又何偈偈乎揭仁义，若击鼓而求亡子焉？意，夫子乱人之性也！」

士成绮见老子而问曰：「吾闻夫子圣人也。吾固不辞远道而来愿见，百舍重趼而不敢息。今吾观子，非圣人也，鼠壤有余蔬而弃妹，不仁也！生熟不尽于前，而积敛无崖。」老子漠然不应。士成绮明日复见，曰：「昔者吾有刺于子，今吾心正郤矣，何故也？」老子曰：「夫巧知神圣之人，吾自以为脱焉。昔者子呼我牛也而谓之牛，呼我马也而谓之马。苟有其实，人与之名而弗受，再受其殃。吾服也恒服，吾非以服有服。」士成绮雁行避影，履行遂进而问：「修身若何？」老子曰：「而容崖然，而目冲然，而颡颡然，而口阒然，而状义然。似系马而止也。动而持，发也机，察而审，知巧而睹于泰，凡以为不信。边竟有人焉，其名为窃。」



老子曰：「夫道，于大不终，于小不遗，故万物备。广广乎其无不容也，渊渊乎其不可测也。形德仁义，神之末也，非至人孰能定之！夫至人有世，不亦大乎，而不足以为之累。天下奋柄而不与之偕；审乎无假而不与利迁，极物之真，能守其本。故外天地，遗万物，而神未尝有所困也。通乎道，合乎德，通仁义，宾礼乐，至人之心有所定矣！」

世之所贵道者，书也。书不过语，语有贵也。语之所贵者，意也，意有所随。意之所随者，不可以言传也，而世因贵言传书。世虽贵之哉，犹不足贵也，为其贵非其贵也。故视而可见者，形与色也；听而可闻者，名与声也。悲夫！世人以形色名声为足以得彼之情。夫形色名声，果不足以得彼之情，则知者不言，言者不知，而世岂识之哉！桓公读书于堂上，轮扁斲轮于堂下，释椎凿而上，问桓公曰：「敢问：「公之所读者，何言邪？」公曰：「圣人之言也。」曰：「圣人在乎？」公曰：「已死矣。」曰：「然则君之所读者，古人之糟魄已夫！」桓公曰：「寡人读书，轮人安得议乎！有说则可，无说则死！」轮扁曰：「臣也以臣之事观之。斲轮，徐则甘而不固，疾则苦而不入，不徐不疾，得之于手而应于心，口不能言，有数存焉于

其间。臣不能以喻臣之子，臣之子亦不能受之于臣，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轮。古之人与其不可传也死矣，然则君之所读者，古人之糟魄已夫！」

#### 卷五下 第十四 天运

「天其运乎？地其运乎？日月其争于所乎？孰主张是？孰维纲是？孰居无事推而行是？意者其有机缄而不得已邪？意者其运转而不能自止邪？云者为雨乎？雨者为云乎？孰隆施是？孰居无事淫乐而劝是？风起北方，一西一东，有上彷徨。孰嘘吸是？孰居无事而披拂是？敢问何故？」巫咸招口曰：「来！吾语女。天有六极五常，帝王顺之则治，逆之则凶。九洛之事，治成德备，监照下土，天下戴之，此谓上皇。」商大宰荡问仁于庄子。庄子曰：「虎狼，仁也。」曰：「何谓也？」庄子曰：「父子相亲，何为不仁！」曰：「请问至仁。」庄子曰：「至仁无亲。」大宰曰：「荡闻之，无亲则不爱，不爱则不孝。谓至仁不孝，可乎？」庄子曰：「不然，夫至仁尚矣，孝固不足以言之。此非过孝之言也，不及孝之言也。夫南行者至于郢，北面而不见冥山，是何也？则去之远也。故曰：以敬孝易，以爱孝难；以爱孝易，以忘亲难；忘亲易，使亲忘我难；使亲忘我易，兼忘天下难；兼忘天下易，使天下兼忘

我难。夫德遗尧、舜而不为也，利泽施于万世，天下莫知也，岂直大息而言仁孝乎哉！夫孝悌仁义，忠信贞廉，此皆自勉以役其德者也，不足多也。故曰：至贵，国爵并焉；至富，国财并焉；至愿，名誉并焉。是以道不渝。」

北门成问于黄帝曰：「帝张咸池之乐于洞庭之野，吾始闻之惧，复闻之怠，卒闻之而惑；荡荡默默，乃不自得。」帝曰：「汝殆其然哉！吾奏之以人，征之以天，行之以礼义，建之以大清。四时迭起，万物循生；一盛一衰，文武伦经；一清一浊，阴阳调和，流光其声；蛰虫始作，吾惊之以雷霆；其卒无尾，其始无首；一死一生，一偃一起；所常无穷，而一不可待。女故惧也。吾又奏之以阴阳之和，烛之以日月之明；其声能短能长，能柔能刚，变化齐一，不主故常；在谷满谷，在坑满坑；涂郟守神，以物为量。其声挥绰，其名高明。是故鬼神守其幽，日月星辰行其纪。吾止之于有穷，流之于无止。子欲虑之而不能知也，望之而不能见也，逐之而不能及也；傥然立于四虚之道，倚于槁梧而吟。目知穷乎所欲见，力屈乎所欲逐，吾既不及已夫！形充空虚，乃至委蛇。女委蛇，故怠。吾又奏之以无怠之声，调之以自然之命。故若混逐丛生，

林乐而无形，布挥而不曳，幽昏而无声。动于无方，居于窈冥；或谓之死，或谓之生；或谓之实，或谓之荣；行流散徙，不主常声。世疑之，稽于圣人。圣也者，达于情而遂于命也。天机不张而五官皆备。此之谓天乐，无言而心说。故有焱氏为之颂曰：『听之不闻其声，视之不见其形，充满天地，苞裹六极。』女欲听之而无接焉，而故惑也。乐也者，始于惧，惧故崇；吾又次之以怠，怠故遁；卒之于惑，惑故愚；愚故道，道可载而与之俱也。」

孔子西游于卫，颜渊问师金曰：「以夫子之行为奚如？」师金曰：「惜乎！而夫子其穷哉！」颜渊曰：「何也？」师金曰：「夫刍狗之未陈也，盛以篋衍，巾以文绣，尸祝斋戒以将之。及其已陈也，行者践其首脊，苏者取而爨之而已；将复取而盛以篋衍，巾以文绣，游居寝卧其下，彼不得梦，必且数眯焉。今而夫子亦取先王已陈刍狗，聚弟子游居寝卧其下。故伐树于宋，削迹于卫，穷于商周，是非其梦邪？围于陈蔡之间，七日不火食，死生相与邻，是非其眯邪？夫水行莫如用舟，而陆行莫如用车。以舟之可行于水也，而求推之于陆，则没世不行寻常。古今非水陆与？周鲁非舟车与？今蕲行周于鲁，是犹推舟于陆也！劳而无功，身

必有殃。彼未知夫无方之传，应物而不穷者也。且子独不见夫桔槔者乎？引之则俯，舍之则仰。彼，人之所引，非引人者也。故俯仰而不得罪于人。故夫三皇五帝之礼义法度，不矜于同而矜于治。故譬三皇五帝之礼义法度，其犹相梨橘柚邪！其味相反而皆可于口。故礼义法度者，应时而变者也。今取蜩狙而衣以周公之服，彼必齧啮挽裂，尽去而后慊。观古今之异，犹蜩狙之异乎周公也。故西施病心而矚其里，其里之丑人见之而美之，归亦捧心而矚其里。其里之富人见之，坚闭门而不出；贫人见之，挈妻子而去走。彼知矚美而不知矚之所以美。惜乎，而夫子其穷哉！」

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闻道，乃南之沛见老聃。老聃曰：「子来乎？吾闻子北方之贤者也，子亦得道乎？」孔子曰：「未得也。」老子曰：「子恶乎求之哉？」曰：「吾求之于度数，五年而未得也。」老子曰：「子又恶乎求之哉？」曰：「吾求之于阴阳，十有二年而未得也。」老子曰：「然，使道而可献，则人莫不献之于其君；使道而可进，则人莫不进之于其亲；使道而可以告人，则人莫不告其兄弟；使道而可以与人，则人莫不与其子孙。然而不可者，无它也，中无主而不止，外无正而不行。由中出者，不受于外，圣人不

出；由外入者，无主于中，圣人不隐。名，公器也，不可多取。仁义，先王之蘧庐也，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久处。觐而多责。古之至人，假道于仁，托宿于义，以游逍遥之墟，食于苟简之田，立于不贷之圃。逍遥，无为也；苟简，易养也；不贷，无出也。古者谓是采真之游。以富为是者，不能让禄；以显为是者，不能让名；亲权者，不能与人柄，操之则栗，舍之则悲，而一无所鉴，以窥其所不休者，是天之戮民也。怨、恩、取、与、谏、教、生杀八者，正之器也，唯循大变无所湮者为能用之。故曰：正者，正也。其心以为不然者，天门弗开矣。」

孔子见老聃而语仁义。老聃曰：「夫播糠眯目，则天地四方易位矣；蚊虻嚼肤，则通昔不寐矣。夫仁义憊然，乃愤吾心，乱莫大焉。吾子使天下无失其朴，吾子亦放风而动，总德而立矣！又奚杰然若负建鼓而求亡子者邪！夫鹄不日浴而白，乌不日黔而黑。黑白之朴，不足以为辩；名誉之观，不足以为广。泉涸，鱼相与处于陆，相响以湿，相濡以沫，不若相忘于江湖。」

孔子见老聃归，三日不谈。弟子问曰：「夫子见老聃，亦得将何规哉？」孔子曰：「吾乃今于是乎见龙！龙，

合而成体，散而成章，乘乎云气而养乎阴阳。予口张而不能嚼，予又何规老聃哉？」子贡曰：「然则人固有尸居而龙见，雷声而渊默，发动如天地者乎？赐亦可得而观乎？」遂以孔子声见老聃。老聃方将倨堂而应，微曰：「予年运而往矣，子将何以戒我乎？」子贡曰：「夫三皇五帝之治天下不同，其系声名一也。而先生独以为非圣人，如何哉？」老聃曰：「小子少进！子何以谓不同？」对曰：「尧授舜，舜授禹。禹用力而汤用兵，文王顺纣而不敢逆，武王逆纣而不肯顺，故曰不同。」老聃曰：「小子少进，余语女三皇五帝之治天下。黄帝之治天下，使民心一，民有其亲死不哭而民不非也。尧之治天下，使民心亲。民有为其亲杀其服而民不非也。舜之治天下，使民心竞。民孕妇十月生子，子生五月而能言，不至乎孩而始谁，则人始有天矣。禹之治天下，使民心变，人有心而兵有顺，杀盗非杀，人自为种而天下耳。是以天下大骇，儒墨皆起。其作始有伦，而今乎妇女，何言哉！余语汝，三皇五帝之治天下，名曰治之，而乱莫甚焉。三皇之知，上悖日月之明，下睽山川之精，中堕四时之施。其知僭于蚘蛭之尾，鲜规之兽，莫得安其性命之

情者，而犹自以为圣人，不可耻乎？其无耻也！」子贡蹴蹴然立不安。

孔子谓老聃曰：「丘治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、《易》、《春秋》六经，自以为久矣，孰知其故矣；以奸者七十二君，论先王之道而明周、召之迹，一君无所钩用。甚矣夫！人之难说也，道之难明邪？」老子曰：「幸矣，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！夫六经，先王之陈迹也，岂其所以迹哉！今子之所言，犹迹也。夫迹，履之所出，而迹岂履哉！夫白鵝之相视，眸子不运而风化；虫，雄鸣于上风，雌应于下风而化。类自为雌雄，故风化。性不可易，命不可变，时不可止，道不可壅。苟得于道，无自而不可；失焉者，无自而可。」孔子不出三月，复见，曰：「丘得之矣。乌鵲孺，鱼傅沫，细要者化，有弟而兄啼。久矣，夫丘不与化为人！不与化为人，安能化人。」老子曰：「可，丘得之矣！」

### 卷六上 第十五 刻意

刻意尚行，离世异俗，高论怨诽，为亢而已矣。此山谷之士，非世之人，枯槁赴渊者之所好也。语仁义忠信，恭俭推让，为修而已矣。此平世之士，教诲之人，游居学者之所好也。语大功，立大名，礼君臣，正上



下，为治而已矣。此朝廷之士，尊主强国之人，致功并兼者之所好也。就菽泽，处闲旷，钓鱼闲处，无为而已矣。此江海之士，避世之人，闲暇者之所好也。吹呴呼吸，吐故纳新，熊经鸟申，为寿而已矣。此道引之士，养形之人，彭祖寿考者之所好也。若夫不刻意而高，无仁义而修，无功名而治，无江海而闲，不道引而寿，无不忘也，无不有也。澹然无极而众美从之。此天地之道，圣人之德也。故曰：夫恬淡寂漠，虚无无为，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质也。故曰：圣人休休焉则平易矣。平易则恬淡矣。平易恬淡，则忧患不能入，邪气不能袭，故其德全而神不亏。故曰，圣人之生也天行，其死也物化。静而与阴同德，动而与阳同波。不为福先，不为祸始。感而后应，迫而后动，不得已而后起。去知与故，遁天之理。故无天灾，无物累，无人非，无鬼责。其生若浮，其死若休。不思虑，不豫谋。光矣而不耀，信矣而不期。其寝不梦，其觉无忧。其神纯粹，其魂不罢。虚无恬淡，乃合天德。故曰，悲乐者，德之邪；喜怒者，道之过；好恶者，德之失。故心不忧乐，德之至也；一而不变，静之至也；无所于忤，虚之至也；不与物交，淡之至也；无所于逆，粹之至也。故曰，形劳而不休则弊，精用

而不已则劳，劳则竭。水之性，不杂则清，莫动则平；郁闭而不流，亦不能清；天德之象也。故曰：纯粹而不杂，静一而不变，淡而无为，动而以天行，此养神之道也。夫有干越之剑者，柙而藏之，不敢用也，宝之至也。精神四达并流，无所不极，上际于天，下蟠于地，化育万物，不可为象，其名为同帝。纯素之道，唯神是守。守而勿失，与神为一。一之精通，合于天伦。野语有之曰：「众人重利，廉士重名，贤士尚志，圣人贵精。」故素也者，谓其无所与杂也；纯也者，谓其不亏其神也。能体纯素，谓之真人。

### 卷六上 第十六 缮性

缮性于俗，学以求复其初；滑欲于俗，思以求致其明；谓之蔽蒙之民。古之治道者，以恬养知。生而无以知为也，谓之以知养恬。知与恬交相养，而和理出其性。夫德，和也；道，理也。德无不容，仁也；道无不理，义也；义明而物亲，忠也；中纯实而反乎情，乐也；信行容体而顺乎文，礼也。礼乐遍行，则天下乱矣。彼正而蒙己德，德则不冒。冒则物必失其性也。古之人，在混芒之中，与一世而得澹漠焉。当是时也，阴阳和静，鬼神不扰，四时得节，万物不伤，群生不夭，人虽有知，无所用之，此之谓至一。当是时也，莫之

为而常自然。逮德下衰，及燧人、伏羲始为天下，是故顺而不一。德又下衰，及神农、黄帝始为天下，是故安而不顺。德又下衰，及唐、虞始为天下，兴治化之流，浇淳散朴，离道以善，险德以行，然后去性而从于心。心与心识知而不足以定天下，然后附之以文，益之以博。文灭质，博溺心，然后民始惑乱，无以反其性情而复其初。由是观之，世丧道矣，道丧世矣，世与道交相丧也。道之人何由兴乎世，世亦何由兴乎道哉！道无以兴乎世，世无以兴乎道，虽圣人不在山林之中，其德隐矣。隐，故不自隐。古之所谓隐士者，非伏其身而弗见也，非闭其言而不出也，非藏其知而不发也，时命大谬也。当时命而大行乎天下，则反一无迹；不当时命而大穷乎天下，则深根宁极而待：此存身之道也。古之存身者，不以辩饰知，不以知穷天下，不以知穷德，危然处其所而反其性已，又何为哉！道固不小行，德固不小识。小识伤德，小行伤道。故曰：正己而已矣。乐全之谓得志。古之所谓得志者，非轩冕之谓也，谓其无以益其乐而已矣。今之所谓得志者，轩冕之谓也。轩冕在身，非性命也，物之傥来，寄者也。寄之，其来不可圉，其去不可止。故不为轩冕肆志，不为穷约趋俗，其乐彼与此同，故无忧而已。

矣！今寄去则不乐。由是观之，虽乐，未尝不荒也。故曰：丧己于物，失性于俗者，谓之倒置之民。

### 卷六下 第十七 秋水

秋水时至，百川灌河。泾流之大，两涘渚崖之间，不辩牛马。于是焉河伯欣然自喜，以天下之美为尽在己。顺流而东行，至于北海，东面而视，不见水端。于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，望洋向若而叹曰：「野语有之曰：『闻道百，以为莫己若者。』我之谓也。且夫我尝闻少仲尼之闻，而轻伯夷之义者，始吾弗信。今我睹子之难穷也，吾非至于子之门则殆矣，吾长见笑于大方之家。」北海若曰：「井蛙不可以语于海者，拘于虚也；夏虫不可以语于冰者，笃于时也；曲士不可以语于道者，束于教也。今尔出于崖涘，观于大海，乃知尔丑，尔将可与语大理矣。天下之水，莫大于海，万川归之，不知何时止而不盈；尾闾泄之，不知何时已而不虚；春秋不变，水旱不知。此其过江河之流，不可为量数。而吾未尝以此自多者，自以比形于天地，而受气于阴阳，吾在于天地之间，犹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。方存乎见小，又奚以自多！计四海之在天地之间也，不似曩空之在大泽乎？计中国之在海内不似稊米之在太仓乎？号物之数谓之万，人处一焉；人卒九

州岛，谷食之所生，舟车之所通，人处一焉；此其比万物也，不似豪末之在于马体乎？五帝之所连，三王之所争，仁人之所忧，任士之所劳，尽此矣！伯夷辞之以为名，仲尼语之以为博。此其自多也，不似尔向之自多于水乎？」

河伯曰：「然则吾大天地而小豪末，可乎？」北海若曰：「否。夫物，量无穷，时无止，分无常，终始无故。是故大知观于远近，故小而不寡，大而不多：知量无穷。证向今故，故遥而不闷，掇而不跂，知时无止；察乎盈虚，故得而不喜，失而不忧，知分之无常也；明乎坦涂，故生而不说，死而不祸，知终始之不可故也。计人之所知，不若其所不知；其生之时，不若未生之时；以其至小，求穷其至大之域，是故迷乱而不能自得也。由此观之，又何以知毫末之足以定至细之倪，又何以知天地之足以穷至大之域！」

河伯曰：「世之议者皆曰：『至精无形，至大不可围。』是信情乎？」北海若曰：「夫自细视大者不尽，自大视细者不明。夫精，小之微也；郛，大之殷也：故异便。此势之有也。夫精粗者，期于有形者也；无形者，数之所不能分也；不可围者，数之所不能穷也。可以言论者，物之粗也；可以意致者，物之精也；言之所

不能论，意之所不能察致者，不期精粗焉。是故大人之行，不出乎害人，不多仁恩；动不为利，不贱门隶；货财弗争，不多辞让；事焉不借人，不多食乎力，不贱贪污；行殊乎俗，不多辟异；为在从众，不贱佞谄；世之爵禄不足以为劝，戮耻不足以为辱；知是非之不可为分，细大之不可为倪。闻曰：『道人不闻，至德不得，大人无己。』约分之至也。」

河伯曰：「若物之外，若物之内，恶至而倪贵贱？恶至而倪小大？」北海若曰：「以道观之，物无贵贱；以物观之，自贵而相贱；以俗观之，贵贱不在己。以差观之，因其所大而大之，则万物莫不大；因其所小而小之，则万物莫不小。知天地之为稊米也，知毫末之为丘山也，则差数睹矣。以功观之，因其所有而有之，则万物莫不有；因其所无而无之，则万物莫不无。知东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无，则功分定矣。以趣观之，因其所然而然之，则万物莫不然；因其所非而非之，则万物莫不非。知尧、桀之自然而相非，则趣操睹矣。昔者尧、舜让而帝，之、哿让而绝；汤、武争而王，白公争而灭。由此观之，争让之礼，尧、桀之行，贵贱有时，未可以为常也。梁丽可以冲城，而不可以窒穴，言殊器也；骐驎骅骝，一日而驰千里，捕鼠不如

狸狘，言殊技也；鸱鸢夜撮蚤，察毫末，昼出瞋目而不见丘山，言殊性也。故曰，盖师是而无非，师治而无乱乎？是未明天地之理，万物之情也。是犹师天而无地，师阴而无阳，其不可行明矣！然且语而不舍，非愚则诬也！帝王殊禅，三代殊继。差其时，逆其俗者，谓之篡夫；当其时，顺其俗者，谓之义之徒。默默乎河伯！女恶知贵贱之门，小大之家！」

河伯曰：「然则我何为乎？何不为乎？吾辞受趣舍，吾终奈何？」北海若曰：「以道观之，何贵何贱，是谓反衍；无拘而志，与道大蹇。何少何多，是谓谢施；无一而行，与道参差。严乎若国之有君，其无私德；繇繇乎若祭之有社，其无私福；泛泛乎其若四方之无穷，其无所畛域。兼怀万物，其孰承翼？是谓无方。万物一齐，孰短孰长？道无终始，物有死生，不恃其功。一虚一满，不位乎其形。年不可举，时不可止。消息盈虚，终则有始。是所以语大义之方，论万物之理也。物之生也，若骤若驰。无动而不变，无时而不移。何为乎，何不为乎？夫固将自化。」

河伯曰：「然则何贵于道邪？」北海若曰：「知道者必达于理，达于理者必明于权，明于权者不以物害己。至德者，火弗能热，水弗能溺，寒暑弗能害，禽兽弗

能贼。非谓其薄之也，言察乎安危，宁于祸福，谨于去就，莫之能害也。故曰，天在内，人在外，德在乎天。知天人之行，本乎天，位乎得；踣躅而屈伸，反要而语极。」曰：「何谓天？何谓人？」北海若曰：「牛马四足，是谓天；落马首，穿牛鼻，是谓人。故曰，无以人灭天，无以故灭命，无以得殉名。谨守而勿失，是谓反其真。」

夔怜蚘，蚘怜蛇，蛇怜风，风怜日，日怜心。夔谓蚘曰：「吾以一足(足今)踣而行，予无如矣。今子之使万足，独奈何？」蚘曰：「不然。子不见夫唾者乎？喷则大者如珠，小者如雾，杂而下者不可胜数也。今予动吾天机，而不知其所以然。」蚘谓蛇曰：「吾以众足行，而不及子之无足，何也？」蛇曰：「夫天机之所动，何可易邪？吾安用足哉！」蛇谓风曰：「予动吾脊肋而行，则有似也。今子蓬蓬然起于北海，蓬蓬然入于南海，而似无有，何也？」风曰：「然，予蓬蓬然起于北海而入于南海也，然而指我则胜我，(鱼酉)我亦胜我。虽然，夫折大木，蜚大屋者，唯我能也。故以众小不胜为大胜也。为大胜者，唯圣人能之。」孔子游于匡，宋人围之数匝，而弦歌不辍。子路入见，曰：「何夫子之娱也？」孔子曰：「来，吾语女。我



讳穷久矣，而不免，命也；求通久矣，而不得，时也。当尧、舜而天下无穷人，非知得也；当桀、纣而天下无通人，非知失也：时势适然。夫水行不避蛟龙者，渔父之勇也；陆行不避兕虎者，猎夫之勇也；白刃交于前，视死若生者，烈士之勇也；知穷之有命，知通之有时，临大难而不惧者，圣人之勇也。由处矣！吾命有所制矣！」无几何，将甲者进，辞曰：「以为阳虎也，故围之；今非也，请辞而退。」

公孙龙问于魏牟曰：「龙少学先王之道，长而明仁义之行；合同异，离坚白；然不然，可不可；困百家之知，穷众口之辩：吾自以为至达已。今吾闻庄子之言，茫然异之。不知论之不及与？知之弗若与？今吾无所开吾喙，敢问其方。」公子牟隐机大息，仰天而笑曰：「子独不闻夫埴井之蛙乎？谓东海之鳖曰：『吾乐与！吾跳梁乎井干之上，入休乎缺瓮之崖。赴水则接掖持颐，蹶泥则没足灭跗。还虬蟹与科斗，莫吾能若也。且夫擅一壑之水，而跨跼埴井之乐，此亦至矣。夫子奚不时来入观乎？』东海之鳖左足未入，而右膝已褻矣。于是逡巡而却，告之海曰：『夫千里之远，不足以举其大；千仞之高，不足以极其深。禹之时，十年九潦，而水弗为加益；汤之时，八年七旱，而崖不为

加损。夫不为顷久推移，不以多少进退者，此亦东海之大乐也。』于是埴井之蛙闻之，适适然惊，规规然自失也。且夫知不知是非之竟，而犹欲观于庄子之言，是犹使蚊负山，商蚺驰河也，必不胜任矣。且夫知不知论极妙之言，而自适一时之利者，是非埴井之蛙与？且彼方趾黄泉而登大皇，无南无北，奭然四解，沦于不测；无东无西，始于玄冥，反于大通。子乃规规然而求之以察，索之以辩，是直用管窥天，用锥指地也，不亦小乎？子往矣！且子独不闻夫寿陵余子之学于邯郸与？未得国能，又失其故行矣，直匍匐而归耳。今子不去，将忘子之故，失子之业。」公孙龙口喏而不合，舌举而不下，乃逸而走。

庄子钓于濮水。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，曰：「愿以境内累矣！」庄子持竿不顾，曰：「吾闻楚有神龟，死已三千岁矣。王巾笥而藏之庙堂之上。此龟者，宁其死为留骨而贵乎？宁其生而曳尾于涂中乎？」二大夫曰：「宁生而曳尾涂中。」庄子曰：「往矣！吾将曳尾于涂中。」

惠子相梁，庄子往见之。或谓惠子曰：「庄子来，欲代子相。」于是惠子恐，搜于国中三日三夜。庄子往见之，曰：「南方有鸟，其名鹓鶵，子知之乎？夫鹓鶵

鷓，发于南海而飞于北海，非梧桐不止，非练实不食，非醴泉不饮。于是鸱得腐鼠，鸕鷀过之，仰而视之曰：『吓！』今子欲以子之梁国而吓我邪？」

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。庄子曰：「儵鱼出游从容，是鱼之乐也。」惠子曰：「子非鱼，安知鱼之乐？」庄子曰：「子非我，安知我不知鱼之乐？」惠子曰：「我非子，固不知子矣；子固非鱼也，子之不知鱼之乐，全矣！」庄子曰：「请循其本。子曰『汝安知鱼乐』云者，既已知吾知之而问我。我知之濠上也。」

### 卷六下 第十八 至乐

天下有至乐无有哉？有可以活身者无有哉？今奚为奚据？奚避奚处？奚就奚去？奚乐奚恶？夫天下之所尊者，富贵寿善也；所乐者，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声也；所下者，贫贱夭恶也；所苦者，身不得安逸，口不得厚味，形不得美服，目不得好色，耳不得音声。若不得者，则大忧以惧，其为形也亦愚哉！夫富者，苦身疾作，多积财而不得尽用，其为形也亦外矣！夫贵者，夜以继日，思虑善否，其为形也亦疏矣！人之生也，与忧俱生。寿者惛惛，久忧不死，何之苦也！其为形也亦远矣！烈士为天下见善矣，未足以活身。吾未知善之诚善邪？诚不善邪？若以为善矣，不足活

身；以为不善矣，足以活人。故曰：「忠谏不听，蹲循勿争。」故夫子胥争之以残其形；不争，名亦不成。诚有善无有哉？今俗之所为与其所乐，吾又未知乐之果乐邪？果不乐邪？吾观夫俗之所乐举群趣者，誵誵然如将不得已，而皆曰乐者，吾未之乐也，亦未之不乐也。果有乐无有哉？吾以无为诚乐矣，又俗之所大苦也。故曰：「至乐无乐，至誉无誉。」天下是非果未可定也。虽然，无为可以定是非。至乐活身，唯无为几存。请尝试言之：天无为以之清，地无为以之宁。故两无为相合，万物皆化生。芒乎芴乎，而无从出乎！芴乎芒乎，而无有象乎！万物职职，皆从无为殖。故曰：「天地无为也而无不为也。」人也孰能得无为哉！

庄子妻死，惠子吊之，庄子则方箕踞鼓盆而歌。惠子曰：「与人居，长子老身，死不哭亦足矣，又鼓盆而歌，不亦甚乎！」庄子曰：「不然。是其始死也，我独何能无慨然！察其始而本无生；非徒无生也，而本无形；非徒无形也，而本无气。杂乎芒芴之间，变而有气，气变而有形，形变而有生。今又变而之死。是相与为春夏秋冬四时行也。人且偃然寝于巨室，而我嗷嗷然随而哭之，自以为不通乎命，故止也。」

支离叔与滑介叔观于冥伯之丘，昆仑之虚，黄帝之所休。俄而柳生其左肘，其意蹶蹶然恶之。支离叔曰：「子恶之乎？」滑介叔曰：「亡，予何恶！生者，假借也。假之而生者，尘垢也。死生为昼夜。且吾与子观化而化及我，我又何恶焉！」

庄子之楚，见空髑髅，髑髅有形。撒以马捶，因而问之，曰：「夫子贪生失理，而为此乎？将子有亡国之事、斧钺之诛，而为此乎？将子有不善之行，愧遗父母妻子之丑而为此乎？将子有冻馁之患，而为此乎？将子之春秋故及此乎？」于是语卒，援髑髅，枕而卧。夜半，髑髅见梦曰：「子之谈者似辩士，视子所言，皆生人之累也，死则无此矣。子欲闻死之说乎？」庄子曰：「然。」髑髅曰：「死，无君于上，无臣于下；亦无四时之事，从然以天地为春秋，虽南面王乐，不能过也。」庄子不信，曰：「吾使司命复生子形，为子骨肉肌肤，反子父母、妻子、闾里、知识，子欲之乎？」髑髅深矐蹙頞曰：「吾安能弃南面王乐而复为人间之劳乎！」

颜渊东之齐，孔子有忧色。子贡下席而问曰：「小子敢问，回东之齐，夫子有忧色，何邪？」孔子曰：「善哉女问！昔者管子有言，丘甚善之，曰：『褚小者不

可以怀大，纒短者不可以汲深。』夫若是者，以为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适也，夫不可损益。吾恐回与齐侯言尧、舜、黄帝之道，而重以燧人、神农之言。彼将内求于己而不得，不得则惑，人惑则死。且女独不闻邪？昔者海鸟止于鲁郊，鲁侯御而觞之于庙，奏九韶以为乐，具太牢以为膳。鸟乃眩视忧悲，不敢食一脔，不敢饮一杯，三日而死。此以己养养鸟也，非以鸟养养鸟也。夫以鸟养养鸟者，宜栖之深林，游之坛陆，浮之江湖，食之鳅鲋，随行列而止，委蛇而处。彼唯人言之恶闻，奚以夫譊譊为乎！咸池九韶之乐，张之洞庭之野，鸟闻之而飞，兽闻之而走，鱼闻之而下入，人卒闻之，相与还而观之。鱼处水而生，人处水而死。彼必相与异，其好恶故异也。故先圣不一其能，不同其事。名止于实，义设于适，是之谓条达而福持。」

列子行，食于道从，见百岁髑髅，撻蓬而指之曰：「唯予与女知而未尝死，未尝生也。若果养乎？予果欢乎？」

种有机？得水则为继，得水土之际则为蛙蟻之衣，生于陵屯则为陵舄，陵舄得郁栖则为乌足，乌足之根为蜥螬，其叶为胡蝶。胡蝶胥也化而为虫，生于灶下，其状若脱，其名为鸲掇。鸲掇干日为鸟，其名为干余骨。干余骨之沫为斯弥，斯弥为食醯。颐辂生乎食醯，

黄輓生乎九猷，瞽芮生乎腐蠶。羊奚比乎不(上笋下子)，久竹生青宁，青宁生程，程生马，马生人，人又反入于机。万物皆出于机，皆入于机。」

### 卷七上 第十九 达生

达生之情者，不务生之所无以为；达命之情者，不务知之所无奈何。养形必先之以物，物有余而形不养者有之矣；有生必先无离形，形不离而身亡者有之矣。生之来不能却，其去不能止。悲夫！世之人以为养形足以存生；而养形果不足以存生，则世奚足为哉！虽不足为而不可不为者，其为不免矣！夫欲免为形者，莫如弃世。弃世则无累，无累则正平，正平则与彼更生，更生则几矣！事奚足弃而生奚足遗？弃事则形不劳，遗生则精不亏。夫形全精复，与天为一。天地者，万物之父母也。合则成体，散则成始。形精不亏，是谓能移。精而又精，反以相天。

子列子问关尹曰：「至人潜行不窒，蹈火不热，行乎万物之上而不栗。请问何以至于此？」关尹曰：「是纯气之守也，非知巧果敢之列。居，予语女！凡有貌象声色者，皆物也，物与物何以相远？夫奚足以至于先？是色而已。则物之造乎不形，而止乎无所化。夫得是而穷之者，物焉得而止焉！彼将处乎不淫之度，

而藏乎无端之纪，游乎万物之所终始。壹其性，养其气，合其德，以通乎物之所造。夫若是者，其天守全，其神无郤，物奚自入焉！夫醉者之坠车，虽疾不死。骨节与人同而犯害与人异，其神全也。乘亦不知也，坠亦不知也，死生惊惧不入乎其胸中，是故選(è)物而不惧。彼得全于酒而犹若是，而况全于天乎？圣人藏于天，故莫之能伤也。复讎者，不折镆干；虽有忮心者，不怨飘瓦，是以天下平均。故无攻战之乱，无杀戮之刑者，由此道也。不开人之天，而开天之天。开天者德生，开人者贼生。不厌其天，不忽于人，民几乎以其真。」

仲尼适楚，出于林中，见佝偻者承蜩，犹掇之也。仲尼曰：「子巧乎，有道邪？」曰：「我有道也。五六月累丸二而不坠，则失者锱铢；累三而不坠，则失者十一；累五而不坠，犹掇之也。吾处身也，若厥株拘；吾执臂也，若槁木之枝。虽天地之大，万物之多，而唯蜩翼之知。吾不反不侧，不以万物易蜩之翼，何为而不得！」孔子顾谓弟子曰：「用志不分，乃凝于神。其佝偻丈人之谓乎！」

颜渊问仲尼曰：「吾尝济乎觞深之渊，津人操舟若神。吾问焉，曰：『操舟可学邪？』曰：『可。善游者数



能。若乃夫没人，则未尝见舟而便操之也。」吾问焉而不吾告，敢问何谓也？」仲尼曰：「善游者数能，忘水也。若乃夫没人之未尝见舟而便操之也，彼视渊若陵，视舟之覆，犹其车却也。覆却万方陈乎前而不得入其舍，恶往而不暇！以瓦注者巧，以钩注者惮，以黄金注者殚。其巧一也，而有所矜，则重外也。凡外重者内拙。」

田开之见周威公，威公曰：「吾闻祝肾学生，吾子与祝肾游，亦何闻焉？」田开之曰：「开之操拔簪以侍门庭，亦何闻于夫子！」威公曰：「田子无让，寡人愿闻之。」开之曰：「闻之夫子曰：『善养生者，若牧羊然，视其后者而鞭之。』」威公曰：「何谓也？」田开之曰：「鲁有单豹者，岩居而水饮，不与民共利，行年七十而犹有婴儿之色，不幸遇饿虎，饿虎杀而食之。有张毅者，高门县薄，无不走也，行年四十而有内热之病以死。豹养其内而虎食其外，毅养其外而病攻其内。此二子者，皆不鞭其后者也。」仲尼曰：「无入而藏，无出而阳，柴立其中央。三者若得，其名必极。夫畏涂者，十杀一人，则父子兄弟相戒也，必盛卒徒而后敢出焉，不亦知乎！人之所取畏者，衽席之上，饮食之间，而不知为之戒者，过也！」

祝宗人玄端以临牢筴桺，说彘曰：「汝奚恶死！吾将三月豢汝，十日戒，三日齐，藉白茅，加汝肩尻乎雕俎之上，则汝为之乎？」为彘谋，曰：「不如食以糠糟而错之牢筴之中。」自为谋，则苟生有轩冕之尊，死得于豚楯之上，聚倮之中则为之。为彘谋则去之，自为谋则取之，所异彘者何也！

桓公田于泽，管仲御，见鬼焉。公抚管仲之手曰：「仲父何见？」对曰：「臣无所见。」公反，谗诒为病，数日不出。齐士有皇子告敖者，曰：「公则自伤，鬼恶能伤公！夫忿滯之气，散而不反，则为不足；上而不下，则使人善怒；下而不上，则使人善忘；不上不下，中身当心，则为病。」桓公曰：「然则有鬼乎？」曰：「有。沈有履。灶有髻。户内之烦壤，雷霆处之；东北方之下者，倍阿鲑蠹跃之；西北方之下者，则泆阳处之。水有罔象，丘有峿，山有夔，野有彷徨，泽有委蛇。」公曰：「请问委蛇之状何如？」皇子曰：「委蛇，其大如毂，其长如辕，紫衣而朱冠。其为物也，恶闻雷车之声，则捧其首而立。见之者殆乎霸。」桓公鞞然而笑曰：「此寡人之所见者也。」于是正衣冠与之坐，不终日而不知病之去也。

纪渚(shěng)子为王养斗鸡。十日而问：「鸡已乎？」曰：「未也，方虚憍而恃气。」十日又问，曰：「未也，犹应向景。」十日又问，曰：「未也，犹疾视而盛气。」十日又问，曰：「几矣，鸡虽有鸣者，已无变矣，望之似木鸡矣，其德全矣。异鸡无敢应者，反走矣。」

孔子观于吕梁，县水三十仞，流沫四十里，鼃鼃(yuán tuó)鱼鼃之所不能游也。见一丈夫游之，以为有苦而欲死也。使弟子并流而拯之。数百步而出，被发行歌而游于塘下。孔子从而问焉，曰：「吾以子为鬼，察子则人也。请问：蹈水有道乎？」曰：「亡，吾无道。吾始乎故，长乎性，成乎命。与齐俱入，与汨偕出，从水之道而不为私焉。此吾所以蹈之也。」孔子曰：「何谓始乎故，长乎性，成乎命？」曰：「吾生于陵而安于陵，故也；长于水而安于水，性也；不知吾所以然而然，命也。」

梓庆削木为鐻(jù)，鐻成，见者惊犹鬼神。鲁侯见而问焉，曰：「子何术以为焉？」对曰：「臣工人，何术之有！虽然，有一焉。臣将为鐻，未尝敢以耗气也，必齐以静心。齐三日，而不敢怀庆赏爵禄；齐五日，不敢怀非誉巧拙；齐七日，辄然忘吾有四肢形体也。」

当是时也，无公朝。其巧专而外骨消，然后入山林，观天性；形躯至矣，然后成见鑿，然后加手焉；不然则已。则以天合天，器之所以疑神者，其是与！」

东野稷以御见庄公，进退中绳，左右旋中规。庄公以为文弗过也。使之钩百而反。颜阖遇之，入见曰：「稷之马将败。」公密而不应。少焉，果败而反。公曰：「子何以知之？」曰：「其马力竭矣，而犹求焉，故曰败。」

工倕(chuí)旋而盖规矩，指与物化而不以心稽，故其灵台一而不桎。忘足，履之适也；忘要，带之适也；知忘是非，心之适也；不内变，不外从，事会之适也；始乎适而未尝不适者，忘适之适也。

有孙休者，踵门而诧子扁庆子曰：「休居乡不见谓不修，临难不见谓不勇。然而田原不遇岁，事君不遇世，宾于乡里，逐于州部，则胡罪乎天哉？休恶遇此命也？」扁子曰：「子独不闻夫至人之自行邪？忘其肝胆，遗其耳目，茫然彷徨乎尘垢之外，逍遥乎无事之业，是谓为而不恃，长而不宰。今汝饰知以惊愚，修身以明污，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也。汝得全而形躯，具而九窍，无中道夭于聋盲跛蹇而比于人数，亦幸矣，又何暇乎天之怨哉！子往矣！」孙子出，扁子入。坐有间，

仰天而叹。弟子问曰：「先生何为叹乎？」扁子曰：「向者休来，吾告之以至人之德，吾恐其惊而遂至于惑也。」弟子曰：「不然。孙子之所言是邪？先生之所言非邪？非固不能惑是。孙子所言非邪？先生所言是邪？彼固惑而来矣，又奚罪焉！」扁子曰：「不然。昔者有鸟止于鲁郊，鲁君说之，为具太牢以飨之，奏九韶以乐之。鸟乃始忧悲眩视，不敢饮食。此之谓以己养养鸟也。若夫以鸟养养鸟者，宜栖之深林，浮之江湖，食之以委蛇，则平陆而已矣。今休，款启寡闻之民也，吾告以至人之德，譬之若载驪以车马，乐鸕以钟鼓也，彼又恶能无惊乎哉！」

### 卷七上 第二十 山木

庄子行于山中，见大木，枝叶盛茂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。问其故，曰：「无所可用。」庄子曰：「此木以不材得终其天年。」夫子出于山，舍于故人之家。故人喜，命竖子杀雁而烹之。竖子请曰：「其一能鸣，其一不能鸣，请奚杀？」主人曰：「杀不能鸣者。」明日，弟子问于庄子曰：「昨日山中之木，以不材得终其天年；今主人之雁，以不材死。先生将何处？」庄子笑曰：「周将处夫材与不材之间。材与不材之间，似之而非也，故未免乎累。若夫乘道德而浮游则不然。」

无誉无訾，一龙一蛇，与时俱化，而无肯专为；一上一下，以和为量，浮游乎万物之祖；物物而不物于物，则胡可得而累邪！此神农、黄帝之法也。若夫万物之情，人伦之传，则不然。合则离，成则毁；廉则挫，尊则议，有为则亏，贤则谋，不肖则欺。胡可得而必乎哉！悲夫，弟子志之，其唯道德之乡乎！」

市南宜僚见鲁侯，鲁侯有忧色。市南子曰：「君有忧色，何也？」鲁侯曰：「吾学先王之道，修先君之业；吾敬鬼尊贤，亲而行之，无须臾离居。然不免于患，吾是以忧。」市南子曰：「君之除患之术浅矣！夫丰狐文豹，栖于山林，伏于岩穴，静也；夜行昼居，戒也；虽饥渴隐约，犹且胥疏于江湖之上而求食焉，定也；然且不免于罔罗机辟之患，是何罪之有哉？其皮为之灾也。今鲁国独非君之皮邪？吾愿君剖形去皮，洒心去欲，而游于无人之野。南越有邑焉，名为建德之国。其民愚而朴，少私而寡欲；知作而不知藏，与而不求其报；不知义之所适，不知礼之所将。猖狂妄行，乃蹈乎大方。其生可乐，其死可葬。吾愿君去国捐俗，与道相辅而行。」君曰：「彼其道远而险，又有江山，我无舟车，奈何？」市南子曰：「君无形倨，无留居，以为君车。」君曰：「彼其道幽远而无人，

吾谁与为邻？吾无粮，我无食，安得而至焉？」市南子曰：「少君之费，寡君之欲，虽无粮而乃足。君其涉于江而浮于海，望之而不见其崖，愈往而不知其所穷。送君者皆自崖而反。君自此远矣！故有人者累，见有于人者忧。故尧非有人，非见有于人也。吾愿去君之累，除君之忧，而独与道游于大莫之国。方舟而济于河，有虚船来触舟，虽有憐心之人不怒；有一人在其上，则呼张歛之；一呼而不闻，再呼而不闻，于是三呼邪，则必以恶声随之。向也不怒而今也怒，向也虚而今也实。人能虚己以游世，其孰能害之！」

北宫奢为卫灵公赋斂以为钟，为坛乎郭门之外。三月而成上下之县。王子庆忌见而问焉，曰：「子何术之设？」奢曰：「一之间，无敢设也。奢闻之：『既雕既琢，复归于朴。』侗乎其无识，傥乎其怠疑；萃乎芒乎，其送往而迎来；来者勿禁，往者勿止；从其强梁，随其曲傅，因其自穷。故朝夕赋斂而毫毛不挫，而况有大涂者乎！」

孔子围于陈蔡之间，七日不火食。大公任往吊之，曰：「子几死乎？」曰：「然。」「子恶死乎？」曰：「然。」任曰：「予尝言不死之道。东海有鸟焉，名曰意怠。其为鸟也，翯翯矻矻，而似无能；引援而飞，迫胁而

栖；进不敢为前，退不敢为后；食不敢先尝，必取其绪。是故其行列不斥，而外人卒不得害，是以免于患。直木先伐，甘井先竭。子其意者饰知以惊愚，修身以明污，昭昭乎如揭日月而行，故不免也。昔吾闻之大成之人曰：『自伐者无功，功成者堕，名成者亏。』孰能去功与名而还与众人！道流而不明，居得行而不名处；纯纯常常，乃比于狂；削迹捐势，不为功名。是故无责于人，人亦无责焉。至人不闻，子何喜哉！」孔子曰：「善哉！」辞其交游，去其弟子，逃于大泽，衣裘褐，食杼粟，入兽不乱群，入鸟不乱行。鸟兽不恶，而况人乎！

孔子问子桑雎曰：「吾再逐于鲁，伐树于宋，削迹于卫，穷于商周，围于陈蔡之间。吾犯此数患，亲交益疏，徙友益散，何与？」子桑雎曰：「子独不闻假人之亡与？林回弃千金之璧，负赤子而趋。或曰：『为其布与？赤子之布寡矣；为其累与？赤子之累多矣；弃千金之璧，负赤子而趋，何也？』林回曰：『彼以利合，此以天属也。』夫以利合者，迫穷祸患害相弃也；以天属者，迫穷祸患害相收也。夫相收之与相弃亦远矣，且君子之交淡若水，小人之交甘若醴。君子淡以亲，小人甘以绝，彼无故以合者，则无故以离。」



孔子曰：「敬闻命矣！」徐行翔佯而归，绝学捐书，弟子无挹于前，其爱益加进。异日，桑雩又曰：「舜之将死，真冷禹曰：『汝戒之哉！形莫若缘，情莫若率。缘则不离，率则不劳。不离不劳，则不求文以待形；不求文以待形；固不待物。』」

庄子衣大布而补之，正屦系履而过魏王。魏王曰：「何先生之惫邪？」庄子曰：「贫也，非惫也。士有道德不能行，惫也；衣弊履穿，贫也，非惫也，此所谓非遭时也。王独不见夫腾猿乎？其得楠梓豫章也，揽蔓其枝而王长其间，虽羿、蓬蒙不能眇睨也。及其得柘棘枳枸之间也，危行侧视，振动悼栗，此筋骨非有加急而不柔也，处势不便，未足以逞其能也。今处昏上乱相之间，而欲无惫，奚可得邪？此比干之见剖心征也夫！」

孔子穷于陈蔡之间，七日不火食。左据槁木，右击槁枝，而歌焱氏之风，有其具而无其数，有其声而无宫角。木声与人声，犁然有当于人心。颜回端拱还目而窥之。仲尼恐其广己而造大也，爱己而造哀也，曰：「回，无受天损易，无受人益难。无始而非卒也，人与天一也。夫今之歌者其谁乎！」回曰：「敢问无受天损易。」仲尼曰：「饥渴寒暑，穷桎不行，天地之

行也，运物之泄也，言与之偕逝之谓也。为人臣者，不敢去之。执臣之道犹若是，而况乎所以待天乎？」

「何谓无受人益难？」仲尼曰：「始用四达，爵禄并至而不穷。物之所利，乃非己也，吾命有在外者也。君子不为盗，贤人不为窃，吾若取之，何哉？故曰：鸟莫知于鸛鷖，目之所不宜处，不给视，虽落其实，弃之而走。其畏人也，而袭诸人间。社稷存焉尔！」

「何谓无始而非卒？」仲尼曰：「化其万物而不知其禅之者，焉知其所终？焉知其所始？正而待之而已耳。」

「何谓人与天一邪？」仲尼曰：「有人，天也；有天，亦天也。人之不能有天，性也。圣人晏然体逝而终矣！」

庄周游于雕陵之樊，睹一异鹊自南方来者。翼广七尺，目大运寸，感周之颡，而集于栗林。庄周曰：「此何鸟哉！翼殷不逝，目大不睹。」蹇裳躩步，执弹而留之。睹一蝉，方得美荫而忘其身。螳螂执翳而搏之，见得而忘形；异鹊从而利之，见利而忘其真。庄周怵然曰：「噫！物固相累，二类相召也。」捐弹而反走，虞人逐而淬之。庄周反入，三日不庭。蔣且从而问之，「夫子何为顷间甚不庭乎？」庄周曰：「吾守形而忘身，观于浊水而迷于清渊。且吾闻诸夫子曰：『入其

俗，从其俗。』今吾游于雕陵而忘吾身，异鹊感吾颡，游于栗林而忘真。栗林虞人以吾为戮，吾所以不庭也。」

阳子之宋，宿于逆旅。逆旅人有妾二人，其一人美，其一人恶。恶者贵而美者贱。阳子问其故，逆旅小子对曰：「其美者自美，吾不知其美也；其恶者自恶，吾不知其恶也。」阳子曰：「弟子记之：行贤而去自贤之行，安往而不爱哉！」

#### 卷七下 第二十一 田子方

田子方侍坐于魏文侯，数称溪工。文侯曰：「溪工，子之师邪？」子方曰：「非也，无择之里人也。称道数当，故无择称之。」文侯曰：「然则子无师邪？」子方曰：「有。」曰：「子之师谁邪？」子方曰：「东郭顺子。」文侯曰：「然则夫子何故未尝称之？」子方曰：「其为人也真。人貌而天虚，缘而葆真，清而容物。物无道，正容以悟之，使人之意也消。无择何足以称之！」子方出，文侯恍然，终日不言。召前立臣而语之曰：「远矣，全德之君子！始吾以圣知之言、仁义之行为至矣。吾闻子方之师，吾形解而不欲动，口钳而不欲言。吾所学者，直土埂耳！夫魏真为我累耳！」

温伯雪子适齐，舍于鲁。鲁人有请见之者，温伯雪子曰：「不可。吾闻中国之君子，明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。吾不欲见也。」至于齐，反舍于鲁，是人也又请见。温伯雪子曰：「往也蕲见我，今也又蕲见我，是必有以振我也。」出而见客，入而叹。明日见客，又入而叹。其仆曰：「每见之客也，必入而叹，何耶？」曰：「吾固告子矣：『中国之民，明乎礼义而陋乎知人心。』昔之见我者，进退一成规、一成矩，从容一若龙、一若虎。其谏我也似子，其道我也似父，是以叹也。」仲尼见之而不言。子路曰：「吾子欲见温伯雪子久矣。见之而不言，何邪？」仲尼曰：「若夫人者，目击而道存矣，亦不可以容声矣！」

颜渊问于仲尼曰：「夫子步亦步，夫子趋亦趋，夫子驰亦驰，夫子奔逸绝尘，而回瞠若乎后矣！」夫子曰：「回，何谓邪？」曰：「夫子步，亦步也；夫子言，亦言也；夫子趋，亦趋也，夫子辩，亦辩也；夫子驰，亦驰也，夫子言道，回亦言道也；及奔逸绝尘而回瞠若乎后者，夫子不言而信，不比而周，无器而民滔乎前，而不知所以然而已矣。」仲尼曰：「恶！可不察与；夫哀莫大于心死，而人死亦次之。日出东方而入于西极，万物莫不比方，有目有趾者，待是而后成功。

是出则存，是入则亡。万物亦然，有待也而死，有待也而生。吾一受其成形，而不化以待尽。效物而动，日夜无隙，而不知其所终；熏然其成形，知命不能规乎其前。丘以是日徂。吾终身与女交一臂而失之，可不哀与？女殆着乎吾所以着也。彼已尽矣，而女求之以为有，是求马于唐肆也。吾服女也甚忘，女服吾也甚忘。虽然，女奚患焉！虽忘乎故吾，吾有不忘者存。」

孔子见老聃，老聃新沐，方将被发而干，蜚然似非人。孔子便而待之。少焉见，曰：「丘也眩与？其信然与？向者先生形体掘若槁木，似遗物离人而立于独也。」老聃曰：「吾游心于物之初。」孔子曰：「何谓邪？」曰：「心困焉而不能知，口辟焉而不能言。尝为女议乎其将。至阴肃肃，至阳赫赫。肃肃出乎天，赫赫发乎地。两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，或为之纪而莫见其形。消息满虚，一晦一明，日改月化，日有所为，而莫见其功。生有所乎萌，死有所乎归，始终相反乎无端，而莫知其所穷。非是也，且孰为之宗！」孔子曰：「请问游是。」老聃曰：「夫得是，至美至乐也。得至美而游乎至乐，谓之至人。」孔子曰：「愿闻其方。」曰：「草食之兽，不疾易藪；水生之虫，不疾易水。

行小变而不失其大常也，喜怒哀乐不入于胸次。夫天下也者，万物之所一也。得其所一而同焉，则四支百体将为尘垢，而死生终始将为昼夜，而莫之能滑，而况得丧祸福之所介乎！弃隶者若弃泥涂，知身贵于隶也。贵在于我而不失于变。且万化而未始有极也，夫孰足以患心！已为道者解乎此。」孔子曰：「夫子德配天地，而犹假至言以修心。古之君子，孰能脱焉！」老聃曰：「不然。夫水之于沟也，无为而才自然矣。至人之于德也，不修而物不能离焉。若天之自高，地之自厚，日月之自明，夫何修焉！」孔子出，以告颜回曰：「丘之于道也，其犹酰鸡与！微夫子之发吾覆也，吾不知天地之大全也。」

庄子见鲁哀公。哀公曰：「鲁多儒士，少为先生方者。」庄子曰：「鲁少儒。」哀公曰：「举鲁国而儒服，何谓少乎？」庄子曰：「周闻之，儒者冠圜冠者，知天时；履句屨者，知地形；缓佩玦者，事至而断。君子有其道者，未必为其服也；为其服者，未必知其道也。公固以为不然，何不号于国中曰：『无此道而为此服者，其罪死！』」于是哀公号之五日，而鲁国无敢儒服者。独有一丈夫，儒服而立乎公门。公即召而问以

国事，千转万变而不穷。庄子曰：「以鲁国而儒者一人耳，可谓多乎？」

百里奚爵禄不入于心，故饭牛而牛肥，使秦穆公忘其贱，与之政也。有虞氏死生不入于心，故足以动人。宋元君将画图，众史皆至，受揖而立，舐笔和墨，在外者半。有一史后至者，僮僮然不趋，受揖不立，因之舍。公使人视之，则解衣般礴羸。君曰：「可矣，是真画者也。」

文王观于臧，见一丈夫钓，而其钓莫钓。非持其钓有钓者也，常钓也。文王欲举而授之政，而恐大臣父兄之弗安也；欲终而释之，而不忍百姓之无天也。于是旦而属之大夫曰：「昔者寡人梦见良人，黑色而髯，乘驳马而偏朱蹄，号曰：『寓而政于臧丈人，庶几乎民有瘳乎！』」诸大夫蹴然曰：「先君王也。」文王曰：「然则卜之。」诸大夫曰：「先君之命，王其无它，又何卜焉。」遂迎臧丈人而授之政。典法无更，偏令无出。三年，文王观于国，则列士坏植散群，长官者不成德，黜斛不敢入于四竟。列士坏植散群，则尚同也；长官者不成德，则同务也，黜斛不敢入于四竟，则诸侯无二心也。文王于是焉以为大师，北面而问曰：「政可以及天下乎？」臧丈人昧然而不应，泛然而辞，

朝令而夜遁，终身无闻。颜渊问于仲尼曰：「文王其犹未邪？又何以梦为乎？」仲尼曰：「默，汝无言！夫文王尽之也，而又何论刺焉！彼直以循斯须也。」列御寇为伯昏无人射，引之盈贯，措杯水其肘上，发之，适矢复沓，方矢复寓。当是时，犹象人也。伯昏无人曰：「是射之射，非不射之射也。尝与汝登高山，履危石，临百仞之渊，若能射乎？」于是无人遂登高山，履危石，临百仞之渊，背逡巡，足二分垂在外，揖御寇而进之。御寇伏地，汗流至踵。伯昏无人曰：「夫至人者，上窥青天，下潜黄泉，挥斥八极，神气不变。今汝怵然有恂目之志，尔于中也殆矣夫！」肩吾问于孙叔敖曰：「子三为令尹而不荣华，三去之而无忧色。吾始也疑子，今视子之鼻间栩栩然，子之用心独奈何？」孙叔敖曰：「吾何以过人哉！吾以其来不可却也，其去不可止也。吾以为得失之非我也，而无忧色而已矣。我何以过人哉！且不知其在彼乎？其在我乎？其在彼邪？亡乎我；在我邪？亡乎彼。方将踌躇，方将四顾，何暇至于人贵人贱哉！」仲尼闻之曰：「古之真人，知者不得说，美人不得滥，盗人不得劫，伏戏、黄帝不得友。死生亦大矣，而无变乎己，况爵禄乎！若然者，其神经乎大山而无介，入乎



渊泉而不濡，处卑细而不惫，充满天地，既以与人，己愈有。」

楚王与凡君坐，少焉，楚王左右曰「凡亡」者三。凡君曰：「凡之亡也，不足以丧吾存。夫凡之亡不足以丧吾存，则楚之存不足以存存。由是观之，则凡未始亡而楚未始存也。」

### 卷七下 第二十二 知北游

知北游于玄水之上，登隐弇之丘，而适遭无为谓焉。知谓无为谓曰：「予欲有问乎若：何思何虑则知道？何处何服则安道？何从何道则得道？」三问而无为谓不答也。非不答，不知答也。知不得问，反于白水之南，登狐阝之上，而睹狂屈焉

。知以之言也问乎狂屈。狂屈曰：「唉！予知之，将语若。」中欲言而忘其所欲言。知不得问，反于帝宫，见黄帝而问焉。黄帝曰：「无思无虑始知道，无处无服始安道，无从无道始得道。」知问黄帝曰：「我与若知之，彼与彼不知也，其孰是邪？」黄帝曰：「彼无为谓真是也，狂屈似之；我与汝终不近也。夫知者不言，言者不知，故圣人行不言之教。道不可致，德不可至。仁可为也，义可亏也，礼相伪也。故曰：『失道而后德，失德而后仁，失仁而后义，失义而后礼。」

礼者，道之华而乱之首也。』故曰：『为道者日损，损之又损之，以至于无为。无为而无不为也。』今已为物也，欲复归根，不亦难乎！其易也，其唯大人乎！生也死之徙，死也生之始，孰知其纪！人之生，气之聚也。聚则为生，散则为死。若死生为徙，吾又何患！故万物一也。是其所美者为神奇，其所恶者为臭腐。臭腐复化为神奇，神奇复化为臭腐。故曰：『通天下一气耳。』圣人故贵一。」知谓黄帝曰：「吾问无为谓，无为谓不应我，非不应我，不知应我也；吾问狂屈，狂屈中欲告我而不我告，非不我告，中欲告而忘之也。今予问乎若，若知之，奚故不近？」黄帝曰：「彼其真是也，以其不知也；此其似之也，以其忘之也；予与若终不近也，以其知之也。」狂屈闻之，以黄帝为知言。

天地有大美而不言，四时有明法而不议，万物有成理而不说。圣人者，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。是故至人无为，大圣不作，观于天地之谓也。今彼神明至精，与彼百化，物已死生方圆，莫知其根也。扁然而万物自古以固存。六合为巨，未离其内；秋豪为小，待之成体；天下莫不沉浮，终身不故；阴阳四时运行，各

得其序；惛然若亡而存；油然不形而神；万物畜而不知。此之谓本根，可以观于天矣！

啮缺问道乎被衣，被衣曰：「若正汝形，一汝视，天和将至；摄汝知，一汝度，神将来舍。德将为汝美，道将为汝居。汝瞳焉如新生之犊而无求其故。」言未卒，啮缺睡寐。被衣大说，行歌而去之，曰：「形若槁骸，心若死灰，真其实知，不以故自持。媒媒晦晦，无心而不可与谋。彼何人哉！」

舜问乎丞：「道可得而有乎？」曰：「汝身非汝有也，汝何得有夫道！」舜曰：「吾身非吾有也，孰有之哉？」曰：「是天地之委形也；生非汝有，是天地之委和也；性命非汝有，是天地之委顺也；子孙非汝有，是天地之委蜕也。故行不知所往，处不知所持，食不知所味。天地之强阳气也，又胡可得而有邪！」

孔子问于老聃曰：「今日晏闲，敢问至道。」老聃曰：「汝齐戒 疏(上廿下瀹)而心 澡雪而精神 掇击而知！夫道，窅然难言哉！将为汝言其崖略。夫昭昭生于冥冥，有伦生于无形，精神生于道，形本生于精，而万物以形相生。故九窍者胎生，八窍者卵生。其来无迹，其往无崖，无门无房，四达之皇皇也。邀于此者，四肢强，思虑恂达，耳目聪明。其用心不劳，其应物无

方，天不得不高，地不得不广，日月不得不行，万物不得不昌，此其道与！且夫博之不必知，辩之不必慧，圣人以断之矣！若夫益之而不加益，损之而不加损者，圣人之所保也。渊渊乎其若海，魏魏乎其终则复始也。运量万物而不匮。则君子之道，彼其外与！万物皆往资焉而不匮。此其道与！中国有人焉，非阴非阳，处于天地之间，直且为人，将反于宗。自本观之，生者，暗醜物也。虽有寿夭，相去几何？须臾之说也，奚足以尧、桀之是非！果蓏有理，人伦虽难，所以相齿。圣人遭之而不违，过之而不守。调而应之，德也；偶而应之，道也。帝之所兴，王之所起也。人生天地之间，若白驹之过郟，忽然而已。注然勃然，莫不出焉；油然漻然，莫不入焉。已化而生，又化而死。生物哀之，人类悲之。解其天弮，堕其天(上矢下衣)。纷乎宛乎，魂魄将往，乃身从之。乃大归乎！不形之形，形之不形，是人之所同知也，非将至之所务也，此众人之所同论也。彼至则不论，论则不至。明见无值，辩不若默；道不可闻，闻不若塞：此之谓大得。」

东郭子问于庄子曰：「所谓道，恶乎在？」庄子曰：「无所不在。」东郭子曰：「期而后可。」庄子曰：「在蝼蚁。」曰：「何其下邪？」曰：「在稊稗。」

曰：「何其愈下邪？」曰：「在瓦甃。」曰：「何其愈甚邪？」曰：「在屎溺。」东郭子不应。庄子曰：「夫子之问也，固不及质。正、获之问于监市履豨也，每下愈况。汝唯莫必，无乎逃物。至道若是，大言亦然。周遍咸三者，异名同实，其指一也。尝相与游乎无有之宫，同合而论，无所终穷乎！尝相与无为乎！澹而静乎！漠而清乎！调而闲乎！寥已吾志，无往焉而不知其所至，去而来不知其所止，吾已往来焉而不知其所终，彷徨乎冯闷，大知入焉而不知其所穷。物物者与物无际，而物有际者，所谓物际者也。不际之际，际之不际者也。谓盈虚衰杀，彼为盈虚非盈虚，彼为衰杀非衰杀，彼为本末非本末，彼为积散非积散也。」

(女可)荷甘与神农同学于老龙吉。神农隐几，阖户昼瞑。(女可)荷甘日中彥户而入，曰：「老龙死矣！」神农隐几拥杖而起，曝然放杖而笑，曰：「天知予僻陋慢訖，故弃予而死。已矣夫子！无所发予之狂言而死矣夫！」舛堀吊闻之，曰：「夫体道者，天下之君子所系焉。今于道，秋豪之端万分未得处一焉，而犹知藏其狂言而死，又况夫体道者乎！视之无形，听之无声，于人之论者，谓之冥冥，所以论道，

而非道也。」于是泰清问乎无穷，曰：「子知道乎？」无穷曰：「吾不知。」又问乎无为，无为曰：「吾知道。」曰：「子之知道，亦有数乎？」曰：「有。」曰：「其数若何？」无为曰：「吾知道之可以贵、可以贱、可以约、可以散，此吾所以知道之数也。」泰清以之言也问乎无始，曰：「若是，则无穷之弗知与无为之知，孰是而孰非乎？」无始曰：「不知深矣，知之浅矣；弗知内矣，知之外矣。」于是泰清中而叹曰：「弗知乃知乎！知乃不知乎！孰知不知之知？」无始曰：「道不可闻，闻而非也；道不可见，见而非也；道不可言，言而非也！知形形之不形乎！道不当名。」无始曰：「有问道而应之者，不知道也；虽问道者，亦未闻道。道无问，问无应。无问问之，是问穷也；无应应之，是无内也。以无内待问穷，若是者，外不观乎宇宙，内不知乎大初。是以不过乎昆仑，不游乎太虚。」

光曜问乎无有曰：「夫子有乎？其无有乎？」光曜不得问，而孰视其状貌，窅然空然。终日视之而不见，听之而不闻，搏之而不得也。光曜曰：「至矣，其孰能至此乎！予能有无矣，而未能无无也。及为无有矣，何从至此哉！」

大马之捶钩者，年八十矣，而不失豪芒。大马曰：「子巧与！有道与？」曰：「臣有守也。臣之年二十而好捶钩，于物无视也，非钩无察也。是用之者，假不用者也，以长得其用，而况乎无不用者乎！物孰不资焉！」

冉求问于仲尼曰：「未有天地可知邪？」仲尼曰：「可。古犹今也。」冉求失问而退。明日复见，曰：「昔者吾问『未有天地可知乎？』夫子曰：『可。古犹今也。』昔日吾昭然，今日吾昧然。敢问何谓也？」仲尼曰：「昔之昭然也，神者先受之；今之昧然也，且又为不神者求邪！无古无今，无始无终。未有子孙而有子孙，可乎？」冉求未对。仲尼曰：「已矣，未应矣！不以生生死，不以死死生。死生有待邪？皆有所一体。有先天地生者物邪？物物者非物，物出不得先物也，犹其有物也。犹其有物也，无已！圣人之爱人，也终无已者，亦乃取于是者也。」

颜渊问乎仲尼曰：「回尝闻诸夫子曰：『无有所将，无有所迎。』回敢问其游。」仲尼曰：「古之人，外化而内不化，今之人，内化而外不化。与物化者，一不化者也。安化安不化，安与之相靡？必与之莫多。豨韦氏之囿，黄帝之圃，有虞氏之宫，汤武之室。君

子之人，若儒墨者师，故以是非相(上敕下非)也，而况今之人乎！圣人处物不伤物。不伤物者，物亦不能伤也。唯无所伤者，为能与人相将迎。山林与！皋壤与，使我欣欣然而乐与！乐未毕也，哀又继之。哀乐之来，吾不能御，其去弗能止。悲夫，世人直谓物逆旅耳！夫知遇而不知所不遇，知能而不能所不能。无知无能者，固人之所不免也。夫务免乎人之所不免者，岂不亦悲哉！至言去言，至为去为。齐知之所知，则浅矣！」

## 杂篇

### 卷八上 第二十三 庚桑楚

老聃之役有庚桑楚者，偏得老聃之道，以北居畏垒之山。其臣之画然知者去之，其妾之挈然仁者远之。拥肿之与居，鞅掌之为使。居三年，畏垒大壤。畏垒之民相与言曰：「庚桑子之始来，吾洒然异之。今吾日计之而不足，岁计之而有余。庶几其圣人乎！子胡不相与尸而祝之，社而稷之乎？」庚桑子闻之，南面而不释然。弟子异之。庚桑子曰：「弟子何异于予？夫春气发而百草生，正得秋而万宝成。夫春与秋，岂无得而然哉？天道已行矣。吾闻至人，尸居环堵之室，而百姓猖狂，不知所如往。今以畏垒之细民，而窃窃



焉欲俎豆予于贤人之间。我其杓之人邪！吾是以不释于老聃之言。」弟子曰：「不然。夫寻常之沟，巨鱼无所还其体，而鲋鳅为之制；步仞之丘陵，巨兽无所隐其躯，而孽狐为之祥。且夫尊贤授能，先善与利，自古尧、舜以然，而况畏垒之民乎！夫子亦听矣！」

庚桑子曰：「小子来！夫函车之兽，介而离山，则不免于罔罟之患；吞舟之鱼，矜而失水，则蚁能苦之。故鸟兽不厌高，鱼鳖不厌深。夫全其形生之人，藏其身也，不厌深眇而已矣！且夫二子者，又何足以称扬哉！是其于辩也，将妄凿垣墙而殖蓬蒿也。简发而栝，数米而炊，窃窃乎又何足以济世哉！举贤则民相轧，任知则民相盗。之数物者，不足以厚民。民之于利甚勤，子有杀父，臣有杀君，正昼为盗，日中穴墙。吾语女：大乱之本，必生于尧、舜之间，其末存乎千世之后。千世之后，其必有人与人相食者也。」

南荣趺蹴然正坐曰：「若趺之年者已长矣，将恶乎托业以及此言邪？」庚桑子曰：「全汝形，抱汝生，无使汝思虑营营。若此三年，则可以及此言矣！」南荣趺曰：「目之与形，吾不知其异也，而盲者不能自见，耳之与形，吾不知其异也，而聋者不能自闻；心之与形，吾不知其异也，而狂者不能自得。形之与形亦辟

矣，而物或间之邪？欲相求而不能相得。今谓跖曰：『全汝形，抱汝生，无使汝思虑营营。』跖勉闻道达耳矣！」庚桑子曰：「辞尽矣，奔蜂不能化藿蠋，越鸡不能伏鹄卵，鲁鸡固能矣！鸡之与鸡，其德非不同也。有能与不能者，其才固有巨小也。今吾才小，小足以化子。子胡不南见老子！」南荣跖赢粮，七日七夜至老子之所。老子曰：「子自楚之而来乎？」南荣跖曰：「唯。」老子曰：「子何与人偕来之众也？」南荣跖惧然顾其后。老子曰：「子不知吾所谓乎？」南荣跖俯而惭，仰而叹曰：「今者吾忘吾答，因失吾问。」老子曰：「何谓也？」南荣跖曰：「不知乎？人谓我朱愚。知乎，反愁我躯。不仁则害人，仁则反愁我身；不义则伤彼，义则反愁我己。我安逃此而可？此三言者，跖之所患也。愿因楚而问之。」老子曰：「向吾见若眉睫之间，吾因以得汝矣。今汝又言而信之。若规规然若丧父母，揭竿而求诸海也。汝亡人哉，惘惘乎！汝欲反汝情性而无由入，可怜哉！」南荣跖请入就舍，召其所好，去其所恶。十日自愁，复见老子。老子曰：「汝自洒濯，熟哉郁郁乎！然而其中津津乎犹有恶也。夫外鞮者不可繁而捉，将内撻；内鞮者不可繆而捉，将外撻。外内鞮者，道德不能持，而

况放道而行者乎！」南荣趯曰：「里人有病，里人问之，病者能言其病，然其病，病者犹未病也。若趯之闻大道，譬犹饮药以加病也。趯愿闻卫生之经而已矣。」老子曰：「卫生之经，能抱一乎！能勿失乎！能无卜筮而知吉凶乎！能止乎！能已乎！能舍诸人而求诸己乎！能翛然乎！能侗然乎！能儿子乎！儿子终日嗥而嗑不嘎，和之至也；终日握而手不捩，共其德也；终日视而目不瞋，偏不在外也。行不知所之，居不知所为，与物委蛇，而同其波。是卫生之经已。」南荣趯曰：「然则是至人之德已乎？」曰：「非也。是乃所谓冰解冻释者，能乎？夫至人者，相与交食乎地而交乐乎天，不以人物利害相撓，不相与为怪，不相与为谋，不相与为事，翛然而往，侗然而来。是谓卫生之经已。」曰：「然则是至乎？」曰：「未也。吾固告汝曰：『能儿子乎！』儿子动不知所为，行不知所之，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。若是者，祸亦不至，福亦不来。祸福无有，恶有人灾也！」

宇泰定者，发乎天光。发乎天光者，人见其人。人有修者，乃今有恒。有恒者，人舍之，天助之。人之所舍，谓之天民；天之所助，谓之天子。

学者，学其所不能学也；行者，行其所不能行也；辩者，辩其所不能辩也。知止乎其所不能知，至矣；若有不即是者，天钧败之。

备物以将形，藏不虞以生心，敬中以达彼。若是而万恶至者，皆天也，而非人也，不足以滑成，不可内于灵台。灵台者有持，而不知其所持，而不可持者也。不见其诚己而发，每发而不当，业入而不舍，每更为失。为不善乎显明之中者，人得而诛之；为不善乎幽闲之中者，鬼得而诛之。明乎人，明乎鬼者，然后能独行。券内者，行乎无名；券外者，志乎期费。行乎无名者，唯庸有光；志乎期费者，唯贾人也。人见其跂，犹之魁然。与物穷者，物入焉；与物且者，其身之不能容，焉能容人！不能容人者无亲，无亲者尽人。兵莫憊于志，镞邪为下；寇莫大于阴阳，无所逃于天地之间。非阴阳贼之，心则使之也。

道通，其分也，其成也毁也。所恶乎分者，其分也以备；所以恶乎备者，其有以备。故出而不反，见其鬼；出而得，是谓得死。灭而有实，鬼之一也。以有形者象无形者而定矣！出无本，入无窍，有实而无乎处，有长而无乎本剽，有所出而无窍者有实。有实而无乎处者，宇也。有长而无本剽者，宙也。有乎生，有乎

死，有乎出，有乎入。入出而无见其形，是谓天门。天门者，无有也，万物出乎无有。有不能以有为有，必出乎无有，而无有一无有。圣人藏乎是。古之人，其知有所至矣。恶乎至？有以为未始有物者，至矣，尽矣，弗可以加矣！其次以为有物矣，物以生为丧也，以死为反也，是以分已。其次曰始无有，既而有生，生俄而死。以无有为首，以生为体，以死为尻；孰知有无死生之一守者，吾与之为友。是三者虽异，公族也。昭景也，着戴也，甲氏也，着封也，非一也。有生，(黑咸)也，披然曰移是。尝言移是，非所言也。虽然，不可知者也。腊者之有臄胲，可散而不可散也；观室者周于寝庙，又适其偃焉，为是举移是。请尝言移是。是以生为本，以知为师，因以乘是非；果有名实，因以己为质；使人以为己节，因以死偿节。若然者，以用为知，以不用为愚，以彻为名，以穷为辱。移是，今之人也，是蝮与学鸠同于同也。

蹶市人之足，则辞以放骜，兄则以妯，大亲则已矣。故曰，至礼有不人，至义不物，至知不谋，至仁无亲，至信辟金。

彻志之勃，解心之谬，去德之累，达道之塞。贵富显严名利六者，勃志也。容动色理气意六者，谬心也。

恶欲喜怒哀乐六者，累德也。去就取与知能六者，塞道也。此四六者不荡胸中则正，正则静，静则明，明则虚，虚则无为而无不为也。

道者，德之钦也；生者，德之胸也；性者，生之质也。性之动，谓之为；为之伪，谓之失。知者，接也；知者，谟也。知者之所不知，犹睨也。动以不得已之谓德，动无非我之谓治，名相反而实相顺也。

羿工乎中微而拙乎使人无己誉。圣人工乎天而拙乎人。夫工乎天而佞乎人者，唯全人能之。虽虫能虫，虽虫能天。全人恶天？恶人之天？而况吾天乎人乎！

一雀适羿，羿必得之，或也。以天下为之笼，则雀无所逃。是故汤以胞人笼伊尹，秦穆公以五羊之皮笼百里奚。是故非以其所好笼之而可得者，无有也。介者搆画，外非誉也；胥靡登高而不惧，遗死生也。夫复谄不馈而忘人，忘人，因以为天人矣。故敬之而不喜，侮之而不怒者，唯同乎天和者为然。出怒不怒，则怒出于不怒矣；出为无为，则为出于无为矣。欲静则平气，欲神则顺心。有为也，欲当则缘于不得已。不得已之类，圣人之道。

卷八中 第二十四 徐无鬼

徐无鬼因女商见魏武侯，武侯劳之曰：「先生病矣，苦于山林之劳，故乃肯见于寡人。」徐无鬼曰：「我则劳于君，君有何劳于我！君将盈耆欲，长好恶，则性命之情病矣；君将黜耆欲，擊好恶，则耳目病矣。我将劳君，君有何劳于我！」武侯超然不对。少焉，徐无鬼曰：「尝语君，吾相狗也。下之质执饱而止，是狸德也；中之质若视日；上之质若亡其一。吾相狗，又不若吾相马也。吾相马，直者中绳，曲者中钩，方者中矩，圆者中规，是国马也，而未若天下马也。天下马有成材，若恤若失，若丧其一，若是者，超轶绝尘，不知其所。」武侯大说而笑。徐无鬼出，女商曰：「先生独何以说吾君乎？吾所以说吾君者，横说之则以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，从说之则以《金板》、《六弢》，奉事而大有功者不可为数，而吾君未尝启齿。今先生何以说吾君，使吾君说若此乎？」徐无鬼曰：「吾直告之吾相狗马耳。」女商曰：「若是乎？」曰：「子不闻夫越之流人乎？去国数日，见其所知而喜；去国旬月，见所尝见于国中者喜；及期年也，见似人者而喜矣；不亦去人滋久，思人滋深乎？夫逃虚空者，藜藿柱乎甃黝之径，踉位其空，闻人足

音蹙然而喜矣，又况乎昆弟亲戚之警欬其侧者乎！久矣夫莫以真人之言警欬吾君之侧乎！」

徐无鬼见武侯，武侯曰：「先生居山林，食茅栗，厌葱韭，以宾寡人，久矣夫！今老邪？其欲干酒肉之味邪？其寡人亦有社稷之福邪？」徐无鬼曰：「无鬼生于贫贱，未尝敢饮食君之酒肉，将来劳君也。」君曰：「何哉！奚劳寡人？」曰：「劳君之神与形。」武侯曰：「何谓邪？」徐无鬼曰：「天地之养也一，登高不可以为长，居下不可以为短。君独为万乘之主，以苦一国之民，以养耳目鼻口，夫神者不自许也。夫神者，好和而恶奸。夫奸，病也，故劳之。唯君所病之，何也？」武侯曰：「欲见先生久矣！吾欲爱民而为义偃兵，其可乎？」徐无鬼曰：「不可。爱民，害民之始也；为义偃兵，造兵之本也。君自此为之，则殆不成。凡成美，恶器也；君虽为仁义，几且伪哉！形固造形，成固有伐，变固外战。君亦必无盛鹤列于丽譙之间。无徙骥于锱坛之宫，无藏逆于得！无以巧胜人，无以谋胜人，无以战胜人。夫杀人之士民，兼人之土地，以养吾私与吾神者，其战不知孰善？胜之恶乎在？君若勿已矣！修胸中之诚，以应天地之情而勿撓。夫民死已脱矣，君将恶乎用夫偃兵哉！」



黄帝将见大隗乎具茨之山，方明为御，昌寓骖乘，张若謩朋前马，昆阇滑稽后车；至于襄城之野，七圣皆迷，无所问涂。适遇牧马童子，问涂焉，曰：「若知具茨之山乎？」曰：「然。」「若知大隗之所存乎？」曰：「然。」黄帝曰：「异哉小童！非徒知具茨之山，又知大隗之所存。请问为天下。」小童曰：「夫为天下者，亦若此而已矣，又奚事焉！予少而自游于六合之内，予适有瞽病，有长者教予曰：『若乘日之车而游于襄城之野。』今予病少痊，予又且复游于六合之外。夫为天下，亦若此而已。予又奚事焉！」黄帝曰：「夫为天下者，则诚非吾子之事，虽然，请问为天下。」小童辞。黄帝又问。小童曰：「夫为天下者，亦奚以异乎牧马者哉！亦去其害马者而已矣！」黄帝再拜稽首，称天师而退。

知士无思虑之变则不乐，辩士无谈说之序则不乐，察士无凌淬之事则不乐，皆囿于物者也。招世之士兴朝，中民之士荣官。筋力之士矜难，勇敢之士奋患，兵革之士乐战，枯槁之士宿名，法律之士广治，法律之士广治，礼乐之士敬容，仁义之士贵际。农夫无草莱之事则不比，商贾无市井之事则不比。庶人有旦暮之业则劝，百工有器械之巧则壮。钱财不积则贪者忧，权

势不尤则夸者悲，势物之徒乐变，遭时有所用，不能无为也，此皆顺比于岁，不物于易者也，驰其形性，潜之万物，终身不反，悲夫！

庄子曰：「射者非前期而中，谓之善射，天下皆羿也，可乎？」惠子曰：「可。」庄子曰：「天下非有公是也，而各是其所是，天下皆尧也，可乎？」惠子曰：「可。」庄子曰：「然则儒墨杨秉四，与夫子为五，果孰是邪？或者若鲁遽者邪？其弟子曰：『我得夫子之道矣，吾能冬爨鼎而夏造冰矣！』鲁遽曰：『是直以阳召阳，以阴召阴，非吾所谓道也，吾示子乎吾道。』于是为之调瑟，废一于堂，废一于室，鼓宫宫动，鼓角角动，音律同矣。夫或改调一弦，于五音无当也，鼓之，二十五弦皆动，未始异于声，而音之君已。且若是者邪？」惠子曰：「今乎儒墨杨秉，且方与我以辩，相拂以辞，相镇以声，而未始吾非也，则奚若矣？」庄子曰：「齐人蹈子于宋者，其命阍也不以完，其求铎钟也以束缚，其求唐子也而未始出域，有遗类矣！夫楚人寄而谪阍者，夜半于无人之时而与舟人斗，未始离于岑而足以造于怨也。」

庄子送葬，过惠子之墓，顾谓从者曰：「郢人垩慢其鼻端若蝇翼，使匠人斲之。匠石运斤成风，听而斲之，

尽垩而鼻不伤，郢人立不失容。宋元君闻之，召匠石曰：『尝试为寡人为之。』匠石曰：『臣则尝能斲之。虽然，臣之质死久矣。』自夫子之死也，吾无以为质矣，吾无与言之矣！」

管仲有病，桓公问之，曰：「仲父之病病矣，可不谓，云至于大病，则寡人恶乎属国而可？」管仲曰：「公谁欲与？」公曰：「鲍叔牙。」曰：「不可。其为人洁廉善士也。其于不己若者不比之。又一闻人之过，终身不忘。使之治国，上且钩乎君，下且逆乎民。其得罪于君也，将弗久矣！」公曰：「然，则孰可？」对曰：「勿已，则隰朋可。其为人也，上忘而下畔，愧不若黄帝，而哀不己若者。以德分人谓之圣，以财分人谓之贤。以贤临人，未有得人者也；以贤下人，未有不得人者也。其于国有不闻也，其于家有不见也。勿已，则隰朋可。」

吴王浮于江，登乎狙之山，众狙见之，恂然弃而走，逃于深蓁。有一狙焉，委蛇攫搔，见巧乎王。王射之，敏给搏捷矢。王命相者趋射之，狙执死。王顾谓其友颜不疑曰：「之狙也，伐其巧、恃其便，以敖予，以至此殛也。戒之哉！嗟乎，无以汝色骄人哉？」颜不

疑归而师董梧，以锄其色，去乐辞显，三年而国人称之。

南伯子綦隐几而坐，仰天而嘘。颜成子入见曰：「夫子，物之尤也，形固可使若槁骸，心固可使若死灰乎？」曰：「吾尝居山穴之中矣。当是时也，田禾一睹我，而齐国之众三贺之。我必先之，彼故知之；我必卖之，彼故鬻之。若我而不有之，彼恶得而知之？若我而不卖之，彼恶得而鬻之？嗟乎！我悲人之自丧者，吾又悲夫悲人之悲者，其后而日远矣！」

仲尼之楚，楚王觞之。孙叔敖执爵而立。市南宜僚受酒而祭，曰：「古之人乎！于此言已。」曰：「丘也闻不言之言矣，未之尝言，于此乎言之。市南宜僚弄丸而两家之难解。孙叔敖甘寝秉羽而郢人投兵。丘愿有喙三尺。」彼之谓不道之道，此之谓不言之辩，故德总乎道之所一。而言休乎知之所不知，至矣。道之所一者，德不能同也；知之所不能知者，辩不能举也；名若儒墨而凶矣。故海不辞东流，大之至也；圣人并包天地，泽及天下，而不知其谁氏。是故生无爵，死无谥，实不聚，名不立，此之谓大人。狗不以善吠为良，人不以善言为贤，而况为大乎！夫为大不足以为

大，而况为德乎！夫大备矣，莫若天地；然奚求焉，而大备矣！知大备者，无求，无失，无弃，不以物易己也。反己而不穷，循古而不摩，大人之诚！

子綦有八子，陈诸前，召九方歆曰：「为我相吾子，孰为祥？」九方歆曰：「捆也为祥。」子綦瞿然喜曰：「奚若？」曰：「捆也将与国君同食以终其身。」子綦索然出涕曰：「吾子何为以至于是极也？」九方歆曰：「夫与国君同食，泽及三族，而况父母乎！今夫子闻之而泣，是御福也。子则祥矣，父则不祥。」子綦曰：「歆，汝何足以识之。而捆祥邪？尽于酒肉，入于鼻口矣，而何足以知其所自来？吾未尝为牧而牂生于奥，未尝好田而鶉生于实，若勿怪，何邪？吾所与吾子游者，游于天地。吾与之邀乐于天，吾与之邀食于地。吾不与之为事，不与之为谋，不与之为怪；吾与之乘天地之诚，而不以物与之相撓，吾与之一委蛇而不与之为事所宜，今也然，有世俗之偿焉！凡有怪征者，必有怪行，殆乎！非我与吾子之罪，几天与之也！吾是以泣也。」无几何而使捆之于燕，盗得之于道，全而鬻之则难，不若刖之则易。于是刖而鬻之于齐，适当渠公之街，然身食肉而终。

啮缺遇许由曰：「子将奚之？」曰：「将逃尧。」曰：「奚谓邪？」曰：「夫尧，畜畜然仁，吾恐其为天下笑。后世其人与人相食与！夫民，不难聚也；爱之则亲，利之则至，誉之则劝，致其所恶则散。爱利出乎仁义，捐仁义者寡，利仁义者众。夫仁义之行，唯且无诚，且假乎禽贪者器。是以一人之断制利天下，譬之犹一觥也。夫尧知贤人之利天下也，而不知其贼天下也，夫唯外乎贤者知之矣。」

有暖姝者，有濡需者，有卷娄者。所谓暖姝者，学一先生之言，则暖暖姝姝而私自说也，自以为足矣，而未知未始有物也。是以谓暖姝者也。濡需者，豕虱是也，择疏鬣自以为广宫大囿。奎蹄曲隈，乳间股脚，自以为安室利处。不知屠者之一旦鼓臂布草操烟火，而已与豕俱焦也。此以域进，此以域退，此其所谓濡需者也。卷娄者，舜也。羊肉不慕蚁，蚁慕羊肉，羊肉膻也。舜有膻行，百姓悦之，故三徙成都，至邓之虚而十有万家。尧闻舜之贤，举之童土之地，曰：「冀得其来之泽。」舜举乎童土之地，年齿长矣，聪明衰矣，而不得休归，所谓卷娄者也。是以神人恶众至，众至则不比，不比则不利也。故无所甚亲，无所甚疏，抱德炀和，以顺天下，此谓真人。于蚁弃知，于鱼得

计，于羊弃意。以目视目，以耳听耳，以心复心。若然者，其平也绳，其变也循。古之真人！以天待人，不以人入天，古之真人！

得之也生，失之也死；得之也死，失之也生。药也其实，堇也，桔梗也，鸡痛也，豕零也，是为帝者也，何可胜言！句践也以甲楯三千栖于会稽，唯种也能知亡之所以存，唯种也不知其身之所以愁。故曰：鸱目有所适，鹤胫有所节，解之也悲。故曰：风之过河也有损焉，日之过河也有损焉。请只风与日相与守河，而河以为未始其撻也，恃源而往者也。故水之守土也审，影之守人也审，物之守物也审。故目之于明也殆，耳之于聪也殆，心之于殉也殆，凡能其于府也殆，殆之成也不给改。祸之长也兹萃，其反也缘功，其果也待久。而人以为己宝，不亦悲乎！故有亡国戮民无已，不知问是也。故足之于地也践，虽践，恃其所不踬而后善博也；人之于知也少，虽少，恃其所不知而后知天之所谓也。知大一，知大阴，知大目，知大均，知大方，知大信，知大定，至矣！大一通之，大阴解之，大目视之，大均缘之，大方体之，大信稽之，大定持之。尽有天循，有照冥，有枢始，有彼则。其解之也，似不解之者；其知之也似不知之也，不知而后知之。

其问之也，不可以有崖，而不可以无崖。颉滑有实，古今不代，而不可以亏，则可不谓有大扬摧乎！阖不亦问是已，奚惑然为！以不惑解惑，复于不惑，是尚大不惑。

### 卷八下 第二十五 则阳

则阳游于楚，夷节言之于王，王未之见。夷节归。彭阳见王果曰：「夫子何不谭我于王？」王果曰：「我不若公阅休。」彭阳曰：「公阅休奚为者邪？」曰：「冬则揭鼈于江，夏则休乎山樊。有过而问者，曰：『此予宅也。』夫夷节已不能，而况我乎！吾又不若夷节。夫夷节之为人也，无德而有知，不自许，以之神其交，固，颠冥乎富贵之地。非相助以德，相助消也。夫冻者假衣于春，暍者反冬乎冷风。夫楚王之为人也，形尊而严。其于罪也，无赦如虎。非夫佞人正德，其孰能挠焉！故圣人，其穷也，使家人忘其贫；其达也，使王公忘爵禄而化卑。其于物也，与之为娱矣；其于人也，乐物之通而保己焉。故或不言而饮人以和，与人并立而使人化，父子之宜。彼其乎归。居，而一间其所施。其于人心者，若是其远也。故曰『待公阅休』。」圣人达绸缪，周尽一体矣，而不知其然，性也。复命摇作而以天为师，人则从而命之也。忧乎



知而所行恒无几时，其有止也，若之何！生而美者，人与之鉴，不告则不知其美于人也。若知之，若不知之，若闻之，若不闻之，其可喜也终无已，人之好之亦无已，性也。圣人之爱人也，人与之名，不告则不知其爱人也。若知之，若不知之，若闻之，若不闻之，其爱人也终无已，人之安之亦无已，性也。旧国旧都，望之畅然。虽使丘陵草木之缊入之者十九，犹之畅然，况见见闻闻者也，以十仞之台县众闲者也。

冉相氏得其环中以随成，与物无终无始，无几无时。日与物化者，一不化者也。阖尝舍之！夫师天而不得师天，与物皆殉，其以为事也，若之何？夫圣人未始有天，未始有人，未始有始，未始有物，与世偕行而不替，所行之备而不洩，其合之也，若之何？汤得其司御门尹登恒为之傅之，从师而不圉；得其随成。为之司其名；之名嬴法，得其两见。仲尼之尽虑，为之傅之。容成氏曰：「除日无岁，无内无外。」

魏莹与田侯牟约，田侯牟背之，魏莹怒，将使人刺之。犀首公孙衍闻而耻之，曰：「君为万乘之君也，而以匹夫从讎。衍请受甲二十万，为君攻之，虏其人民，系其牛马，使其君内热发于背，然后拔其国。忌也出走，然后扶其背，折其脊。」季子闻而耻之，曰：「筑

十仞之城，城者既十仞矣，则又坏之，此胥靡之所苦也。今兵不起七年矣，此王之基也。衍乱人，不可听也。」华子闻而丑之，曰：「善言伐齐者，乱人也；善言勿伐者，亦乱人也；谓『伐之与不伐乱人也』者，又乱人也。」君曰：「然则若何？」曰：「君求其道而已矣！」惠之闻之，而见戴晋人。戴晋人曰：「有所谓蜗者，君知之乎？」曰：「然。」「有国于蜗之左角者，曰触氏；有国于蜗之右角者，曰蛮氏，时相与争地而战，伏尸数万，逐北旬有五日而后反。」君曰：「噫！其虚言与？」曰：「臣请为君实之。君以意在四方上下，有穷乎？」君曰：「无穷。」曰：「知游心于无穷，而反在通达之国，若存若亡乎？」君曰：「然。」曰：「通达之中有魏，于魏中有梁，于梁中有王，王与蛮氏，有辩乎？」君曰：「无辩。」客出而君悄然若有亡也。客出，惠子见。君曰：「客，大人也，圣人不足以当之。」惠子曰：「夫吹筦也，犹有嗃也；吹剑首者，映而已矣。尧、舜，人之所誉也。道尧、舜于戴晋人之前，譬犹一映也。」

孔子之楚，舍于蚁丘之浆。其邻有夫妻臣妾登极者，子路曰：「是稷稷何为者邪？」仲尼曰：「是圣人仆也。是自埋于民，自藏于畔。其声销，其志无穷，其

口虽言，其心未尝言。方且与世违而心不屑与之俱。是陆沉者也，是其市南宜僚邪？」子路请往召之。孔子曰：「已矣！彼知丘之着于己也，知丘之适楚也，以丘为必使楚王之召己也。彼且以丘为佞人也。夫若然者，其于佞人也羞闻其言，而况亲见其身乎！而何以为存！」子路往视之，其室虚矣。

长梧封人问子牢曰：「君为政焉勿卤莽，治民焉勿灭裂。昔予为禾，耕而卤莽之，则其实亦卤莽而报予；芸而灭裂之，其实亦灭裂而报予。予来年变齐，深其耕而熟耰之，其禾繁以滋，予终年厌飧。」庄子闻之曰：「今人之治其形，理其心，多有似封人之所谓，遁其天，离其性，减其情，亡其神，以众为。故卤莽其性者，欲恶之孽，为性，萑苇蒹葭，始萌以扶吾形，寻擢吾性；并溃漏发，不择所出，漂疽疥痂，内热溲膏是也。」

柏矩学于老聃，曰：「请之天下游。」老聃曰：「已矣！天下犹是也。」又请之，老聃曰：「汝将何始？」曰：「始于齐。」至齐，见辜人焉，推而强之，解朝服而幕之，号天而哭之，曰：「子乎！子乎！天下有大菑，子独先离之。曰『莫为盗！莫为杀人！』荣辱立，然后睹所病；货财聚，然后睹所争。今立人之所

病，聚人之所争，穷困人之身，使无休时，欲无至此，得乎！古之君人者，以得为在民，以失为在己；以正为在民，以枉为在己；故一形有失其形者，退而自责。今则不然，匿为物而愚不识，大为难而罪不敢，重为任而罚不胜，远其涂而诛不至。民知力竭，则以伪继之。日出多伪，士民安取不伪！夫力不足则伪，知不足则欺，财不足则盗。盗窃之行，于谁责而可乎？」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，未尝不始于是之，而卒讫之以非也。未知今之所谓是之非五十九非也。万物有乎生而莫见其根，有乎出而莫见其门。人皆尊其知之所知，而莫知恃其知之所不知而后知，可不谓大疑乎！已乎！已乎！且无所逃。此则所谓然与，然乎？

仲尼问于大史大弢、伯常骞、豨韦曰：「夫卫灵公饮酒湛乐，不听国家之政；田猎毕弋，不应诸侯之际；其所以为灵公者何邪？」大弢曰：「是因是也。」伯常骞曰：「夫灵公有妻三人，同滥而浴。史鳅奉御而进所，搏币而扶翼。其慢若彼之甚也，见贤人若此其肃也，是其所以为灵公也。」豨韦曰：「夫灵公也死，卜葬于故墓不吉，卜葬于沙丘而吉。掘之数仞，得石椁焉，洗而视之，有铭焉，曰：『不冯其子，灵公夺

而里之。』夫灵公之为灵也久矣！之二人何足以识之！」

少知问于大公调曰：「何谓丘里之言？」大公调曰：「丘里者，合十姓百名而以为风俗也，合异以为同，散同以为异。今指马之百体而不得马，而马系于前者，立其百体而谓之马也。是故丘山积卑而为高，江河合水而为大，大人合并而为公。是以自外入者，有主而不执；由中出者，有正而不距。四时殊气，天不赐，故岁成；五官殊职，君不私，故国治；文武大人不赐，故德备；万物殊理，道不私，故无名。无名故无为，无为而无不为。时有终始，世有变化。祸福淳淳，至有所拂者而有所宜，自殉殊面；有所正者有所差，比于大泽，百材皆度；观于大山，木石同坛。此之谓丘里之言。」少知曰：「然则谓之道，足乎？」大公调曰：「不然，今计物之数，不止于万，而期曰万物者，以数之多者号而读之也。是故天地者，形之大者也；阴阳者，气之大者也；道者为之公。因其大以号而读之则可也，已有之矣，乃将得比哉！则若以斯辩，譬犹狗马，其不及远矣。」少知曰：「四方之内，六合之里，万物之所生恶起？」大公调曰：「阴阳相照相盖相治，四时相代相生相杀。欲恶去就于是桥起，雌

雄片合于是庸有。安危相易，祸福相生，缓急相摩，聚散以成。此名实之可纪，精微之可志也。随序之相理，桥运之相使，穷则反，终则始，此物之所有。言之所尽，知之所至，极物而已。睹道之人，不随其所废，不原其所起，此议之所止。」少知曰：「季真之莫为，接子之或使。二家之议，孰正于其情，孰遍于其理？」大公调曰：「鸡鸣狗吠，是人之所知；虽有大知，不能以言读其所自化，又不能以意其所将为。斯而析之，精至于无伦，大至于不可围。或之使，莫之为，未免于物而终以为过。或使则实，莫为则虚。有名有实，是物之居；无名无实，在物之虚。可言可意，言而愈疏。未生不可忌，已死不可徂。死生非远也，理不可睹。或之使，莫之为，疑之所假。吾观之本，其往无穷；吾求之末，其来无止。无穷无止，言之无也，与物同理；或使莫为，言之本也。与物终始。道不可有，有不可无。道之为名，所假而行。或使莫为，在物一曲，夫胡为于大方？言而足，则终日言而尽道；言而不足，则终日言而尽物。道物之极，言默不足以载；非言非默，议有所极。」

卷九上 第二十六 外物

外物不可必，故龙逢诛，比干戮，箕子狂，恶来死，桀、纣亡。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，而忠未必信，故伍员流于江，苾弘死于蜀，藏其血三年而化为碧。人亲莫不欲其子之孝，而孝未必爱，故孝己忧而曾参悲。木与木相摩则然，金与火相守则流，阴阳错行，则天地大骇，于是乎有雷有霆，水中有火，乃焚大槐。有甚忧两陷而无所逃。墮螾不得成，心若县于天地之间，慰瞽沈屯，利害相摩，生火甚多，众人焚和，月固不胜火，于是乎有僨然而道尽。

庄周家贫，故往贷粟于监河侯。监河侯曰：「诺，我将得邑金，将贷子三百金，可乎？」庄周忿然作色曰：「周昨来，有中道而呼者。周顾视车辙中，有鲋鱼焉。周问之曰：『鲋鱼来！子何为者耶？』对曰：『我，东海之波臣也。君岂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？』周曰：『诺，我且南游吴越之王，激西江之水而迎子，可乎？』鲋鱼忿然作色曰：『吾失我常与，我无所处。我得斗升之水然活耳。君乃言此，曾不如早索我于枯鱼之肆！』」

任公子为大钩巨缁，五十犗以为饵，蹲乎会稽，投竿东海，旦旦而钓，期年不得鱼。已而大鱼食之，牵巨钩陷，没而下，鸞扬而奋鬣，白波若山，海水震荡，

声侔鬼神，惮赫千里。任公子得若鱼，离而腊之，自制河以东，苍梧已北，莫不厌若鱼者。已而后世轻才讽说之徒，皆惊而相告也。夫揭竿累，趣灌渎，守鯢鮓，其于得大鱼难矣，饰小说以干县令，其于大达亦远矣，是以未尝闻任氏之风俗，其不可与经于世亦远矣！

儒以《诗》、《礼》发冢。大儒牖传曰：「东方作矣，事之何若？」小儒曰：「未解裙襦，口中有珠。」《诗》固有之曰：『青青之麦，生于陵陂。生不布施，死何含珠为？』接其鬣，压其颡，儒以金椎控其颐，徐别其颊，无伤口中珠！」

老莱子之弟子出薪，遇仲尼，反以告，曰：「有人于彼，修上而趋下，未偻而后耳，视若营四海，不知其谁氏之子。」老莱子曰：「是丘也，召而来。」仲尼至。曰：「丘，去汝躬矜与汝容知，斯为君子矣。」仲尼揖而退，蹙然改容而问曰：「业可得进乎？」老莱子曰：「夫不忍一世之伤而骜万世之患，抑固窳邪，亡其略弗及邪？惠以欢为骜，终身之丑，中民之行进焉耳，相引以名，相结以隐。与其誉尧而非桀，不如两忘而闭其所誉。反无非伤也。动无非邪也。圣人踳踳以兴事，以每成功。奈何哉其载焉终矜尔！」



宋元君夜半而梦人被发窥阿门，曰：「予自宰路之渊，予为清江使河伯之所，渔者余且得予。」元君觉，使人占之，曰：「此神龟也。」君曰：「渔者有余且乎？」左右曰：「有。」君曰：「令余且会朝。」明日，余且朝。君曰：「渔何得？」对曰：「且之网得白龟焉，箕圆五尺。」君曰：「献若之龟。」龟至，君再欲杀之，再欲活之，心疑，卜之，曰：「杀龟以卜吉。」乃剖龟，七十二钻而无遗筮。仲尼曰：「神龟能见梦于元君，而不能避余且之网；知能七十二钻而无遗筮，不能避刳肠之患。如是，则知有所困，神有所不及也。虽有至知，万人谋之。鱼不畏网而畏鹈鹕。去小知而大知明，去善而自善矣。婴儿生无石师而能言，与能言者处也。」

惠子谓庄子曰：「子言无用。」庄子曰：「知无用而始可与言用矣。天地非不广且大也，人之所用容足耳，然则厠足而垫之致黄泉，人尚有用乎？」惠子曰：「无用。」庄子曰：「然则无用之为用也亦明矣。」

庄子曰：「人有能游，且得不游乎？人而不能游，且得游乎？夫流遁之志，决绝之行，噫，其非至知厚德之任与！覆坠而不反，火驰而不顾。虽相与为君臣，时也，易世而无以相贱。故曰：至人不留行焉。夫尊

古而卑今，学者之流也。且以豨韦氏之流观今之世，夫孰能不波，唯至人乃能游于世而不僻，顺人而不失己。彼教不学，承意不彼。

目彻为明，耳彻为聪，鼻彻为颤，口彻为甘，心彻为知，知彻为德。凡道不欲壅，壅则哽，哽而不止则跄，跄则众害生。物之有知者恃息，其不殷，非天之罪。天之穿之，日夜无降，人则顾塞其窦。胞有重阅，心有天游，室无空虚，则妇姑勃溪；心无天游，则六凿相攘。大林丘山之善于人也，亦神者不胜。德溢乎名，名溢乎暴，谋稽乎詘，知出乎争，柴生乎守官，事果乎众宜。春雨日时，草木怒生，铍耨于是乎始修，草木之倒植者过半而不知其然。

静默可以补病，眦掇可以休老，宁可以止遽。虽然，若是，劳者之务也，非佚者之所未尝过而问焉。圣人之所以馘天下，神人未尝过而问焉；贤人所以馘世，圣人未尝过而问焉；君子所以馘国，贤人未尝过而问焉；小人所以合时，君子未尝过而问焉。演门有亲死者，以善毁爵为官师，其党人毁而死者半。尧与许由天下，许由逃之；汤与务光，务光怒之；纪他闻之，帅弟子而跋于颍水，诸侯吊之。三年，申徒狄因以踣河。

荃者所以在鱼，得鱼而忘荃；蹄者所以在兔，得兔而忘蹄；言者所以在意，得意而忘言。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与之言哉！」

### 卷九上 第二十七 寓言

寓言十九，重言十七，卮言日出，和以天倪。寓言十九，藉外论之。亲父不为其子媒。亲父誉之，不若非其父者也；非吾罪也，人之罪也。与己同则应，不与己同则反；同于己为是之，异于己为非之。重言十七，所以己言也。是为耆艾，年先矣，而无经纬本末以期年耆者，是非先也。人而无以先人，无人道也；人而无人道，是之谓陈人。卮言日出，和以天倪，因以曼衍，所以穷年。不言则齐，齐与言不齐，言与齐不齐也。故曰：「无言。」言无言，终身言，未尝不言；终身不言，未尝不言。有自也而可，有自也而不可；有自也而然，有自也而不然。恶乎然？然于然；恶乎不然？不然于不然。恶乎可？可于可；恶乎不可？不可于不可。物固有所然，物固有所可。无物不然，无物不可。非卮言日出，和以天倪，孰得其久！万物皆种也，以不同形相禅，始卒若环，莫得其伦，是谓天均。天均者，天倪也。

庄子谓惠子曰：「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。始时所是，卒而非之，未知今之所谓是之非五十九非也。」惠子曰：「孔子勤志服知也。」庄子曰：「孔子谢之矣，而其未之尝言。孔子云：『夫受才乎大本，复灵以生。鸣而当律，言而当法。利义陈乎前，而好恶是非直服人之口而已矣。使人乃以心服，而不敢讷，立定天下之定。已乎，已乎！吾且不得及彼乎！』」

曾子再仕而心再化，曰：「吾及亲仕，三釜而心乐；后仕，三千钟不泊，吾心悲。」弟子问于仲尼曰：「若参者，可谓无所县其罪乎？」曰：「既已县矣！夫无所县者，可以有哀乎？彼视三釜、三千钟，如观雀蚊虻相过乎前也。」

颜成子游谓东郭子綦曰：「自吾闻子之言，一年而野，二年而从，三年而通，四年而物，五年而来，六年而鬼入，七年而天成，八年而不知死、不知生，九年而大妙。」

生有为，死也亏。公以其死也，有自也；而生阳也，无自也。而果然乎？恶乎其所适？恶乎其所不适？天有历数，地有人据，吾恶乎求之？莫知其所终，若之何其无命也？莫知其所始，若之何其有命也？有以相

应也，若之何其无鬼邪？无以相应也，若之何其有鬼邪？」

众罔两问于景曰：「若向也俯而今也仰，向也括而今也被发；向也坐而今也起，向也行而今也止，何也？」

景曰：「搜搜也，奚稍问也！予有而不知其所以。予，蜩甲也，蛇蛻也，似之而非也。火与日，吾屯也；阴与夜，吾代也。彼吾所以有待邪？而况乎以有待者乎！彼来则我与之来，彼往则我与之往，彼强阳则我与之强阳。强阳者，又何以有问乎！」

阳子居南之沛，老聃西游于秦，邀于郊，至于梁而遇老子。老子中道仰天而叹曰：「始以汝为可教，今不可也。」阳子居不答。至舍，进盥漱巾栉，脱屣户外，膝行而前，曰：「向者弟子欲请夫子，夫子行不闲，是以不敢。今闲矣，请问其故。」老子曰：「而睢睢盱盱，而谁与居？大白若辱，盛德若不足。」阳子居蹴然变容曰：「敬闻命矣！」其往也，舍者迎将，其家公执席，妻执巾栉，舍者避席，炆者避灶。其反也，舍者与之争席矣！

### 卷九下 第二十八 让王

尧以天下让许由，许由不受。又让于子州支父，子州之父曰：「以我为天子，犹之可也。虽然，我适有幽

忧之病，方且治之，未暇治天下也。」夫天下至重也，而不以害其生，又况他物乎！唯无以天下为者，可以托天下也。

舜让天下于子州之伯，子州之伯曰：「予适有幽忧之病，方且治之，未暇治天下也。」故天下大器也，而不以易生。此有道者之所以异乎俗者也。

舜以天下让善卷，善卷曰：「余立于宇宙之中，冬日衣皮毛，夏日衣葛絺；春耕种，形足以劳动；秋收敛，身足以休食；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，逍遥于天地之间而心意自得。吾何以天下为哉！悲夫，子之不知余也。」遂不受。于是去而入深山，莫知其处。

舜以天下让其友石户之农。石户之农曰：「卷卷乎，后之为人，葆力之士也。」以舜之德为未至也。于是夫负妻戴，携子以入于海，终身不反也。

大王亶父居邠，狄人攻之。事之以皮帛而不受，事之以犬马而不受，事之以珠玉而不受。狄人之所求者土地也。大王亶父曰：「与人之兄居而杀其弟，与人之父居而杀其子，吾不忍也。子皆勉居矣！为吾臣与为狄人臣奚以异！且吾闻之，不以所用养害所养。」因杖策而去之。民相连而从之。遂成国于岐山之下。夫大王亶父，可谓能尊生矣。能尊生者，虽贵富不以养

伤身，虽贫贱不以利累形。今世之人居高官尊爵者，皆重失之。见利轻亡其身，岂不惑哉！

越人三世弑其君，王子搜患之，逃乎丹穴。而越国无君，求王子搜不得，从之丹穴。王子搜不肯出，越人熏之以艾。乘以王舆。王子搜援绥登车，仰天而呼曰：「君乎！君乎！独不可以舍我乎！」王子搜非恶为君也，恶为君之患也。若王子搜者，可谓不以国伤生矣，此固越人之所欲得为君也。

韩魏相与争侵地。子华子见昭僖侯，昭僖侯有忧色。子华子曰：「今使天下书铭于君之前，书之言曰：『左手攫之则右手废，右手攫之则左手废。然而攫之者必有天下。』君能攫之乎？」昭僖侯曰：「寡人不攫也。」子华子曰：「甚善！自是观之，两臂重于天下也，身亦重于两臂。韩之轻于天下亦远矣，今之所争者，其轻于韩又远。君固愁身伤生以忧戚不得也！」僖侯曰：「善哉！教寡人者众矣，未尝得闻此言也。」子华子可谓知轻重矣。

鲁君闻颜阖得道之人也，使人以币先焉。颜阖守陋闾，苴布之衣而自饭牛。鲁君之使者至，颜阖自对之。使者曰：「此颜阖之家与？」颜阖对曰：「此阖之家也。」使者致币，颜阖对曰：「恐听谬而遗使者罪，不若审

之。」使者还，反审之，复来求之，则不得已。故若颜阖者，真恶富贵也。

故曰：道之真以治身，其绪余以为国家，其土苴以治天下。由此观之，帝王之功，圣人之余事也，非所以完身养生也。今世俗之君子，多危身弃生以殉物，岂不悲哉！凡圣人之动作也，必察其所以之与其所以为。今且有人于此，以随侯之珠，弹千仞之雀，世必笑之。是何也？则其所用者重而所要者轻也。夫生者，岂特随侯之重哉！

子列子穷，容貌有饥色。客有言之于郑子阳者，曰：「列御寇，盖有道之士也，居君之国而穷，君无乃为不好士乎？」郑子阳即令官遗之粟。子列子见使者，再拜而辞。使者去，子列子入，其妻望之而拊心曰：「妾闻为有道者之妻子，皆得佚乐，今有饥色。君过而遗先生食，先生不受，岂不命邪。」子列子笑，谓之曰：「君非自知我也。以人之言而遗我粟，至其罪我也，又且以人之言，此吾所以不受也。」其卒，民果作难而杀子阳。

楚昭王失国，屠羊说走而从于昭王。昭王反国，将赏从者。及屠羊说。屠羊说曰：「大王失国，说失屠羊；大王反国，说亦反屠羊。臣之爵禄已复矣，又何赏之



有！」王曰：「强之！」屠羊说曰：「大王失国，非臣之罪，故不敢伏其诛；大王反国，非臣之功，故不敢当其赏。」王曰：「见之。」屠羊说曰：「楚国之法，必有重赏大功而后得见。今臣之知不足以存国，而勇不足以死寇。吴军入郢，说畏难而避寇，非故随大王也。今大王欲废法毁约而见说，此非臣之所以闻于天下也。」王谓司马子綦曰：「屠羊说居处卑贱而陈义甚高，子綦为我延之以三旌之位。」屠羊说曰：「夫三旌之位，吾知其贵于屠羊之肆也；万钟之禄，吾知其富于屠羊之利也；然岂可以贪爵禄而使吾君有妄施之名乎！说不敢当，愿复反吾屠羊之肆。」遂不受也。

原宪居鲁，环堵之室，茨以生草；蓬户不完，桑以为枢；而瓮牖二室，褐以为塞；上漏下湿，匡坐而弦。子贡乘大马，中绀而表素，轩车不容巷，往见原宪。原宪华冠纒履，杖藜而应门。子贡曰：「嘻！先生何病？」原宪应之曰：「宪闻之，无财谓之贫，学而不能行谓之病。今宪，贫也，非病也。」子贡逡巡而有愧色。原宪笑曰：「夫希世而行，比周而友，学以为人，教以为己，仁义之慝，舆马之饰，宪不忍为也。」

曾子居卫，缊袍无表，颜色肿哙，手足胼胝，三日不举火，十年不制衣。正冠而缨绝，捉衿而肘见，纳屣而踵决。曳纵而歌《商颂》，声满天地，若出金石。天子不得臣，诸侯不得友。故养志者忘形，养形者忘利，致道者忘心矣。

孔子谓颜回曰：「回，来！家贫居卑，胡不仕乎？」颜回对曰：「不愿仕。回有郭外之田五十亩，足以给饘粥；郭内之田十亩，足以为丝麻；鼓琴足以自娱；所学夫子之道者足以自乐也。回不愿仕。」孔子愀然变容，曰：「善哉，回之意！丘闻之，『知足者，不以利自累也；审自得者，失之而不惧；行修于内者，无位而不忤。』丘诵之久矣，今于回而后见之，是丘之得也。」

中山公子牟谓瞻子曰：「身在江海之上，心居乎魏阙之下，奈何？」瞻子曰：「重生。重生则利轻。」中山公子牟曰：「虽知之，未能自胜也。」瞻子曰：「不能自胜则从，神无恶乎？不能自胜而强不从者，此之谓重伤。重伤之人，无寿类矣！」魏牟，万乘之公子也，其隐岩穴也，难为于布衣之士；虽未至乎道，可谓有其意矣。

孔子穷于陈蔡之间，七日不火食，藜羹不糝，颜色甚惫，而弦歌于室。颜回择菜，子路、子贡相与言曰：「夫子再逐于鲁，削迹于卫，伐树于宋，穷于商周，围于陈蔡。杀夫子者无罪，藉夫子者无禁。弦歌鼓琴，未尝绝音，君子之无耻也若此乎？」颜回无以应，入告孔子。孔子推琴，喟然而叹曰：「由与赐，细人也。召而来，吾语之。」子路、子贡入。子路曰：「如此者，可谓穷矣！」孔子曰：「是何言也！君子通于道之谓通，穷于道之谓穷。今丘抱仁义之道以遭乱世之患，其何穷之为！故内省而不穷于道，临难而不失其德。天寒既至，霜雪既降，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。陈蔡之隘，于丘其幸乎。」孔子削然反琴而弦歌，子路挖然执干而舞。子贡曰：「吾不知天之高也，地之下也。」古之得道者，穷亦乐，通亦乐，所乐非穷通也。道德于此，则穷通为寒暑风雨之序矣。故许由虞于颖阳，而共伯得乎共首。

舜以天下让其友北人无择，北人无择曰：「异哉，后之为人也，居于畎亩之中，而游尧之门！不若是而已，又欲以其辱行漫我，吾羞见之。」因自投清泠之渊。汤将伐桀，因卜随而谋，卜随曰：「非吾事也。」汤曰：「孰可？」曰：「吾不知也。」汤又因瞽光而谋，

瞽光曰：「非吾事也。」汤曰：「孰可？」曰：「吾不知也。」汤曰：「伊尹何如？」曰：「强力忍垢，吾不知其他也。」汤遂与伊尹谋伐桀，克之，以让卞随。卞随辞曰：「后之伐桀也谋乎我，必以我为贼也；胜桀而让我，必以我为贪也。吾生乎乱世，而无道之人再来漫我以其辱行，吾不忍数闻也！」乃自投桐水而死。汤又让瞽光，曰：「知者谋之，武者遂之，仁者居之，古之道也。吾子胡不立乎？」瞽光辞曰：「废上，非义也；杀民，非仁也；人犯其难，我享其利，非廉也。吾闻之曰：『非其义者，不受其禄；无道之世，不践其土。』况尊我乎！吾不忍久见也。」乃负石而自沈于庐水。

昔周之兴，有士二人处于孤竹，曰伯夷、叔齐。二人相谓曰：「吾闻西方有人，似有道者，试往观焉。」至于岐阳，武王闻之，使叔旦往见之。与之盟曰：「加富二等，就官一列。」血牲而埋之。二人相视而笑，曰：「嘻，异哉！此非吾所谓道也。昔者神农之有天下也，时祀尽敬而不祈喜；其于人也，忠信尽治而无求焉。乐与政为政，乐与治为治。不以人之坏自成也，不以人之卑自高也，不以遭时自利也。今周见殷之乱而遽为政，上谋而下行货，阻兵而保威，割牲而盟以

为信，汤行以说众，杀伐以要利。是推乱以易暴也。吾闻古之士，遭治世不避其任，遇乱世不为苟存。今天下闇，周德衰，其并乎周以涂吾身也，不如避之，以洁吾行。」二子北至于首阳之山，遂饿而死焉。若伯夷、叔齐者，其于富贵也，苟可得已，则必不赖。高节戾行，独乐其志，不事于世。此二士之节也。

### 卷九下 第二十九 盗跖

孔子与柳下季为友，柳下季之弟，名曰盗跖。盗跖从卒九千人，横行天下，侵暴诸侯。穴室枢户，驱人牛马，取人妇女。贪得忘亲，不顾父母兄弟，不祭先祖。所过之邑，大国守城，小国入保，万民苦之。孔子谓柳下季曰：「夫为人父者，必能诏其子；为人兄者，必能教其弟。若父不能诏其子，兄不能教其弟，则无贵父子兄弟之亲矣。今先生，世之才士也，弟为盗跖，为天下害，而弗能教也，丘窃为先生羞之。丘请为先生往说之。」柳下季曰：「先生言为人父者必能诏其子，为人兄者必能教其弟，若子不听父之诏，弟不受兄之教，虽今先生之辩，将奈之何哉！且跖之为人也，心如涌泉，意如飘风，强足以距敌，辩足以饰非。顺其心则喜，逆其心则怒，易辱人以言。先生必无往。」孔子不听，颜回为馭，子贡为右，往见盗跖。

盜跖乃方休卒徒大山之阳，脍人肝而舖之。孔子下车而前，见謁者曰：「鲁人孔丘，闻将军高义，敬再拜謁者。」謁者入通。盜跖闻之大怒，目如明星，发上指冠，曰：「此夫鲁国之巧伪人孔丘非邪？为我告之：『尔作言造语，妄称文、武，冠枝木之冠，带死牛之肋，多辞繆说，不耕而食，不织而衣，摇唇鼓舌，擅生是非，以迷天下之主，使天下学士不反其本，妄作孝弟，而徼幸于封侯富贵者也。子之罪大极重，疾走归！不然，我将以子肝益昼舖之膳。』」

孔子复通曰：「丘得幸于季，愿望履幕下。」謁者复通。盜跖曰：「使来前！」孔子趋而进，避席反走，再拜盜跖。盜跖大怒，两展其足，案剑瞋目，声如乳虎，曰：「丘来前！若所言，顺吾意则生，逆吾心则死。」

孔子曰：「丘闻之，凡天下有三德：生而长大，美好无双，少长贵贱见而皆说之，此上德也；知维天地，能辩诸物，此中德也；勇悍果敢，聚众率兵，此下德也。凡人有此一德者，足以南面称孤矣。今将军兼此三者，身長八尺二寸，面目有光，唇如激丹，齿如齐贝，音中黄钟，而名曰盜跖，丘窃为将军耻不取焉。将军有意听臣，臣请南使吴越，北使章鲁，东使宋卫，

西使晋楚，使为将军造大城数百里，立数十万户之邑，尊将军为诸侯，与天下更始，罢兵休卒，收养昆弟，共祭先祖。此圣人才士之行，而天下之愿也。」

盗跖大怒曰：「丘来前！夫可规以利而可谏以言者，皆愚陋恒民之谓耳。今长大美好，人见而说之者，此吾父母之遗德也。丘虽不吾誉，吾独不自知邪？且吾闻之，好面誉人者，亦好背而毁之。今丘告我以大城众民，是欲规我以利而恒民畜我也，安可久长也！城之大者，莫大乎天下矣。尧、舜有天下，子孙无置锥之地；汤、武立为天子，而后世绝灭；非以其利大故邪？且吾闻之，古者禽兽多而人少，于是民皆巢居以避之。昼拾橡栗，暮栖木上，故命之曰『有巢氏之民』。古者民不知衣服，夏多积薪，冬则炆之，故命之曰『知生之民』。神农之世，卧则居居，起则于于。民知其母，不知其父，与麋鹿共处，耕而食，织而衣，无有相害之心。此至德之隆也。然而黄帝不能致德，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，流血百里。尧、舜作，立群臣；汤放其主，武王杀纣。自是之后，以强陵弱，以众暴寡。汤、武以来，皆乱人之徒也。今子修文、武之道，掌天下之辩，以教后世。缝衣浅带，矫言伪行，以迷惑天下之主，而欲求富贵焉，盗莫大于子。天下何故不

谓子为盗丘，而乃谓我为盗跖？子以甘辞说子路而使从之，使子路去其危冠，解其长剑，而受教于子，天下皆曰：『孔丘能止暴禁非。』其卒之也，子路欲杀卫君而事不成，身蒞于卫东门之上，是子教之不至也。子自谓才士圣人邪？则再逐于鲁，削迹于卫，穷于齐，围于陈蔡，不容身于天下。子教子路蒞此患，上无以为身，下无以为人，子之道岂足贵邪？世之所高，莫若黄帝，黄帝尚不能全德，而战于涿鹿之野，流血百里。尧不慈，舜不孝，禹偏枯，汤放其主，武王伐纣，文王拘羑里。此六子者，世之所高也。孰论之，皆以利惑其真而强反其情性，其行乃甚可羞也。世之所谓贤士：伯夷、叔齐。伯夷、叔齐辞孤竹之君，而饿死于首阳之山，骨肉不葬。鲍焦饰行非世，抱木而死。申徒狄谏而不听，负石自投于河，为鱼鳖所食。介子推至忠也，自割其股以食文公，文公后背之，子推怒而去，抱木而燔死。尾生与女子期于梁下，女子不来，水至不去，抱梁柱而死。此六子者，无异于磔犬流豕、操瓢而乞者，皆离名轻死，不念本养寿命者也。世之所谓忠臣者，莫若王子比干、伍子胥。子胥沉江，比干剖心，此二子者，世谓忠臣也，然卒为天下笑。自上观之，至于子胥、比干，皆不足贵也。丘之所以说



我者，若告我以鬼事，则我不能知也；若告我以人事者，不过此矣，皆吾所闻知也。今吾告子以人之情，目欲视色，耳欲听声，口欲察味，志气欲盈。人上寿百岁，中寿八十，下寿六十，除病瘦死丧忧患，其中开口而笑者，一月之中不过四五日而已矣。天与地无穷，人死者有时，操有时之具，而托于无穷之间，忽然无异骐驎之驰过隙也。不能说其志意、养其寿命者，皆非通道者也。丘之所言，皆吾之所弃也，亟去走归，无复言之！子之道，狂狂汲汲，诈巧虚伪事也，非可以全真也，奚足论哉！」

孔子再拜趋走，出门上车，执辔三失，目芒然无见，色若死灰，据轼低头，不能出气。

归到鲁东门外，适遇柳下季。柳下季曰：「今者阙然，数日不见，车马有行色，得微往见跖邪？」孔子仰天而叹曰：「然！」柳下季曰：「跖得无逆汝意若前乎？」孔子曰：「然。丘所谓无病而自灸也。疾走料虎头，编虎须，几不免虎口哉！」

子张问于满苟得曰：「盍不为行？无行则不信，不信则不任，不任则不利。故观之名，计之利，而义真是也。若弃名利，反之于心，则夫士之为行，不可一日不为乎！」满苟得曰：「无耻者富，多信者显。夫名

利之大者，几在无耻而信。故观之名，计之利，而信真是也。若弃名利，反之于心，则夫士之为行，抱其天乎！」子张曰：「昔者桀、纣贵为天子，富有天下。今谓臧聚曰：『汝行如桀、纣。』则有怍色，有不服之心者，小人所贱也。仲尼、墨翟，穷为匹夫，今谓宰相曰『子行如仲尼、墨翟。』则变容易色，称不足者，士诚贵也。故势为天子，未必贵也；穷为匹夫，未必贱也；贵贱之分，在行之美恶。」满苟得曰：「小盗者拘，大盗者为诸侯，诸侯之门，仁义存焉。昔者桓公小白杀兄入嫂，而管仲为臣；田成子常杀君窃国，而孔子受币。论则贱之，行则下之，则是言行之情悖战于胸中也，不亦拂乎！故《书》曰：『孰恶孰美？成者为首，不成者为尾。』」子张曰：「子不为行，即将疏戚无伦，贵贱无义，长幼无序；五纪六位，将何以为别乎？」满苟得曰：「尧杀长子，舜流母弟，疏戚有伦乎？汤放桀，武王杀纣，贵贱有义乎？王季为适，周公杀兄，长幼有序乎？儒者伪辞，墨子兼爱，五纪六位，将有别乎？且子正为名，我正为利。名利之实，不顺于理，不监于道。吾日与子讼于无约，曰『小人殉财，君子殉名，其所以变其精、易其性，则异矣；乃至于是弃其所为而殉其所不为，则一也。』故

曰：无为小人，反殉而天；无为君子，从天之理。若枉若直，相而天极；面观四方，与时消息。若是若非，执而圆机；独成而意，与道徘徊。无转而行，无成而义，将失而所为。无赴而富，无徇而成，将弃而天。比干剖心，子胥抉眼，忠之祸也；直躬证父，尾生溺死，信之患也；鲍子立干，申子不自理，廉之害也；孔子不见母，匡子不见父，义之失也。此上世之所传、下世之所语，以为士者正其言，必其行，故服其殃，离其患也。」

无足问于知和曰：「人卒未有不兴名就利者。彼富则人归之，归则下之，下则贵之。夫见下贵者，所以长生安体乐意之道也。今子独无意焉，知不足邪，意知而力不能行邪，故推正不妄邪？」知和曰：「今夫此人，以为与己同时而生，同乡而处者，以为夫绝俗过世之士焉；是专无主正，所以览古今之时，是非之分也，与俗化世，去至重，弃至尊，以为其所为也。此其所以论长生安体乐意之道，不亦远乎！惨怛之疾，恬愉之安，不监于体；怵惕之恐，欣欢之喜，不监于心；知为为而不知所以为，是以贵为天子，富有天下，而不免于患也。」无足曰：「夫富之于人，无所不利，穷美究势，至人之所不得逮，贤人之所不能及，佞人

之勇力而以为威强，秉人之知谋以为明察，因人之德以为贤良，非享国而严若君父。且夫声色滋味权势之于人，心不待学而乐之，体不待象而安之。夫欲恶避就，固不待师，此人之性也。天下虽非我，孰能辞之！」知和曰：「知者之为，故动以百姓，不违其度，是以足而不争，无以为故不求。不足故求之，争四处而不自以为贪；有余故辞之，弃天下而不自以为廉。廉贪之实，非以迫外也，反监之度。势为天子，而不以贵骄人；富有天下，而不以财戏人。

计其患，虑其反，以为害于性，故辞而不受也，非以要名誉也。尧、舜为帝而雍，非仁天下也，不以美害生；善卷、许由得帝而不受，非虚辞让也，不以事害己。此皆就其利、辞其害，而天下称贤焉，则可以有之，彼非以兴名誉也。」无足曰：「必持其名，苦体绝甘，约养以持生，则亦久病长阨而不死者也。」知和曰：「平为福，有余为害者，物莫不然，而财其甚者也。今富人，耳营钟鼓筦钥之声，口嗛于刍豢醪醴之味，以感其意，遗忘其业，可谓乱矣；佷溺于冯气，若负重行而上阪，可谓苦矣；贪财而取慰，贪权而取竭，静居则溺，体泽则冯，可谓疾矣；为欲富就利，故满若堵耳而不知避，且冯而不舍，可谓辱矣；财积

而无用，服膺而不舍，满心戚醮，求益而不止，可谓忧矣；内则疑劫请之贼，外则畏寇盗之害，内周楼疏，外不敢独行，可谓畏矣。此六者，天下之至害也，皆遗忘而不知察，及其患至，求尽性竭财，单以反一日之无故而不可得也。故观之名则不见，求之利则不得。繚意绝体而争此，不亦惑乎！」

### 卷十上 第三十 说剑

昔赵文王喜剑，剑士夹门而客三千余人，日夜相击于前，死伤者岁百余人，好之不厌。如是三年，国衰，诸侯谋之。太子悝患之，募左右曰：「孰能说王之意止剑士者，赐之千金。」左右曰：「庄子当能。」太子乃使人以千金奉庄子。庄子弗受，与使者俱，往见太子，曰：「太子何以教周，赐周千金？」太子曰：「闻夫子明圣，谨奉千金以币从者。夫子弗受，悝尚何敢言！」庄子曰：「闻太子所欲用周者，欲绝王之喜好也。使臣上说大王而逆王意，下不当太子，则身刑而死，周尚安所事金乎？使臣上说大王，下当太子，赵国何求而不得也！」太子曰：「然。吾王所见，唯剑士也。」庄子曰：「诺。周善为剑。」太子曰：「然吾王所见剑士，皆蓬头突鬓，垂冠，曼胡之缨，短后之衣，瞋目而语难，王乃说之。今夫子必儒服而见王，

事必大逆。」庄子曰：「请治剑服。」治剑服三日，乃见太子。太子乃与见王，王脱白刃待之。庄子入殿门不趋，见王不拜。王曰：「子欲何以教寡人，使太子先？」曰：「臣闻大王喜剑，故以剑见王。」王曰：「子之剑何能禁制？」曰：「臣之剑，十步一人，千里不留行。」王大说，曰：「天下无敌矣！」庄子曰：「夫为剑者，示之以虚，开之以利，后之以发，先之以至。愿得试之。」王曰：「夫子休，就舍待命，令设戏请夫子。」王乃校剑士七日，死伤者六十余人，得五六人，使奉剑于殿下，乃召庄子。王曰：「今日试使士敦剑。」庄子曰：「望之久矣！」王曰：「夫子所御杖，长短何如？」曰：「臣之所奉皆可。然臣有三剑，唯王所用，请先言而后试。」王曰：「愿闻三剑。」曰：「有天子剑，有诸侯剑，有庶人剑。」王曰：「天子之剑何如？」曰：「天子之剑，以燕溪石城为锋，齐岱为锷，晋卫为脊，周宋为镡，韩魏为夹；包以四夷，裹以四时；绕以渤海，带以常山；制以五行，论以刑德；开以阴阳，持以春夏，行以秋冬。此剑，直之无前，举之无上，案之无下，运之无旁，上决浮云，下绝地纪。此剑一用，匡诸侯，天下服矣。此天子之剑也。」文王茫然自失，曰：「诸侯之剑何

如？」曰：「诸侯之剑，以知勇士为锋，以清廉士为锷，以贤良士为脊，以忠圣士为镡，以豪杰士为夹。此剑，直之亦无前，举之亦无上，案之亦无下，运之亦无旁；上法圆天，以顺三光，下法方地，以顺四时，中和民意，以安四乡。此剑一用，如雷霆之震也，四封之内，无不宾服而听从君命者矣。此诸侯之剑也。」王曰：「庶人之剑何如？」曰：「庶人之剑，蓬头突鬢，垂冠，曼胡之纓，短后之衣，瞋目而语难，相击于前，上斩颈领，下决肝肺。此庶人之剑，无异于斗鸡，一旦命已绝矣，无所用于国事。今大王有天子之位而好庶人之剑，臣窃为大王薄之。」王乃牵而上殿。宰人上食，王三环之。庄子曰：「大王安坐定气，剑事已毕奏矣！」于是文王不出宫三月，剑士皆服毙其处也。

### 卷十上 第三十一 渔父

孔子游乎緇帷之林，休坐乎杏坛之上。弟子读书，孔子弦歌鼓琴。奏曲未半。有渔父者，下船而来，须眉交白，被发揄袂，行原以上，距陆而止，左手据膝，右手持颐以听。曲终而招子贡、子路，二人俱对。客指孔子曰：「彼何为者也？」子路对曰：「鲁之君子也。」客问其族。子路对曰：「族孔氏。」客曰：「孔

氏者何治也？」子路未应，子贡对曰：「孔氏者，性服忠信，身行仁义，饰礼乐，选人伦，上以忠于世主，下以化于齐民，将以利天下。此孔氏之所治也。」又问曰：「有土之君与？」子贡曰：「非也。」「侯王之佐与？」子贡曰：「非也。」客乃笑而还，行言曰：「仁则仁矣，恐不免其身；苦心劳形以危其真。呜呼！远哉，其分于道也！」

子贡还，报孔子。孔子推琴而起，曰：「其圣人与！」乃下求之，至于泽畔，方将杖拏而引其船，顾见孔子，还乡而立。孔子反走，再拜而进。客曰：「子将何求？」孔子曰：「曩者先生有绪言而去，丘不肖，未知所谓，窃待于下风，幸闻咳唾之音，以卒相丘也！」客曰：「嘻！甚矣，子之好学也！」孔子再拜而起，曰：「丘少而修学，以至于今，六十九岁矣，无所得闻至教，敢不虚心！」客曰：「同类相从，同声相应，固天之理也。吾请释吾之所有而经子之所以。子之所以者，人事也。天子诸侯大夫庶人，此四者自正，治之美也；四者离位而乱莫大焉。官治其职，人忧其事，乃无所陵。故田荒室露，衣食不足，征赋不属，妻妾不和，长少无序，庶人之忧也；能不胜任，官事不治，行不清白，群下荒怠，功美不有，爵禄不持，大夫之忧也；



廷无忠臣，国家昏乱，工技不巧，贡职不美，春秋后伦，不顺天子，诸侯之忧也；阴阳不和，寒暑不时，以伤庶物，诸侯暴乱，擅相攘伐，以残民人，礼乐不节，财用穷匮，人伦不饬，百姓淫乱，天子有司之忧也。今子既上无君侯有司之势，而下无大臣职事之官，而擅饰礼乐，选人伦，以化齐民，不泰多事乎？且人有八疵，事有四患，不可不察也。非其事而事之，谓之摠；莫之顾而进之，谓之佞；希意道言，谓之谄；不择是非而言，谓之谀；好言人之恶，谓之谗；析交离亲，谓之贼；称誉诈伪以败恶人，谓之慝；不择善否，两容颊适，偷拔其所欲，谓之险。此八疵者，外以乱人，内以伤身，君子不友，明君不臣。所谓四患者：好经大事，变更易常，以挂功名，谓之叨；专知擅事，侵人自用，谓之贪；见过不更，闻谏愈甚，谓之很；人同于己则可，不同于己，虽善不善，谓之矜。此四患也。能去八疵，无行四患，而始可教已。

孔子愀然而叹，再拜而起，曰：「丘再逐于鲁，削迹于卫，伐树于宋，围于陈蔡。丘不知所失，而离此四谤者何也？」客凄然变容曰：「甚矣，子之难悟也！人有畏影恶迹而去之走者，举足愈数而迹愈多，走愈疾而影不离身，自以为尚迟，疾走不休，绝力而死。

不知处阴以休影，处静以息迹，愚亦甚矣！子审仁义之间，察同异之际，观动静之变，适受与之度，理好恶之情，和喜怒之节，而几于不免矣。谨修而身，慎守其真，还以物与人，则无所累矣。今不修身而求之人，不亦外乎！」

孔子愀然曰：「请问何谓真？」客曰：「真者，精诚之至也。不精不诚，不能动人。故强哭者虽悲不哀，强怒者虽严不威，强亲者虽笑不和。真悲无声而哀，真怒未发而威，真亲未笑而和。真在内者，神动于外，是所以贵真也。其用于人理也，事亲则慈孝，事君则忠贞，饮酒则欢乐，处丧则悲哀。忠贞以功为主，饮酒以乐为主，处丧以哀为主，事亲以适为主。功成之美，无一其迹矣；事亲以适，不论所以矣；饮酒以乐，不选其具矣；处丧以哀，无问其礼矣。礼者，世俗之所为也；真者，所以受于天也，自然不可易也。故圣人法天贵真，不拘于俗。愚者反此。不能法天而恤于人，不知贵真，禄禄而受变于俗，故不足。惜哉，子之蚤湛于人伪而晚闻大道也！」

孔子再拜而起曰：「今者丘得遇也，若天幸然。先生不羞而比之服役，而身教之。敢问舍所在，请因受业而卒学大道。」客曰：「吾闻之，可与往者与之，至

于妙道，不可与往者，不知其道，慎勿与之，身乃无咎。子勉之！吾去子矣，吾去子矣！」乃刺船而去，延缘苇闲。

颜渊还车，子路授绥，孔子不顾，待水波定，不闻桴音而后敢乘。子路旁车而问曰：「由得为役久矣，未尝见夫子遇人如此其威也。万乘之主，千乘之君，见夫子未尝不分庭伉礼，夫子犹有倨敖之容。今渔父杖桴逆立，而夫子曲要磬折，言拜而应，得无太甚乎？门人皆怪夫子矣，渔人何以得此乎？」孔子伏轼而叹，曰：「甚矣，由之难化也！湛于礼义有间矣，而朴鄙之心至今未去。进，吾语汝：夫遇长不敬，失礼也；见贤不尊，不仁也。彼非至人，不能下人。下人不精，不得其真，故长伤身。惜哉！不仁之于人也，祸莫大焉，而由独擅之。且道者，万物之所由也，庶物失之者死，得之者生，为事逆之则败，顺之则成。故道之所在，圣人尊之。今之渔父之于道，可谓有矣，吾敢不敬乎！」

### 卷十上 第三十二 列御寇

列御寇之齐，中道而反，遇伯昏瞀人。伯昏瞀人曰：「奚方而反？」曰：「吾惊焉。」曰：「恶乎惊？」曰：「吾尝食于十浆，而五浆先馈。」伯昏瞀人曰：

「若是，则汝何为惊已？」曰：「夫内诚不解，形谋成光，以外镇人心，使人轻乎贵老，而蠶其所患。夫浆人特为食蠶之货，无多余之赢，其为利也薄，其为权也轻，而犹若是，而况于万乘之主乎？身劳于国，而知尽于事，彼将任我以事，而效我以功。吾是以惊。」伯昏瞀人曰：「善哉观乎！汝处已，人将保汝矣！」无几何而往，则户外之屨满矣。伯昏瞀人北面而立，敦杖蹙之乎颐，立有间，不言而出。宾者以告列子，列子提屨，跣而走，暨于门，曰：「先生既来，曾不发药乎？」曰：「已矣，吾固告汝曰：人将保汝，果保汝矣！非汝能使人保汝，而汝不能使人无保汝也，而焉用之感豫出异也！必且有感，摇而本才，又无谓也。与汝游者，又莫汝告也。彼所小言，尽人毒也。莫觉莫悟，何相孰也！巧者劳而知者忧，无能者无所求，饱食而敖游，泛若不系之舟，虚而敖游者也！」郑人缓也，呻吟裘氏之地。祇三年而缓为儒。河润九里，泽及三族，使其弟墨。儒墨相与辩，其父助翟。十年而缓自杀。其父梦之曰：「使而子为墨者，予也，阖胡尝视其良？既为秋柏之实矣？」夫造物者之报人也，不报其人而报其人之天，彼故使彼。夫人以己为有以异于人以贱其亲，齐人之井饮者相掙也。故曰：

今之世皆缓也。自是，有德者以不知也，而况有道者乎！古者谓之遁天之刑。圣人安其所安，不安其所不安；众人安其所不安，不安其所安。

庄子曰：「知道易，勿言难。知而不言，所以之天也；知而言之，所以之人也；古之人，天而不人。」

朱泚漫学屠龙于支离益，单千金之家，三年技成而无所用其巧。

圣人以必不必，故无兵；众人以不必必之，故多兵。顺于兵，故行有求。兵，恃之则亡。

小夫之知，不离苞苴竿牍，敝精神乎蹇浅，而欲兼济道物，太一形虚。若是者，迷惑于宇宙，形累不知太初。彼至人者，归精神乎无始，而甘冥乎无何有之乡。水流乎无形，发泄乎太清。悲哉乎！汝为知在毫毛，而不知大宁！

宋人有曹商者，为宋王使秦。其往也，得车数乘；王说之，益车百乘。反于宋，见庄子，曰：「夫处穷阨阨巷，困窘织屨，槁项黄馘者，商之所短也；一悟万乘之主而从车百乘者，商之所长也。」庄子曰：「秦王有病召医，破痈溃痤者得车一乘，舐痔者得车五乘，所治愈下，得车愈多。子岂治其痔邪？何得车之多也？子行矣！」

鲁哀公问乎颜阖曰：「吾以仲尼为贞干，国其有瘳乎？」  
曰：「殆哉圾乎仲尼！方且饰羽而画，从事华辞，以支为旨，忍性以视民，而不知不信，受乎心，宰乎神，夫何足以上民！彼宜女与？予颺与？误而可矣！今使民离实学伪，非所以视民也，为后世虑，不若休之。难治也！」

施于人而不忘，非天布也，商贾不齿，虽以事齿之，神者弗齿。

为外刑者，金与木也；为内刑者，动与过也。宵人之离外刑者，金木讯之；离内刑者，阴阳食之。夫免乎外内之刑者，唯真人能之。

孔子曰：「凡人心险于山川，难于知天。天犹有春夏秋冬旦暮之期，人者厚貌深情。故有貌愿而益，有长若不肖，有顺悞而达，有坚而缣，有缓而焊。故其就义若渴者，其去义若热。故君子远使之而观其忠，近使之而观其敬，烦使之而观其能，卒然问焉而观其知，急与之期而观其信，委之以财而观其仁，告之以危而观其节，醉之以酒而观其侧，杂之以处而观其色。九征至，不肖人得矣。」

正考父一命而伛，再命而偻，三命而俯，循墙而走，孰敢不轨！如而夫者，一命而吕巨，再命而于车上舞，三命而名诸父。孰协唐许！

贼莫大乎德有心而心有睫，及其有睫也而内视，内视而败矣！

凶德有五，中德为首。何谓中德？中德也者，有以自好也而訾其所不为者也。

穷有八极，达有三必，形有六府。美、髡、长、大、壮、丽、勇、敢，八者俱过人也，因以是穷；缘循、偃仰、困畏不若人，三者俱通达。知慧外通，勇动多怨，仁义多责。达生之情者傀，达于知者肖；达大命者随，达小命者遭。人有见宋王者，锡车十乘。以其十乘骄稚庄子。庄子曰：「河上有家贫恃纬萧而食者，其子没于渊，得千金之珠。其父谓其子曰：『取石来锻之！夫千金之珠，必在九重之渊而骊龙颌下，子能得珠者，必遭其睡也。使骊龙而寤，子尚奚微之有哉！』今宋国之深，非直九重之渊也；宋王之猛，非直骊龙也；子能得车者，必遭其睡也。使宋王而寤，子为齏粉夫。」

或聘于庄子，庄子应其使曰：「子见夫牺牛乎？衣以文绣，食以刍叔，及其牵而入于大庙，虽欲为孤犊，其可得乎！」

庄子将死，弟子欲厚葬之。庄子曰：「吾以天地为棺槨，以日月为连璧，星辰为珠玑，万物为赇送。吾葬具岂不备邪？何以加此！」弟子曰：「吾恐乌鸢之食夫子也。」庄子曰：「在上为乌鸢食，在下为蝼蚁食，夺彼与此，何其偏也！」

以不平平，其平也不平；以不征征，其征也不征。明者唯为之使，神者征之。夫明之不胜神也久矣，而愚者恃其所见入于人，其功外也，不亦悲夫！

### 卷十下 第三十三 天下

天下之治方术者多矣，皆以其有为不可加矣。古之所谓道术者，果恶乎在？曰：「无乎不在。」曰：「神何由降？明何由出？」「圣有所生，王有所成，皆原于一。」不离于宗，谓之天人；不离于精，谓之神人；不离于真，谓之至人。以天为宗，以德为本，以道为门，兆于变化，谓之圣人。以仁为恩，以义为理，以礼为行，以乐为和，熏然慈仁，谓之君子。以法为分，以名为表，以参为验，以稽为决，其数一二三四是也，百官以此相齿，以事为常，以衣食为主，蕃息畜藏，



老弱孤寡为意，皆有以养，民之理也。古之人其备乎！配神明，醇天地，育万物，和天下，泽及百姓，明于本数，系于末度，六通四辟，小大精粗，其运无乎不在。其明而在数度者，旧法、世传之史尚多有之；其在于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者，邹鲁之士、搢绅先生多能明之。《诗》以道志，《书》以道事，《礼》以道行，《乐》以道和，《易》以道阴阳，《春秋》以道名分。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，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。

天下大乱，贤圣不明，道德不一。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。譬如耳目鼻口，皆有所明，不能相通。犹百家众技也，皆有所长，时有所用。虽然，不该不遍，一曲之士也。判天地之美，析万物之理，察古人之全，寡能备于天地之美，称神明之容。是故内圣外王之道，闾而不明，郁而不发，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。悲夫！百家往而不反，必不合矣！后世之学者，不幸不见天地之纯，古人之大体。道术将为天下裂。不侈于后世，不靡于万物，不暉于数度，以绳墨自矫，而备世之急。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。墨翟、禽滑厘闻其风而说之。为之大过，已之大顺。作为《非乐》，命之曰《节用》；生不歌，死无服。墨子泛爱兼利而

非斗，其道不怒；又好学而博，不异，不与先王同，毁古之礼乐。黄帝有《咸池》，尧有《大章》，舜有《大韶》，禹有《大夏》，汤有《大濩》，文王有辟雍之乐，武王、周公作《武》。古之丧礼，贵贱有仪，上下有等，天子棺槨七重，诸侯五重，大夫三重，士再重。今墨子独生不歌，死无服，桐棺三寸而无槨，以为法式。以此教人，恐不爱人；以此自行，固不爱己。未败墨子道，虽然，歌而非歌，哭而非哭，乐而非乐，是果类乎？其生也勤，其死也薄，其道大觳；使人忧，使人悲，其行难为也。恐其不可以为圣人之道，反天下之心。天下不堪。墨子虽独能任，奈天下何！离于天下，其去王也远矣！墨子称道曰：「昔者禹之湮洪水，决江河而通四夷九州岛也，名川三百，支川三千，小者无数。禹亲自操橐耜而九杂天下之川；腓无胈，胫无毛，沐甚雨，栉疾风，置万国。禹大圣也，而形劳天下也如此。」使后世之墨者，多以裘褐为衣，以跣躄为服，日夜不休，以自苦为极，曰：「不能如此，非禹之道也，不足谓墨。」相里勤之弟子，五侯之徒，南方之墨者若荻、已齿、邓陵子之属，俱诵《墨经》，而倍谲不同，相谓别墨；以坚白同异之辩相訾，以觭偶不侔之辞相应；以巨子为圣人。皆愿

为之尸，冀得为其后世，至今不决。墨翟、禽滑厘之意则是，其行则非也。将使后世之墨者，必以自苦腓无胫、胫无毛相进而已矣。乱之上也，治之下也。虽然，墨子真天下之好也。将求之不得也，虽枯槁不舍也，才士也夫！

不累于俗，不饰于物，不苟于人，不忤于众，愿天下之安宁以活民命，人我之养，毕足而止，以此白心。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。宋钐、尹文闻其风而说之。作为华山之冠以自表，接万物以别宥为始；语心之容，命之曰「心之行」。以聊合欢，以调海内。请欲置之以为主。见侮不辱，救民之斗，禁攻寝兵，救世之战。以此周行天下，上说下教。虽天下不取，强聒而不舍者也。故曰：上下见厌而强见也。虽然，其为人太多，其自为太少；曰：「请欲固置五升之饭足矣，先生恐不得饱，弟子虽饥，不忘天下。」日夜不休，曰：「我必得活哉！图傲乎救世之士哉！」曰：「君子不为苛察，不以身假物。以为无益于天下者，明之不如已也。」以禁攻寝兵为外，以情欲寡浅为内。其小大精粗，其行适至是而止。

公而不觉，易而无私，决然无主，趣物而不两，不顾于虑，不谋于知，于物无择，与之俱往，古之道术有

在于是者，彭蒙、田骈、慎到闻其风而说之。齐万物以为首，曰：「天能覆之而不能载之，地能载之而不能覆之，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辩之。」知万物皆有所可，有所不可，故曰：「选则不遍，教则不至，道则无遗者矣。」是故慎到弃知去己，而缘不得已。泠汰于物，以为道理。曰：「知不知，将薄知而后邻伤之者也。」譏髀无任，而笑天下之尚贤也；纵脱无行，而非天下之大圣；椎拍剗断，与物宛转；舍是与非，苟可以免。不师知虑，不知前后，魏然而已矣。推而后行，曳而后往，若飘风之还，若羽之旋，若磨石之隧，全而无非，动静无过，未尝有罪。是何故？夫无知之物，无建己之患，无用知之累，动静不离于理，是以终身无誉。故曰：「至于若无知之物而已，无用贤圣，夫块不失道。」豪杰相与笑之曰：「慎到之道，非生人之行，而至死人之理，适得怪焉。」田骈亦然，学于彭蒙，得不教焉。彭蒙之师曰：「古之道人，至于莫之是、莫之非而已矣。其风戩然，恶可而言？」常反人，不见观，而不免于鲛断。其所谓道非道，而所言之黠不免于非。彭蒙、田骈、慎到不知道。虽然，概乎皆尝有闻者也。

以本为精，以物为粗，以有积为不足，淡然独与神明居。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，关尹、老聃闻其风而说之，建之以常无有，主之以太一，以濡弱谦下为表，以空虚不毁万物为实。关尹曰：「在己无居，形物自着。」其动若水，其静若镜，其应若响。芴乎若亡，寂乎若清。同焉者和，得焉者失。未尝先人而常随人。老聃曰：「知其雄，守其雌，为天下溪；知其白，守其辱，为天下谷。」人皆取先，己独取后。曰：「受天下之垢」。人皆取实，己独取虚，无藏也故有余，岿然而有余。其行身也，徐而不费，无为也而笑巧；人皆求福，己独曲全，曰：「苟免于咎」。以深为根，以约为纪。曰：「坚则毁矣，锐则挫矣」。常宽容于物，不削于人，可谓至极。关尹、老聃乎！古之博大真人哉！

芴漠无形，变化无常，死与？生与？天地并与，神明往与！芒乎何之，忽乎何适，万物毕罗，莫足以归。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。庄周闻其风而说之，以谬悠之说，荒唐之言，无端崖之辞，时恣纵而傥，不以觭见之也。以天下为沈浊，不可与庄语，以卮言为曼衍，以重言为真，以寓言为广。独与天地精神往来，而不敖倪于万物，不谴是非，以与世俗处。其书虽瑰玮，

而连犴无伤也。其辞虽参差，而諛诡可观。彼其充实，不可以已，上与造物者游，而下与外死生、无终始者为友。其于本也，弘大而辟，深闳而肆，其于宗也，可谓稠适而上遂矣。虽然，其应于化而解于物也，其理不竭，其来不蜕，芒乎昧乎，未之尽者。

惠施多方，其书五车，其道舛驳，其言也不中。历物之意，曰：「至大无外，谓之大一；至小无内，谓之小一。无厚，不可积也，其大千里。天与地卑，山与泽平，日方中方睨，物方生方死。大同而与小同异，此之谓『小同异』；万物毕同毕异，此之谓『大同异』。南方无穷而有穷，今日适越而昔来。连环可解也。我知天下之中央，燕之北、越之南是也。泛爱万物，天地一体也。」惠施以此为大，观于天下而晓辩者，天下之辩者相与乐之。卵有毛，鸡三足，郢有天下，犬可以为羊，马有卵，丁子有尾，火不热，山出口，轮不辗地，目不见，指不至，至不绝，龟长于蛇，矩不方，规不可以为圆，凿不围枘，飞鸟之景未尝动也，镞矢之疾，而有不行、不止之时，狗非犬。黄马骊牛三，白狗黑，孤狗未尝有母，一尺之捶，日取其半，万世不竭。辩者以此与惠施相应，终身无穷。桓团、公孙龙辩者之徒，饰人之心，易人之意，能胜人之口，

不能服人之心，辩者之囿也。惠施日以其知与人之辩，特与天下之辩者为怪，此其柢也。然惠施之口谈，自以为最贤，曰：「天地其壮乎，施存雄而无术。」南方有倚人焉，曰黄缭，问天地所以不坠不陷，风雨雷霆之故。惠施不辞而应，不虑而对，遍为万物说，说而不休，多而无已，犹以为寡，益之以怪。以反人为实，而欲以胜人为名，是以与众不适也。弱于德，强于物，其涂隘矣。由天地之道观惠施之能，其犹一蚊一虻之劳者也。其于物也何庸！夫充一尚可，日愈贵道，几矣！惠施不能以此自宁，散于万物而不厌，卒以善辩为名。惜乎！惠施之才，骀荡而不得，逐万物而不反，是穷响以声，形与影竞走也。悲夫！